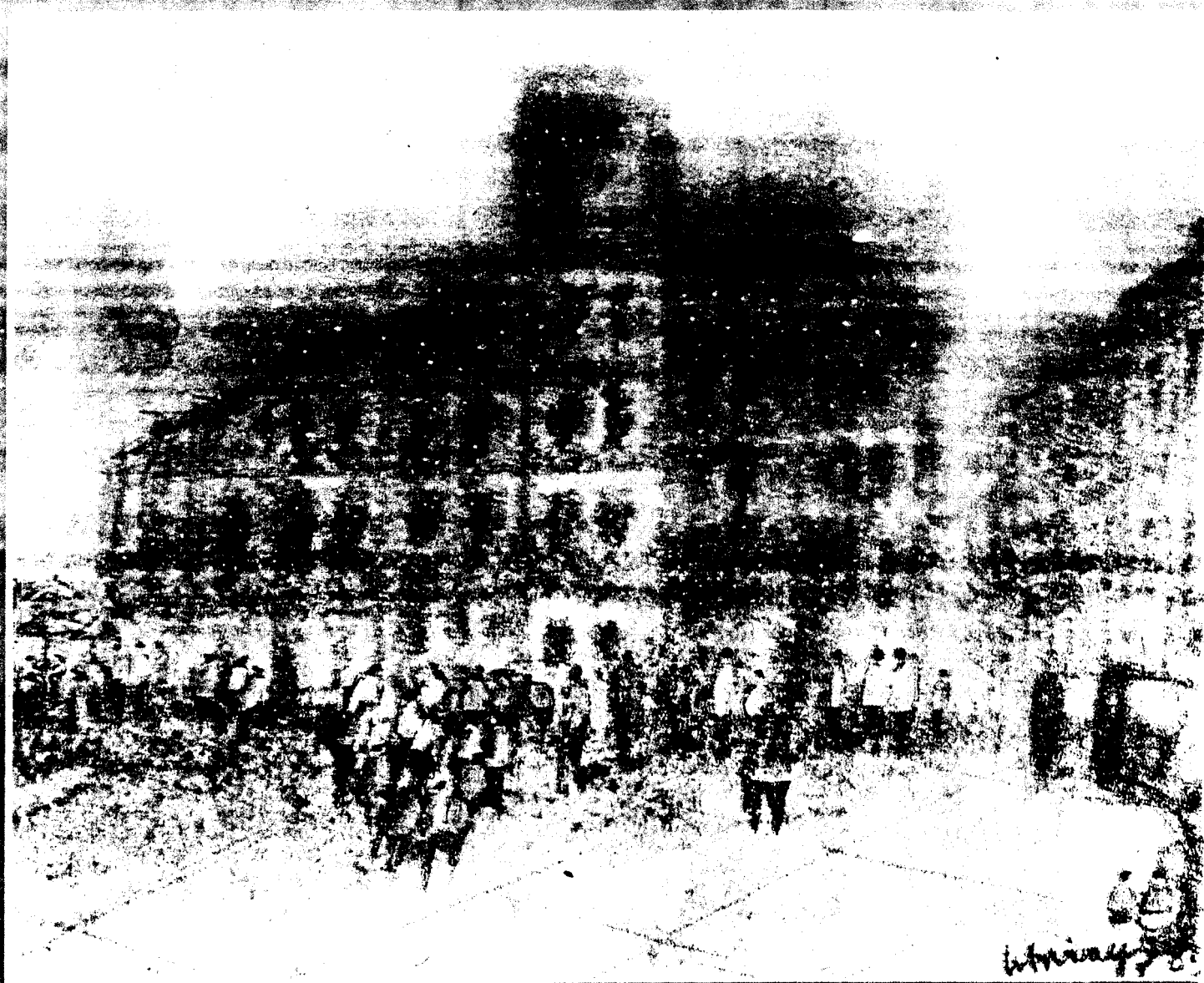


蕉風 月刊 367

89



Photography by [unreadable]



廣場 黃苗洋

封面說明：早農 黃苗洋

神州藥行醫務所
西馬來西亞麻屬武吉甘密大街一六四號
電話：06-935523

馬來西亞柔佛州
南方學院
馬華文學館

蕉風

月刊

(創刊於一九五五年)

Bulan Chao Foon . . . Chao Foon Monthly

KDN 0116/83 . . . ISSN 0126-6698

定價：每冊馬幣一元五角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編輯人：姚拓／白堯／梅淑貞／紫一思

美術編輯：陳惜耀

長期訂閱：

半年六期馬幣八元正。
一年十二期馬幣十五元正。
馬來西亞、新加坡及汶萊訂
戶免付郵費。其他地區訂戶
郵費另計)。

郵購處：Syarikat Perniagaan Bersatu,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目錄 ● 目錄 *Revised 20/4/80. Bkt.*

安東尼·白吉斯專輯：

白吉斯畫像	*陳瑞獻作	2
安東尼·白吉斯 這名作家	*白水仙譯	3
白吉斯其人其書	*白 水譯	6
談白吉斯的『世界 新聞觀止』與其他	*完顏藉	12
白吉斯訪問葛林	*戴瑞嬌譯	14
恩德比先生的內心(小說)	*洪玫瑰譯	18
作家的視景(人間集)	*梅淑貞	25
風 箋	*諸 家	26
風 聲	*編輯室	27
從那個沙洞到這(散文) 個沙洞	*姚 拓	28
雁字一隻無(詩)	*荒野狼	29
青山不老，(風向) 綠水不斷	*章俞美	30
出書？出書！(風向)	*言友慧	31
紅 塵(長篇連載小說)	*鍾 瑜	32
風 訊	*編輯室	48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號三六七期

香港藝術學院
主辦
一九九一年「香港藝術節」
藝文活動

2

安東尼·白吉斯專輯



白吉斯專輯

安東尼·白吉斯這名作家

*白水仙譯

他的生平

英國人，一九一七年二月廿五日生於曼徹斯特。一九四零年畢業於曼徹斯特大學，獲頒文學士學位。一九四零至一九四六年，在英國陸軍教育團服務。一九四二年和麗薇拉·鍾斯結婚，其妻在一九六八年逝世後，同年繼娶麗蓮娜·馬西拉里。育有一子。一九四六至一九六八年，擔任伯明漢大學校外課程部門的講師。在這個時期內，他也是軍部成人教育班中央諮詢委員會的教官兼講師。一九四八至一九五零年，在教育部服務。一九五零至一九五四年，在牛津郡的班布里中學擔任校長職。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九年，在馬來拉及汶萊的殖民地政府中擔任教育官。一九七零至一九七一年，是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同一個時間內，也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子客座研究員。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紐約城市大學的出色教授。自一九七二年起，是明尼蘇達州牙直利劇院的文學顧問。一九六九年，成為皇家文學會的高級會員。現居意大利。

他的已出版著作

小說

1. 被單裏的敵人 The Enemy in the Blanket 1958.
2. 東方的床 Beds in the East. 1959.
3. 答案的權利 The Right to an Answer, 1960.
4. 醫生病了 The Doctor is Sick 1960.
5. 虫與指環 The Worm and the Ring, 1961.
6. 一國之魔 Devil of a State, 1961.
7. 一手擊掌 One Hand Clapping, 1961.
8. 發條橙 A Clockwork Orange, 1962.
9. 失落的種子 The Wanting Seed, 1962.
10. 給熊的蜜糖 Honey for the Bears, 1963.
11. 恩德比先生的內心 Inside Mr. Enderby, 1963.
12. 超凡的太陽：莎士比亞的愛情故事 Nothing Like the Sun: A Story of Shakespeare's Love-Life, 1964.
13. 聖維納斯節前夕 The Eve of Saint Venus, 1964.
14. 永日消失 The Long Day Wanes, 此書又名『馬來亞三部曲』，包括『虎日』、『被單裏的敵人』與『東方的床』，1965.
15. 城壕的視野 A Vision of Battlements, 1965.
16. 情意動矣 Tremor of Intent, 1966.
17. 恩德比的外在 Enderby Outside, 1968.
18. 恩德比（包括『恩德比的內心』與『恩德比的外在』） Enderby, 1968.
19. MF, 1971.
20. 拿破侖交響樂 Napoleon Symphony, 1971.
21. 發條遺囑 The Clockwork Testament, 又名『恩德比的結束』 1974.
22. 鬍子的羅馬女人 Beard's Roman Women.

23. ABBA ABBA.

24. 1985.

25. 世俗強權 Earthly Powers

26. 世界新聞觀止 The End of the World News.

劇本

1. 伊底伯斯王 Oedipus the King, 1972.

2. 塞拉諾 Cyrano, 1973.

其他

包括『美國風琴』、『來自「較商的女兒」』、『繆斯』、『一定要有人付租』等等。

他亦曾出版了多部談論文學、語文、批評的著作，同時也是好幾部書的編者及翻譯人。

白吉斯的自我批評

我不大願意談論自己的作品，其實在瞭解自己的作品方面，我遠遠的比不上一個具有深知卓見的職業批評家。因此當有人告訴我說，『城壕的視野』的英雄人物恩尼斯（R. Ennis），他的名字若倒轉過來，便成了罪人（Sinner）時，我十分震驚——此事我過了十五年後才發現。自那時起，我便任從我的下意識感覺來決定一切，不只是小說的主題，還有人物的名字與象徵等等。不過，小說的主旨差不多都是一樣的，那就是，人是有罪的，但他所受的災難，却遠遠超過了他的罪惡。我想我嘗試以喜劇的小說來表現人的悲劇命運。

伯貢西（Bernad Bergonzi）的批評

安東尼·白吉斯的第一本小說『城壕的視野』，寫於一九四九年，但一直等到一九六五年才出版。年輕時，他作曲的興趣多過於著書立言，但他還是寫了『城壕的視野』，作為驅除在直布羅陀戰役時所留下來的陰影回憶。對討論他的作品來說，此書是一個很好的起點。他後來作品中的許多特徵，在這本小說中已略具雛形。小說裏的英雄，里察·恩尼斯，是駐紮在直布羅陀英軍教育部的一名軍士，他是環境下的犧牲者，這裏指的是軍隊中的軍階。雖然他遭受到很多挫折，可是他都一一的反擊，有時還贏得了戰略上的勝利。他是個已經墮落了的天主教徒，但他的宗教教育，却令他感到良心不勝負荷。恩尼斯是個情慾相當旺盛的人，他對性的要求很高，既壓惡肉慾，却又被它吸引住。一方面他安於破陋的環境，同時又向往過舒適的生活。生活對於他，是喜劇與鬧劇的急遽交織。基本上來說，『城壕的視野』是部半強盜小說，內容大部份是來自白吉斯對直布羅陀戰役的回憶。但像他一貫複雜化作風般，他把小說的故事和『羅馬建國錄』（Aeneid）的情節牽連上了（恩尼斯（Ennis）二伊尼斯（Aeneas）），他這樣做，就等於直接的模仿喬叟在『尤里西斯』對『奧德賽』的應用。喬叟對他的深廣影響，表現於白吉斯對文字的持續入迷，還有他對文字遊戲的愛好，而納波哥夫（Nabokov）的相同影響，也更深的表現於他後來的小說中。另一個深深影響他的作家，是有殘忍喜劇大師之稱的華爾夫（Evelyn Waugh），特別是在他早期的作品中。

這樣的過了好些年，白吉斯才開始成爲一名小說家。在五十年代裏，他出版了『馬來亞三部曲』（在美國，則稱爲『永日消失』），此部書，乃根據英國殖民地政府，統治馬來亞的最後那段階段，他身爲一名殖民地公務員的經驗所寫成的。這裏頭，讀者又可看到一個悲傷、滑稽，而又處處受到傷害的英雄，還有一個高度情節化的故事內容。白吉斯後來的小說，其主要性質，都和此書無甚大的改變，雖然他的技術是越來越複雜了。他可以合理的被稱爲一個黑喜劇作家，對一些半宗教式的主題，興趣是樂此不疲。白吉斯本身，是一個他自稱叛教的天主教徒，他來自一個古老的蘭開夏天主教家庭，而且曾在曼徹斯特一間天主教學校裏求學；在『情意動矣』的開頭裏，他描寫這種學校裏的恐怖逼人氣氛，使人讀起來有自傳

式的感覺，而且會令人想起喬哀思的『一個年青藝術家的肖像』。他曾經說過：「那個由於宗教教育而強加諸於我的上帝，是個全心全意要害我的上帝……是個大大的有報仇心的不可見物體。」即使他已經放棄了天主教信仰，白吉斯並沒有像大多數操英語的知識份子般，轉向除了物象之外，便一無可知的自由人道主義的框框。他仍然保持他的詹森主義信仰，即是把「自然」與「美德」分開，而且也對日漸推進的社會思潮與運動，充滿了懷疑。此種聖奧格斯汀式的悲觀思想，認為人的墮落可能性，超越過人的卓越美德，可以在波特萊爾、葛林、艾略特等作家的作品中找到先例，而且此種思想，也廣泛的表現於白吉斯最好的作品『發條橙』中。

這本小說是部有關不久未來的反烏托邦寓言，那時候，不良少年常常糾羣結黨的騷擾某破爛大都會的居民。這個故事，是以第一人稱的方式，由一個名叫阿勒斯的少年罪犯道出，白吉斯的模仿語氣，寫來栩栩如生。阿勒斯雖然在道德上可惡之極，但在理智上却很清醒，通過他一連串的複雜俚語（多是源自蘇聯語），讀者可以看到一個完整而悲觀的人生觀。阿勒斯是殘忍而無情，把毆打老年人，強姦少女、焚燒書本當作日常便飯，但他通常是個快活的人。他做盡壞事，不是因為他有一個不快樂的童年，或來自貧窮落後地區，像一些自由派的心理學家所說的，而是他故意要選擇罪惡，以思想自由作為對一個充滿着半人形違奉者社會的反抗。一如白吉斯的所有小說，『發條橙』也是由高度情節化的故事所組成，不過，當阿勒斯被政府抓去，接受心理治療以消除他的犯罪慾望時，故事便發展至一個劇力萬鈞的高潮。在此處，白吉斯觸及了一個十分重要的哲學問題：一個「被逼」做好人的人，是否真的好過一個選擇罪惡以證明其人性的人？『發條橙』確是部很出色的形而上緊張小說。它和白吉斯的另一部出名小說『要求答案的權利』，於主題上有相同之處，以作者自己的話來形容，便是：「通過一名來自東方的遊客之眼，所表現出的鄙俗英倫，並特別強調，在一個富裕社會裏，傳統價值的腐蝕。」這是白吉斯最滑稽的作品之一，但它顯示了作者對當代英國的強烈鄙視，通過它的喜劇成份，描繪出英國是平淡而沉悶的地方，充滿了卑微的慾望與微弱的男女關係，大眾傳播媒介是眾人一切價值之來源。在『貧脊的種籽』裏，白吉斯又再次針對未來，發出悲調，這次，是一個鬧人口爆炸的社會，歷史的進展是循環似的，社會的制度，是一時收緊，一時放鬆，永無休止的交替改變下去。這三本小說，在六十年代初期來說，是充滿了智慧與創新，而且都是令人信服的思想小說。

白吉斯後來寫了很多小說，他是個超乎平常的多產作家。後來的小說，都是他早期作品中的特色的持續發展，主要是光彩的文字與情節化結構的相互揉合。雖然白吉斯對試驗小說具有好感，基本上來說，他自己的作品還是屬於傳統性的，雖則他愛好喬哀思似的擺佈文字。他的小說越寫越精巧，主題內容也轉向多面化。『超凡的太陽』寫的是莎士比亞，白吉斯的伊麗莎白時代語言用得漂亮極了，可是他把莎氏寫得一點也不浪漫。『情意動矣』嘗試把傳統煽動性的間諜故事寫成嚴肅小說，但却不成功，只不過是一連串的英勇事件串成書而已。在『恩德比先生的內心』與『恩德比外在』裏（在美國出版時，合成『恩德比』一書），白吉斯又走向他所熟悉的喬哀思路線；書內的「英雄」，中年詩人F·X·恩德比，只能躲在廁所裏寫詩。他是一個墮落的天主教徒，他把天主教與他可怕的後母聯想在一起，這個後母，令他終生懼怕女人。恩德比寧願選擇自慰的方式，不過後來他還是結了婚，是被迫的，然後便身不由己的被牽連進一連串發展快速而又難以置信的事件中。這裏，像小說其他部份一樣，白吉斯塑造了一個具有說服力而又有趣的角色，但却沒有好好的利用他，只是把他推進一幕又一幕情節化的敘述中。差不多所有的白吉斯小說，都明顯的表露了他不能維持並推廣其結構的弱點。在他的近期小說裏，白吉斯似乎已懂得利用此局限，故意以外在的事件，來保持其小說的結構。『MF』一書裏，他大量的應用了李維一史特拉斯的人類學、謎語、亂倫神話、孿生子以及鳥類象徵，令人嘆為觀止的雙關語與玩弄文字，並穿插多國文字。而在『拿破侖交響樂』中，白吉斯糾合了他的文學與音樂才華，寫成一部關於拿破侖的錯綜複雜小說，其形式，是盡量模仿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樂」。像這一類的作品，表現出白吉斯不斷的精巧與創新；不過，它們却只能提供很少量的小說所應給於的普通滿足。白吉斯仍然是一個特別聰明與活力充沛的小說家，不過他的近期表現，似乎不大樂觀。

白吉斯其人其書

白吉斯專輯

*白水譯

其生平

安東尼·白吉斯原名約翰·安東尼·白吉斯·威爾遜(John Anthony Burgess Wilson)。他把名字的前後一個字去掉，取安東尼·白吉斯為筆名，似乎刻意對自己的名字挖苦，這也可見其的玩世不恭。因為對他來說，名字就像一個玩具或是一頂紙帽。閱讀白吉斯衆多的小說，評論、論著及報導文學，誰都會從他的著作之中，一層一層地剖視他的一生。因為他在作品中，毫無隱瞞。他往往以本身的人生經驗作為小說的試金石，而對當代的生活或英國殖民地的種族和諧，或現代英國的城郊生活；或對人性和歷史的輪轉；對藝術家及其與社會的關係作出評論。

白吉斯在英國陸軍服役，並在國內英國殖民地民事當局的教師身份到海外教書後，到了四十歲左右才埋頭苦干，開始寫小說。他豐富的人生經驗，成為了他日後寫作的材料與靈感。覽閱其著作，獲如他在夫子自道，娓娓而談。白吉斯於一九一七年出生於英國的曼徹斯特，父親是個鋼琴師，其母則是位演雜耍劇的伶人。白吉斯的母親是位美人兒，名叫貝爾。在白吉斯出世後不久，受其影響鉅深。其母便撒手歸西。白吉斯是由一位後母撫育長大；這位後母在白吉斯的小說：「恩德比先生的內心」(Inside Mr. Enderby)中被描繪成一個怪誕的人物。另一種在家及學校里對白吉斯影響很大的因素，就是羅馬天主教；他在多部小說中，都有談到天主教。例如他在「Tremor of Intent」的前半部里，便把他童年時在曼城聖芳濟學院的記憶用來生動地描繪成長中的少年對頑固與嚴峻的天主教教條的看法。白吉斯有語文天賦，精通多種文字。他少年時便會寫詩，不過他最初的願望，是當音樂家。然而事與願違，白吉斯參加曼徹斯特大學的音樂系入學考試，因為物理科不及格而不能得償如願，結果他只好改修英文和文學。不過文字與音樂之間的密切關係，從此令他醉心不已。

白吉斯的首部長篇小說(作於一九四九年)，是敘述一名落魄音樂家的遭遇。這部小說：「A

Vision of Battlements」的主人翁恩尼斯(Richard Ennis)是白吉斯筆下的第一位反主角(Anti-hero)。恩尼斯不僅在音樂事業上不得志，在其他方面亦一事無成。這部小說是以戰後的吉布羅陀(Gibraltar)為背景。當時戰爭結束後，戰士無所事事，恭候差使。這個背景千真萬確。白吉斯在此小說中嘗試描寫他在吉布羅陀所體會到的情緒上，生活及思想上的種種衝突。描寫背井離鄉的經驗、英國溫和的氣候與人情；描寫到達歐陸的感慨，以及對歐洲的罪惡：暴行的感受。然而對身為天主教徒的白吉斯來說，邪惡與暴行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生活之道。這部小說寫成後多年尚未面世，直至一九六五年，因為它所描敘的一切依然令白吉斯感到痛心。在A Vision of Battlements寫成及出版之間，白吉斯完成及出版了「馬來亞三部曲」The Malayan Trilogy。此部小說是以他在馬來亞與婆羅州教書的見聞為主體。白吉斯在馬來亞與婆羅州目睹了種族之間的爭紛與殖民主義者(英國人)和力求獨立的馬來民族之間的緊張關係。同時，他也在這種種衝突及爭紛之中，發現了「各種文化的交匯」。這種文化的匯集也是他的多部小說的主體。

白吉斯雖然喜歡在著作中塑造反主角，但他却加插了幽默感。他那種玩世不恭的諷刺手法，與Evelyn Waugh有異曲同工之妙。當然白吉斯的這種風格，也是衍生於他的人生經驗。在一九五九年，他因為被懷疑腦部生腫瘤，而遭解職，由殖民地民事當局從馬來亞遣回老家。醫生說他只能活多一年。白吉斯為了要留下一筆錢給妻子渡過餘生，而一鼓氣在那年寫了五部小說。他以本身近乎悲劇的遭遇寫了「醫生病了」The Doctor is Sick。另四部在同一年完稿的小說是「恩德比先生的內心」，「虫與圈」The Worm and The Ring，「貧乏的種子」The Wanting Seed以及「孤掌難鳴」One Hand Clapping。由於白吉斯產量驚人，令許多出版商和書評人畏而遠

之，結果他的第一部和最後一部小說是用另一個筆名「約瑟·克爾」Joseph Kell 著名。

一年後，白吉斯並沒有死去，反而從此寫了另外八部小說，七部論著及一部有關莎士比亞的傳記。他也寫了至少兩部電視劇；五、六部電影劇本。無數書評（刊在英美刊物上）。他爲了找材料而曾走訪列寧格勒；在同一年喪偶並娶一名意大利籍女伯爵爲妻；移居馬爾他（當時他大罵英國政府嚴厲向作家徵稅，而成爲新聞人物）。目前，白吉斯是以馬爾他，意大利及美國爲家。他也是美國多間大學的客鄉作家。他的兩部小說，「發條橙子」及「貧乏的種子」在美國學生之間一紙風行，盛況並不遜於Tolkien或Huxley的著作；原因是「發條橙子」與「貧乏的種子」的體裁超然脫世。

白吉斯的著作似乎把他的人生描於成一個無垠無際的淵廣世界。但是他却自稱過着平平靜靜，與世無爭的生活，平時喜歡聽聽（或玩玩）音樂和閱讀。然而他却通過他的著作，道出了一生的體驗與對凡世的眼光。他收集在「急件」Urgent Copy里的論著，更向世人展示了他的生平遇際。然而白吉斯並不文以載道，或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幟而寫作。他的小說充滿了機智、想像力及趣味洋溢。從著作里，我們知道白吉斯的某一些方面：他是個積極的思想家，深受古式天主教家庭背景的影響；他寫作的方法是通過文字的音調；喜歡玩弄文字遊戲，一語雙關及推論文字與語言的含義。他所仰慕或模仿的作家只有三位，就是莎翁，喬哀思（James Joyce）及諾木可夫（Vladimir Nabokov）。白吉斯視本身爲一個客觀的生物（Objective animal），離群、好沉思、孤僻、自由。他認爲人類註定要活在一種令人啼笑皆非的喜劇里。人生的目的，愛及理想全是可悲的。因此他寧願活在過去，或自我流放，或活在文學與音樂的小世界里。他的著作實際上不可加以分門別類或歸納爲什麼派別。不過大致上，爲了方便，我們可以把白吉斯的作品分成三部：第一部是以社會現實主義及諷刺社會的著作，第二部是哲學色彩較濃的作品，第三類的作品則表現他對文學與文字創作藝術的興趣。

白吉斯的喜劇

和白吉斯同代的英國作家有阿米斯（Kingsley Amis）和威爾遜（Angus Wilson）。白吉斯初期的小說和阿米斯及威爾遜的著作具有某些相同的特色，如明顯的傳統主義和喜用鄉土或地方的題裁。有人說，英國當今的作家過於醉心在英國的過去。而白吉斯則把舊題裁添加了新的色彩

。他是以一一個流放者的立場來寫；以一種旁觀的角度來看英國本身和她的殖民地。大部分傑出的文學作品是以歷史上的分水嶺時代作背景，或着重於歷史的某種變遷之上。在早期的小說中，白吉斯以英國的殖民地爲題裁，如「虎的時代」Time for a Tiger（1956），「內奸」The Enemy in the Blanket（1958），「東方的床」Beds in the East（1959）（馬來西三部曲）；Devil of a State（1961），及A Vision of Battlements（1965），白吉斯也以處在過渡時期中的英國作題裁，寫成了「要求答復的權利」The Right to an Answer（1960）和「虫與圈」（1961）。

白吉斯對這兩種環境的看法，是諷刺性幽默的。例如當他在馬來亞時，他看到的是一個種族大熔爐，聚合了巫、華、印、錫克族、歐亞混種人及英國人。在白吉斯的眼里，這些種族彼此共開蔑視。白吉斯是個社會現實主義者，甚至是個悲觀主義者，他毫不相信馬來亞會有一個更好和更團結的將來。但是他相信帝國主義；並認爲帝國主義所引起的糾紛對社會是好的（或至少對小說家是好的）。他眼里的英格蘭，是一個給電視、超級市場、流行歌手及罷工事件所麻醉的社會。

白吉斯在「急件」的一篇文章里，表示對自己的著作是喜劇，感到奇怪。他認爲自己是個憂悒和嚴肅的人，因此讀者應該從這個角度來看他的喜劇。白吉斯所描述的幽默，是對世界感到失望而產生的幽默，帶有莎士比亞的悲劇，或格林（Graham Greene）在「丑角」The Comedians一書中所表現的絕望感。

不過白吉斯著作中所潛隱的絕望色彩，却大大地由於他對人物塑造得維妙維肖而給淹蓋了。（馬來亞三部曲）的主人翁是克拉比（Victor Crabble）。他最初興緻勃勃，抱着滿腔的熱誠來到馬來亞教書。然而，別的殖民者却不允許他實現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挖苦他的人告訴克拉比說，他之所以來到馬來亞，是因爲當時政府沒有別的差事可以給他做。而馬來亞的巫人和華人也表明他們不歡迎他。他們要的是獨立。「馬來亞三部曲」細膩地描繪了英國人是一種懶惰、頹廢但本性善良和開明的人；也生動地描寫了與英國人截然異迥的馬來人和印度人。白吉斯筆下還有一位多彩多姿的人物阿拉達汗（Alladad Khan；他的風度翩翩博取了克拉比的老婆費妮拉）和搞同性戀的依干拉欣。白吉斯把在回教世界的古老亞洲傳統，和日漸瓦解的英國傳統，作了對比。

就拿克拉比和費妮拉的婚姻來講，白吉斯便用兩個角度來表現。在Time for a Tiger里，

費妮拉對於丈夫維特·克拉比的馬來女郎拉喜瑪搞關係，感到震驚不已。在「內奸」里，維特又與另一位英籍流放者的老婆安妮打情罵俏。結果費妮只好下定決心，離開維特。然而維特深愛費妮拉，對於愛妻下堂求去，感到痛心。他喜歡費妮拉，但又對自己不能滿足妻子而感到內疚。他躊躇未決。在維特與費妮拉婚姻觸礁的同時，馬來亞正發生共產暴亂，經常發生森林交戰的事件。白吉斯在其著作中描述的一些精彩情節，把這一切集於一身，譬如克拉比夫婦隨同阿拉達汗和阿當斯到馬來亞北部參觀一座原著民村落的一節便是。阿當斯是大英帝國設落的一個貼適的寫照。他是個為人熱情，喜愛交朋結友的酒鬼，依賴克拉比夫婦，把他們視為他唯一的保障。

克拉比夫婦一行人在途中遇到共軍與政府軍駁火而受圍困。和平時一樣，他們解決不了任何事件。那次旅途受阻，表現了故事中的另一個主題。維特克拉比在學校里經常碰到麻煩，因為學生不歡迎一個帝國主義的白種人出現。在以前的學校里，校方發現曾經和共產黨有過瓜葛，現在他們又指責他受到共產黨的滲透，和影響學生。他遲到的那一天，剛好學校舉行運動會。在共產黨的慫恿（而不是維特的唆使下），學生連成一氣，大家罷賽，使到運動會半途停止。這個學校運動會正是英國殖民者把英國人的生活方式硬梆梆地強施予不同社會的一個佳例。運動會的一幕，也生動地反映了不同社會荒謬的因素互相沖突，而不是融合。

「虫與環」與The Right to An Answer 雙雙表現了白吉斯對英國的感受。這兩部著作再次以觀的立場描繪了一個處在過渡時國家。不過白吉斯的看法含有個人的色彩，揉合了他的天主教的出身，和他對於城市文明（街道，電視天綫）的鄙視，以及對道德倫理沉淪，感到悲嘆。

「虫與環」是一部較有同情心的小說，雖然帶有濃厚的憂悒氣氛。書中主人翁何華是白吉斯有時所呈現的那種懷才不遇的落魄知識份子的縮影。何華是位中學教師，喜歡看李爾克Rilke 的詩。他對兒子彼得只感到憐憫而沒有愛。他的妻子薇羅妮卡，兒子彼得及何華本身毫無人生樂趣。他們呆板枯燥的存在，也是白吉斯對英國生活的看法。他在The Right to an Answer里，通過敘述者鄧漢更深刻地表達了相似的感受。鄧漢把每個星期天搭巴士到姐姐的家吃午飯，當作是一回……「無聊至極的事。所以我們在空虛的星期天里，吊兒郎當地打發時光。」

當何華結識了一位女教師海達後，開始對人生有了新的認識和熱誠。海達使到何華塵封已久的春心再次盪起了漣漪，人生出現了朝氣。這部小說緊

緊地根據白吉斯在英國Banbury市一間中學教書時的遇際而寫成。不幸的是，書中的人物之一寫得和現實幾乎一模一樣，以致此書雖在一九六一年出版，但必須經過重寫，才在一九七〇年重新面世。在小說結局時，何華突然發了達，而移居意大利。這個收場似乎有點虎頭蛇尾，嫌於松弛。

在The Right to an Answer里，敘述者鄧漢在最後，一反他在整部小說中所持的立物，而作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改變初衷，使到小說的收場和「虫與環」的結局一樣松弛。The Right to an Answer的可取之處，是鄧漢對英國所抱有的那種沒有愛和客觀的看法。白吉斯在此小說里把他的幽默手法發揮到另一種境地，而開創了今天我們所說的「黑幽默」（black humour）。這部諷刺社會的小說也包括了一連串的謀殺案。

書中的敘述者鄧漢是個自我流放者（白吉斯也一樣），在故事開始時，鄧漢暫時回到英國Midlands 一個小工業城的老家，與父親同住，跟城中的人來往，而被捲入別人的通奸、逃亡的種種惡理。鄧漢對人他冷漠無情地摧毀生命中主要的資產——安定，感到驚慌。此外，這因為城里來了一名友善、饒舌的錫蘭裔社會學者拉茲先生。拉茲表面是個和藹的人，其實暗底里另有陰險的圖謀。

拉茲和他的祖先長久以來受到英國人家長式的統治，因此他存心報復。為了達到目的，他必須先成為城里居民的「父親」。他用咖哩把鄧漢的老頭窒息而死。後來拉茲又用鎗殺死愛人美麗斯那位個性倔強的丈夫，然後舉鎗自殺，而人雙雙倒斃在名畫The Last Watch of Hero之下。這部小說生動地描繪了鄧漢對現代英國人那種可憐生活的鄙視與同情。

其實，白吉斯著作中的一個重要主題，是嚮往過去，追尋英國的黃金時代。白吉斯是在天主教的環境中長大，所以他所認同的是天主教的社會。他說，如果不是因為基督教改革運動（Reformation），英格蘭將是一個更好的住處，而不是一個屬於電視機—「披頭四」及罷工的國家。

白吉斯所看到的英國，是一種艾略特在詩作「荒原」（The Waste Land）所描繪的「精神死亡」；有許多Prufrock式的人物在死寂、吊滯的氣氛中游蕩。白吉斯巧妙地通過筆下所描述的孤僻、消極或絕望的人物而表現這種主題。白吉斯所採用的方法也名在不同；有時他採用知識份子，或性愛及創新的手法來表達。例如在「馬來亞三部曲」里的維持克拉比，就是一個冷漠，懦弱的中心人物，不能把任何獻給費妮拉。白吉斯筆下的類似「反英雄」人物有鄧漢，何華及恩尼斯（A Visi-

on of settlements)。鄧漢是冷靜的旁述者，客觀地評述他所見聞的事物。何華、克拉比及恩尼斯則是無性 (asexual) 的，他們的生命貧瘠乏味。

白吉斯認為這種「精神死亡」正好代表當今的英國社會。他在著作里，把現代生活與過去的幻想互相比較。在以殖民地生活為主題的小說中，他形容殖民者與殖民地人民之間的衝突形容成「文化的匯合」；而描述英國生活的小說也亦然，只不過是互相衝突的文化是過去的文化與現代的文化。Bernard Bergonzi 在論著：「小說現狀」(The Situation of the Novel, 1970) 中形容這是當代英國作家的一種趨勢，即徘徊在「懷舊」(nostalgia) 與「惡夢」(nightmare) 之間。而白吉斯所要敘述的就是惡夢。

白吉斯的哲學

Rubin Rabinowitz 在 *The Reaction to Experimentation in the English Novel 1950-60* (1967) 中，表示了和 Bergonzi 吻合的批評。他說，英國小說家過於沉迷在過去。不過他承認白吉斯在「發條橙子」(A Clockwork Orange, 1962) 中，嘗試了某種程度的成功試驗。Rabinowitz，沒有詳論「發條橙子」。事實上，這部小說在英國或美國都沒有引起評論界的多大注意，這倒有些怪。「發條橙子」及其姐妹作「The Wanting Seed」已被公認為英國六十年代較重要的前衛著作。「發條橙子」曾由電影「公元二〇〇一年太空漫遊」導演 Stanley Kubrick 拍成電影。

「發條橙子」可能不是白吉斯在寫成他五大小說的那年完稿，而是在一年後才問世。白吉斯在這部小說中發揮了豐富的想像力，描寫一個未來的社會，甚至賦予它一種特性，歷史、語言及現實。他也在此書里表達了他對語言的興趣與造詣。

白吉斯沒有向讀者交替這個奇異的未來世界的過去和所在，不過從它的語言里，我們可以推想它受到美蘇的干預 (即使不是侵犯)。此書描述一個消極的中等資產階級社會，年青人過着為非作歹的邪惡生活，毆打弱老、奸淫少女和任意殺人。主人翁阿力士是青年人的領袖。他們以犯罪取樂。阿力士雖然生性暴虐，但不聽流行音樂，而酷愛古典音樂。他認為暴力並不是壞事。暴力可能是邪惡，但在人類的立場上，它總比惰性和消極好。白吉斯對暴力的這種浪漫看法，獲如一位守舊的傳統主義者，認為我們今天的社會一無是處。這種浪漫立場也是源於他所受到的天主教教養。他自稱是天主教的

雅各主義者 (Jacobite)，憎厭今天現實的社會主義。

白吉斯在「發條橙子」里表示了對今日社會開明的人文主義 (humanism) 和對今日人們以改革而取代懲罰及以教育代替懲戒的意願的懷疑，就如傳統主義者對未來所感到的恐懼。在小說中，阿力士終於難逃法網，被警方逮捕了，並判處他必須接受「治療」(改造)。改造者用電流震盪阿力士，並對他說：「你已經沒有了選擇的權力。你所受的判處，是社會所允許的。」顯然地，白吉斯覺得，一個故意選擇罪惡的人，可能比一個被迫循規蹈矩的人好得多。人就是人，而不會受任何社會環境或壓力的左右。最後，阿力士變成了一個自由的人，恢復了一切犯罪的衝動和對音樂的喜愛。他變得更加成熟和樂觀。他所象征着的暴力是一種肯定的行動，一種積極的力量。

可是白吉斯所担心的，是人類的消極性 (passivity)，例如鄧漢，克拉比，恩尼斯或何華所呈現的。不過我們也可以從更廣大的角度把這種「精神死亡」看作是一種政治或哲學虛弱。白吉斯在一九六六年出版的 *Tremor of Intent*，的主題與「發條橙子」相似。前者可能比後者遜色，不過却是一部表達白吉斯的哲學理論的重要著作。

白吉斯在其報導文學中，表明他不看好他所謂的「威爾遜現實主義」Wilsonian pragmatism (見一九六六年秋，Hudson Review 的 Letter from England；「威爾遜現實主義英國首相威爾遜在一九六四—一七〇年工黨執政時所推行的社會主義政策)。白吉斯討厭政府和它所支配的任何生活方式。因此，誰也不會預料他信奉共產主義原則。可是在一九六一年，白吉斯到訪蘇聯的列寧勒格，搜集資料，撰寫長篇小說「熊群的蜜糖」(Honey for the Bears；一九六三年出版)。這部幻想的社會諷刺小說，是以東、西方混雜的價值觀念和敵視為主題，評論熊 (即蘇聯) 對蜜糖 (代表美國的物質主義) 如何垂涎三尺。這部小說表現了白吉斯一貫的奇異冒險、機智的對話及對人眾生的刻薄批判，不過並不是他的主要作品。然而白吉斯利用同樣的材料，寫成了一部更精彩、更具冒險性的小說：*Tremor of Intent* (一九六六年出版)。他嘗試在這部現代間諜著作中表現他具有神學論的世界觀。

白吉斯以東、西方之間的冷戰和間諜把戲 (一種非常現代的慣技) 寫成這本小說，以比喻生命中變幻莫測的種種事物。他所想望的生命是能反映最終的現實；反映善與惡、上蒼與魔鬼的二元性。他認為人類所潛伏的危險是「中立」或是前面所說的「消極性」或惰性 (inertia) 狀態時，存在的

二元性 (duality) 才能顯露。因此，人必須是絕對的殘暴，絕對的有性愛、絕對的貪婪。這部小說被稱為「末世間諜小說」(eschatological spy novel)，因為它描述的是肉慾及可怕的謀殺。可惜小說里已含了太多的成分，大多象徵不同性格的人物，以致讀者感到混淆。不過我們可以把它當着一部純粹的占士邦式驚悚小說。它有一位神通廣大的英雄希利爾，也有「金手指」式的壞蛋如特奧多利斯古和他那位妖艷的拍檔蒂薇。這部小說有間諜和反間諜，勾心斗角和曲折的陰謀及反陰謀。有色情、暴力及緊張的動作。

此小說的不足是，故事在發展到一半時，改絃易轍，乖離原來的主題。故事開始是講希利爾童年時的朋友羅貝因為失去了對天主教和愛國精神而投奔蘇聯人。他嘗試通過德國籍（也是納粹黨員）妻子貝姬和共產主義，來恢復對天主教及愛國主義的信念，但不成功。貝姬後來淪為妓女，令羅貝大失所望。最後羅貝也不能把精神寄託在共產主義上。白吉斯筆下的希利爾很像 Mailer 在「美國夢」An American Dream 里所塑造的 Stephen Rojack。事實上，白吉斯和 Mailer 同樣憎恨極權主義，並擔心人類今天的情性將會導致極權主義。此外，白吉斯和 Mailer 也對暴力抱有浪漫的立場，因為他們認為暴力象徵着承擔 (Commitment) 和肯定 (assertion)。

小說的開端頗為寫實，描寫羅貝與希利爾一起在校唸書，面對天主教教義的困難。後來希利爾監視羅貝的一舉一動，使到兩人的友誼出現波折。不過當故事發展下去後，人物變成「密碼化」，令人難於捉摸。

到了尾聲時，讀者才發現希利爾已經由一名間諜變成教士，表現了小說的哲學意義。

希利爾讓讀者知道，整個恐怖的故事經過，只不過是一場基於善惡對立說 (Manichaeism) 和具有神學色彩的討論。善惡對立說 (又稱摩尼教) 採合了靈知 (Gnostic)、基督教及異教的成份，始於公元三世紀。它是以光與暗、善與惡，上帝及撒旦、靈與肉的二元神學為基礎，並認為魔鬼與天使為了爭奪人類而展開永恆的鬥爭。希利爾說，人世間的一切正是天堂里的戰爭的反映。正如東、西方為了爭奪國家，而出動間諜在世界上明爭暗鬥，天國的那場大戰正在進行中，而教士則是顛復份子。

人類的生命因為這種二元性而持續。這種學說歸根究底是沉於白吉斯對「精神死亡」的絕望。他認為人類需要的是「……新的條件。神或非神。靈魂的拯救或罰入地獄。」這彷彿說他已喪失了作

為教養的一部分的宗教，所以他也需要重新對某些事物的信念。

白吉斯這種宗教熱誠的復燃，或是生命活力的恢復，也在「貧瘠的種籽」The Wanting seed 里表現出來。在某一方面，此著作再次表現了白吉斯所懷抱的知識份子的絕望心境。他在書里所持的看法是，歷史是循環的——世界上的國家往往從社會主義走向專政主義，又從專政主義回到社會主義。這個循環永無止休。「貧瘠的種籽」所描寫的是一個未來的世界；故事講述主角 Tristram 與 Beatrice 的冒險經過，情節發生在不同的地點與時間，故此，在結構上有嫌鬆弛。

其實，「貧瘠的種籽」的意義是在於它的思想、想像力及黑色幽默。白吉斯通過 Tristram (一位歷史教師)，在小說里表達了他的哲理。Tristram 認為，人類歷史可分成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Pelphase”階段 (以一名相信人類的完美性的英國僧侶的名字取名)。白吉斯在「急件」Urgent Copy 里一篇評論 Graham Greene 的文章中，也重復了這個學說。在這個時代里，自由人文主義盛行。人人要求最佳的一切。人類相信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改造取代了懲罰。下來的階段是過渡的 Interphase。最後的則是奧古斯丁 (Augustine) 階段。嚴峻的懲戒為生活的一部份，而且人類處於貧困之中。

這部書的敘述部份，表現了白吉斯最精彩的想像力。故事是以未來的英國 (有點仿效 Huxley 和 Orwell 的手法)。在這個未來社會中的 Pelphase 時期，人類卑視生育而贊同同性戀。在小說中，Tristram 的妻子 Beatrice 和小叔發生性關係而懷孕。後來，Beatrice 逃到尚未文明的一個政府公社。在公社里，Beatrice 的妹妹 Mavis 嫁了性格樸實自然的 Shonny。他們的孩子並未連到社會的卑視。當故事描述 Beatrice 設法把孩子生下；和 Tristram 所遭遇到的種種驚險時，氣氛變得極力恐怖和駭人。Tristram 被關進監獄里，直到 Guophase 時期才被釋放。小說結局時，Tristram 游蕩在田園里，對於異教徒的新生，感到驚喜萬分。

在敘事方面，白吉斯的小說可以說是以處於過渡時期的社會為題裁，在理性上，白吉斯的小說則關係到他本身從天主教出身歸依另一種新信仰的過程。不過小說這種藝術不僅是以社會及理性概念為基礎，也是以文字為基礎。而白吉斯則是英國當代最會利用創作的原料——文字的少數作家之一。他對語言的探索與試驗，一度使他英國最喜歡冒險的作家之一。不過這種探索與試驗也使到他成為最難以理解的作家，因為他的試驗往往玄奧，學術味道太

濃，以致在某種程度上和一般讀者脫節。不過我們必須記住，白吉斯不僅善於制造情節和雕塑人物，而且博學多才，機智過人，把其知識在著作中發揮得淋漓盡至。

他的著作有至少三分之一是評論文章。因此當我們研究他的小說時，應該記住這個事實。我們可以從 *Here Comes Every body; An Introduction to James Joyce for the Ordinary Reader* (1965) 和「現代小說」*The Novel Now* (1967) 中見到他的藝術理論及對創作的觀點。作為一位作家，他認為文字是他的行業。他覺得本身是一名專業者；一方面要應付出版商的截稿時間和找飯吃；另一方面不僅要服務讀者，也必須為整個文學世界服務。白吉斯是位造詣頗深的音樂家和作家。他認為他對寫作的態度，應該是着重於聽覺而不是視覺。他所崇拜和仰慕的作家只有莎士比亞，喬叟及那波可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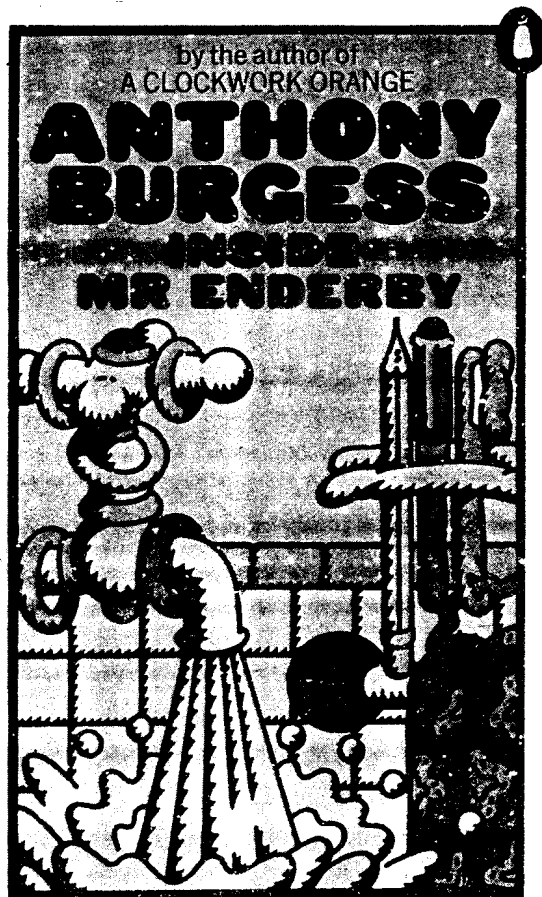
白吉斯說，除了上帝以外，莎士比亞所創造的東西最多。據白吉斯所說，他的另一部小說 *Nothing Like the Sun* 是為了紀念莎翁四百冥誕（1964年）而寫。白吉斯也趁機在此小說里表露他的寫作才華，與莎翁媲美。

這部小說從頭到尾所使用的語言緊湊、簡練，充滿了伊麗莎白女王時代的用語。正如「發條橙子」一樣，白吉斯在 *Nothing like the Sun* 里創造了另一種方言，以適應書中所描敘的社會。白吉斯一路來對莎翁都很醉心。他在一九七〇年寫成了「莎士比亞」一書。此書圖文並茂，以事論事地對莎翁的生平與著作，作了詳盡的評述。白吉斯也曾經為一部有關莎翁的歌舞片寫劇本。莎翁的確是白吉斯類型的作家。他之所以寫作，並不是為了對藝術的喜愛，而是為了金錢和在今生今世的地位。他要成為一位紳士。他也很了解文字的音樂性，且醉心鑽研文字的音調。

白吉斯所欽佩的另一位作家是喬叟（James Joyce）。他認為喬叟是文學（Literature）與流行小說（popular novel）之間的差異的最佳例子。喬叟在其著作中，盡量發揮他對語言的知識（他和白吉斯精通至少六、七種語言），和對文學的認識。白吉斯在其著作「MF」中，表現手法頗接近喬叟；他在此書里把他對語言學，文學與神話的引喻，甚至流行的學術理論表現無遺。

MF 在敘事方面，綜合了奇異的夢魘與神話。若以一般的水平來衡量，它不是一部特別成功的小說。也許我們可以說它是一部表現白吉斯對喬叟的認識的著作。

MF 是一部玄奧、深廣的小說。假使讀者的學識遜於白吉斯，這本小說可能沒有什麼引人入勝的地方。不過當喬叟的小說 *Finnegans Wake* 遭到書評人批評它的內容過於淵博，而令一般讀者難以理解時白吉斯挺身為喬叟辯護，他說，我們也應許像喬叟那麼博學才是。他認為書評人非議喬叟的博學是不當的，因為這等如說喬叟的所犯的大罪，只不過因為他懂得學問太多。白吉斯在 MF 中着重於表現他的博學，或會令一般讀者感到失望。他在這本著作里，不再對英國的社會提出機智與幽默的評論。其實，白吉斯這種戲謔打趣的手法，使到他的著作成為對當代英國文學的一大貢獻。



談白吉斯的『世界新聞觀止』與其他

*完顏藉

××：

你托瑞獻轉來的信收到，還有你寄來的『蕉風』，附信和新聞稿。

六月初，瑞獻說你已接掌『蕉風』，並邀我寫點關於白吉斯(Anthony Burgess)的文字，我一口答應。後來回家準備動筆，不料遍搜家內的衆書，發現以前買下的白吉斯的著作，十之八九不知去向，這才慌了起來。但既然答應在先，好歹得有個交代。次日一早，便到各大書店去查找，除了白吉斯近作『世俗的權勢』(Earthly Powers)外，其他的都沒有下落。『世俗的權勢』是大部頭巨著，一時實在沒耐心看完。看看時限緊逼，只好到較小的書店再找，意外的一點小收穫，便是買到近兩期的科學什誌(月刊)『萬象』(Omni)，里面剛巧摘錄轉載了白吉斯最新的作品『世界新聞報告完了』(The End Of the World News)的部份文字。

每逢聽英國廣播電台(BBC)的新聞廣告，廣播員播到盡頭，總是鬆了一口氣似的唸道：「世界新聞報告完了！」(That's the end of the world news)。想不到白吉斯意揀了這個句子的一部份，作他最新作品的題目。

『世界新聞報告完了』是白吉斯第41部書第26部小說。他本人形容它是一部娛人的小說(An entertainment)。小說是由三段各不相干的情節組成，說它是一部三部曲尤為恰當。心理學大師弗洛哀對潛意識的發掘，全球性的社會主義和人在外太空生活的可能性是這部文學三部曲的三大主題，雖然也是白吉斯心目中認為本世紀中世界三大事件，足以構成「世界新聞現止」，由此可知白吉斯以『世界新聞報告完了』為命名的深意。

寫到這里，我才覺的用『世界新聞觀止』來作為“The End of the World News”一書的華文譯名十分貼切。

白吉斯的『世界新聞觀止』分三個波道播出。一個波道播出弗洛哀的事件。主角當然是弗洛哀。某天，納粹份子闖進了這位心理分析學始創人的維也納的私寓，口出租言，破口大罵「有錢的猶太鬼！」但他們碰上了毫不妥協的弗洛哀夫人。她不甘示弱，高聲回嘴道：「咱們是平平淨淨的中層階級的猶太人家，這便是我要請你們進門時先抹你們腳的理由。」

弗洛哀對躺在沙發上的病人說：「你不是想死，你是想回到你媽媽的身體中去。」病人半信半疑：「真的？」

「一點也不錯。」弗洛哀十分肯定。經過弗洛哀的一番分析後，病人結果也深信了醫生的話：母親的子宮，的確比這個世界安全與溫暖。

在白吉斯筆下，弗洛哀嗜雪茄如命，最後也命喪於雪茄，使他致命的癌，便是由雪茄造成。他的學生容克(Carl Jung)事後分析師父愛好雪茄的原因時，告訴弗洛哀的母親說，「老師雪茄不離手，是對你老人家一片真情所致……」

白吉斯的『世界新聞現止』中的另一件大事，與蘇俄的革命有關：托洛茨斯基(Leon Trotsky)一九一七年前往紐約，想煽動美國的普羅階級起來造反。白吉斯以歌劇形式交代故事；除文字外，還以歌詞點綴其中(這着實難怪，白吉斯本人也是作曲家，關於這點，稍後會提及)。

且說托洛茨斯基愛上一個黨工作人員奧爾茄，但這位革命家自己的妻子却勾搭上一個富有的社會主義份子。四夥心按捺不住，怦怦亂跳，其火熱程度，比起他們的革命熱誠，有過之而無不及；先是托洛茨斯基的兒子失蹤，接着父子團聚，這一變故，也是這位革命先驅生命的轉捩點。白吉斯的歌詞，也隨着情節的轉變而顯得哀惋。只見托洛茨斯基唱道：家庭至上／愛是成全／權力是熄滅的星斗／用甜蜜贖罪／我們全是受咀咒的東西／家庭／始終至上。

白吉斯的第三部曲，是一篇科幻小說：公元二〇〇〇年的美國，一顆名叫凌斯（Lynx）的大星球毀了月球並威脅地球（眼看着地球就要給它撞毀）。科學家忙着制造了一艘龐大的太空船，要把一批由電腦選出的人類的精英，和人類文明精華送入外太空，另尋一個殖民地。一個名叫華爾（Val Brodie）的青年科幻小說作家，憑着一番巧合，遂負起指揮這批人類精英，乘着這艘「新的方舟」向未知的外太空進發的大任。

就這樣，白吉斯把三個完全不同的題材：弗洛哀、托洛茨斯基與太空飛行，接合成『世界新聞現止』三部曲。人類的精英與文明的精華現在是飛向外太空了。過去也好，未來也好，關鍵性問題只有一個：文明的那一點值得保全與延續？

白吉斯的答案似乎是：把不調和的化為調和，把散亂無章的材料，化成想象上的創作。最好的例子，我想當然是他的『世界新聞現止』了。

對新、馬華文讀者來說，白吉斯可能是個很陌生的名字。他是英國作家，一九一七年生於曼徹斯特，且在那裡完成大學教育。他在英國陸軍部的軍人教育中央諮詢委員會當過六年教官，也教過書——當過語言與戲劇講師，也做過校長。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〇年，在殖民部任職，被派到馬來亞和婆羅洲擔任英軍教育官長。一九六〇年才脫下戎裝，正式以寫作為業。在此之前，出版過一本英語文學史，並以馬來亞為背景寫過『馬來亞三部曲：永日消失』（The Long Day Wanes）。他以專業作家身份出現後，寫過多部小說，包括『發條橙』（A Clockwork Orange），以莎士比亞愛情故事寫成的『超凡的太陽』（Nothing Like the Sun），間諜小說『情意動矣』（Tremors of Intent）等等等等。最近的作品便是我在前面提過的『世俗的權勢』和『世界新聞現止』。他還是個語文專家，還是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權威，寫過研究及詮註『尤里西斯』（Ulysses）和『芬尼根的覺醒』（Finnegans Wake）的專著。白吉斯不止活躍及馳名於世界文壇，也是樂壇的知名人士。他作過曲，他寫的『第三交響樂』（Third Symphony）一九七五年在美國演奏過。也寫過電視劇本，『耶穌傳』（Jesus of Nazareth）即其手筆。

在小說創作方面，他是一個不斷開闢新經的作家。『時代週刊』說他的每部作品都各具面目，每部新作決不落他人或自己的窠臼。

他像格林（Graham Greene），並不局限自己在所謂「主流文學」圈裡，他不但寫「主流」小說，也寫間諜小說，科幻小說和恐怖小說。我看過他的一篇恐怖短篇『美國風琴』（An American Organ），很有味道，他的間諜小說『情意動矣』也別具一格，科幻作品被名導演古布力（Stanley Kubrick）拍成經典作的『發條橙』也非同凡響。

白吉斯認為小說的前途應靠音樂和文學的結合，據說他在一部名為『拿破侖交響樂』（Napoleon Symphony）的小說裡貫徹這項主張（可惜我買不到這部小說），很顯然，他的近作『世界新聞現止』三部曲中的科幻部份，也表達這個觀點。

小說的前途真的有賴音樂和文字的攜手？我的看法是：並不盡然，這是白吉斯的成見，小說的前途在於作家的不斷創新，不在於工具是文字或樂曲或電子。

完顏藉
草於八三·七·十

白吉斯 訪問葛林

「我先是嘗試用實驗性的語言，後來我發覺簡化才是正確的方法。寫直接，不迂迴、不模稜兩可的句子。不要作繁複的描述。那可不合我的口味。隨故事的發展說好了，只要經濟且準確的呈現外在世界就行了。……我很高興有人那樣讀我的書。我越想就越擔心別人把難讀的書歸類為偉大作品，以及因為消遣的念頭而把認為易解的作品歸為不怎麼偉大的東西。……」

Anthony Burgess 作

*戴瑞嬌譯

在下面的訪談中，○代表白吉斯，●代表葛林。

○葛拉漢，你已經嘗試過各種文學類型——詩、戲劇、長篇小說、短篇、散文，甚至傳記。我想知道你是否會想過要再搞其他的藝術。

●我對音樂一竅不通，畫畫也不行。當然，我早已在電影界工作過——我當過影評人與編劇，甚至在剪輯室待過——那時我是製作人之一。除了『戰場』外，我所有的小說都拍成電影了。很諷刺的是，它却是我唯一有意為改編電影而寫的小說。

○『日內瓦的費雪醫生』很適合拍成電影，不是嗎？這部小說短，因此沒有導演會把它剪短。它有優美的背景——瑞士的冬天，以及高潮，它有雪地上的豐盛營火晚會，你描寫時一定把它當作電影來處理。哦，對了，書裏頭有個小錯誤——你把直布羅陀的形容詞寫成Gibraltar，它應該是Gibraltarian。我在洛克住了三年，所以這個我曉得。

●真的嗎？我要記下來參考（拿起筆來）。至於改編電影，則是先有腹案的。我想你可以這樣說，

就像史考特爵士的另一面是風景畫人一樣，電影老在我腦海若隱若現。它是現代的偉大視覺藝術，小說家影響勢必大變。

○你的長篇小說只有一部沒拍成電影，還有好些短篇已搬上銀幕了，這使你成為作品改編電影的小說家典範。在這些電影中，有那幾部是你滿意的？我指的是電影與小說在對話與意象上是否切合的問題。

●那當然是『第三者』了，不過當然我是把它當成電影來寫的——在把它當文學作品處理，使它本身有個完善的故事之後。我最近又在巴黎重看了『第三者』，有很多新的發現。嗯，我還滿意。『幻滅的偶像』是另一部令我滿意的。其他的有很多我都不喜歡。很多連結局都改了。『跟姨媽去旅行』結束得太早，我寫的故事還沒真正開始呢。『事物的核心』拍成電影時，自殺的戲被刪掉了，也就破壞了最重要的一點，主人翁史戈比的自我救贖。而看了『人為因素』，使我對書中大部份原意無法用電影的映象表達出來大感失望。

○沒有看過它之前，我的直接反應就是拳師狗布勒實在沒法處理，牠需要文學上的描繪投巧來使牠

更有個性。

●金·菲比與哈樂·艾頓都說他們較喜歡布勒。

○難怪：布勒很有興緻的舔牠的私處，活像市議員喝龜肉湯，流下的唾液棒棒糖輪橫在床上。你不能把那樣的措詞映象化，而且你也沒有辦法將有關市議員的部份譯成另一種語言。我們從自己的傳統以及自己的語言中創造出文學來。這把我帶入葛拉漢·葛林的風格，它完全是文字上的，你如何在用字方面達到葛林式的特殊風格呢？

●我先是嘗試用實驗性的語言，後來我發覺簡化才是正確的方法。寫直接、不迂迴、不模稜兩可的句子。不要作繁復的措述。那可不合我的口味。隨故事的發展說好了，只要經濟且準確的呈現外在世界就行了。

○你是個視覺強烈的作家。我是說，我讀你的作品時，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事物，電影的映象異常豐富，一切印在書裏頭了。

●你這樣想啊？我想裏頭有具體的東西。我是說我盡量去做到精確。然而却還有人說拳師狗不會像布勒那樣流口水。就如（那是你說的）蘭開夏的熱鍋肉不應有鸚鵡，或者在海濱沒有A B C餐廳等。

○我看到你這裏有一本波赫士的書；他故意稱自己為阿根廷的白吉斯。他似乎認為故事作者應該把外在世界從他腦海驅除出去，然後，如果他願意，使它毀於無形。

●然而波赫士所摯愛的却正是我所敬仰的作家，比方說，却斯德頓（Ches ter ton）與史蒂文生。在布宜諾斯，我跟他一起走過一條擁擠的街道。他完全看不見，牽着我手臂走。我提到史蒂文生最好的詩時，他馬上停下來，就在那麼擁擠的地方，從頭到尾背了一遍。

○如果波赫士或納布可夫會因此而寫出『費雪醫生』那樣的故事，批評家就會開始懷疑為甚麼它的主角有隻假手。

●最好的答案是他在倫敦大火中失去了真手，那是真的。假手是用來給可怕的費雪醫生喚他「殘廢

人」侮辱他而設的。同時也是要刺激讀者的想像力，讓他去猜想跟有假手的人作愛有甚麼問題。但是裏頭可沒有深層的象徵意味——如果有的話，我也沒職責來把它找出來。批評家又教授這一陣子對作品內容以外的東西感到興趣，文學作品的研究已經趨向於找尋神秘的意義，而不再是文字藝術的探索了。就拿『第三者』來說吧，某位名批評家便去找尋賂利·萊姆與赫利·馬丁斯這兩個名字有沒有樹的意義。而馬丁斯的原名則是羅洛，這是左瑟·柯登這位演員的不能接受的。如果萊姆有甚麼特別含意那麼是跟人體的排洩物、生石灰有關。不，挖掘得太深入是危險的。我會設法去做一個直接的作家。

○一個非常可讀的作家，就像喬哀思或福克納。我的兩種方式進入你的作品。我用驚人的快速度吞下一部新的葛林的長篇。然後第二次我慢慢的讀它，品嚐它。然後再過三個月，我又把它拿起來，看看我漏了甚麼可以細品的東西沒有。

●我很高興知道有人那樣讀我的書。我越想就越擔心別人把難讀的書歸類為偉大作品，以及因為消遣的念頭而把認為易解的作品歸為不怎麼偉大的東西（這當然可能是學者所忽略的）這回事。在文學史上你沒法找到柯南道爾被長篇大論的例子。但他却是偉大的作家。他創造了好些角色。

○艾略特也欣賞他，但是認為還值得他去寫篇評論文字——不像維基·柯林斯那樣。然而艾略特還是抄了一大段『古屋疑團』——

●在那裏？

○在『大教堂設殺案』中，記得嗎——「那是誰的？」——「已離去的他的。」——「誰將得到它？」——「將來到的他？」——「那是在那一月了」等等。在福爾摩斯故事裏頭則是「那是誰的？」——「已離去的他的」——「誰將得到它？」——「將到來的他。」——「那是在那個月？」幾乎完全一樣。

●應該有人去指正這種雙重標準。我欣賽吏丹力·維曼這樣的作家。而維得·栢利謝特意在僅讀了賴德爾·黑卡特的兩本書之後就有勇氣寫他。黑卡特是應讀他全部作品的作家，H G 威爾斯也是

。我常到舊書店去找所謂中期的長篇小說來讀，他們真了不起。還有黎頓 (Bulwer Lytton)。他的 *Pelham* 寫的是一段不合法的戀情，完全是當代的樣子。

○『水仙花號上的黑人』的故事開始時，那水手正在讀 *Pelham*。奇妙的是故事結束時那水手長也要用十字架來搭署文件。這沒關係。為甚麼你不寫本書，或寫篇文章來註作家捨却說故事的平鋪直敘藝術，而去搞起象徵及晦澀來這樣文學上的勢利主義呢？

●這留給你來做。

○艾略特也欣賞『窈窕淑女』，但他同樣的不會以文學的嚴肅標準來衡量它。否則他就不會接受「我寧可情願同樣的讓牙醫替我鑽孔，也永遠不讓女人步入我的生活。」這樣的句子了。只有奧登嚴肅看待流行歌曲的詞。他敬仰羅能治·哈特。

●他跟李察·羅治斯合作寫歌，不是嗎？我在羅治斯與韓默斯坦把『事物的核心』搬上舞台時碰見過他們。

○我的天，不是音樂劇吧？

●不。很差勁的全盤照搬上來。我也許不會去搞音樂劇，但我寫過流行歌詞。你知道，我喜歡在小說裏頭插上它們。其中有些已譜好曲。法國廣播電台正在播其中三首。

○寫部音樂劇的書吧，我來作曲。

●哦，我倒有個音樂劇的主意，關於幾個女孩在主教會議上偷主教的十字架及權杖，然後在墨爾本大主教到來前打扮成主教。墨爾本愛上了康德貝利。有支很好聽的電話歌叫『康德瓦打電話給墨爾本』呢。

○那就請你寫吧。奧登那麼認真的把哈特當回事，他要為這種非哈特風格的詩句負責：

這是我該有的環境麼——

那麼的葛拉漢葛林式，那麼的失身份——

往我提袋的瓶中強飲出

一大口酒來

他寫的是某間他要去演講的大學，那裏也許沒有

酒給他喝。為甚麼那一大口酒要是葛拉漢葛林式的？

●我想他並不是指我愛喝酒。我能喝點酒——一天幾枝威士忌或馬丁尼，以及一瓶葡萄酒。我的肝已被我大學時代的渴飲弄跨了。不是的，葛拉漢葛林式似乎指的是我所創造的某個虛構人物——白人到國外去播種。那種滿面鬍鬚的，被罪惡壓迫的，就在瓶上。我想起一個字，那就是「天蓋樓」——我是指我的人物，不是我自己。這不是個快樂的字眼，有點模糊。真有這樣的人。但他們一旦被搬進我的小說後，就變成某些東西的象徵了，也許是墮落後的人類吧。

○我是否可以說你的小說是英國小說中最先把罪惡寫成明顯可觸的東西，它不僅僅是神學上的抽象名詞，而且妓院桌上的玻璃指環所象徵的實體，無歡樂可言的性愛，齟齬如『權力與榮耀』中的墨西哥中流放的絕望與空虛的人？

●是希特拉的罪惡，而不是齟齬。我知道人們已認定了我是個天主教徒小說家。我倒不是這樣：我這個小說家碰巧是個天主教徒。人類嚴冥無上帝可依這主題是個正規的題材。要處理這主題也無法把我變成神學家。膚淺的讀者說我犯上了詛咒，但在我的書中沒有人會被詛咒——就連在『布華頓岩石』一書的平基也未曾被詛咒。在『事物的核心』中的史考比曾企圖詛咒他自己，但他的拯救是很有可能，史考比的臨終之言曾說，沒有人對神的愛和審判有足夠的了解，而能確定有人會下地獄，就連教會的人也一樣。

○我一生下來就是個天主教徒，而你則是個皈依者，你能看出這兩種信仰間的不同嗎？

●當然，改信的人態度可能極其嚴厲。艾佛琳·渥夫評擊我早期的著作時，就顯出了對神學方面極為嚴苛(厲)的態度。

○我非常欣賞他，但他嚇到我了，我會想去拜訪他，却鼓不起勇氣，你對渥夫之後的小說有何看法？

●拜爾·班布利其 (Beryl Bainbridge) 很好。繆瑞爾·史巴真當然也很好。我以前都效法蘭克·托伊 (Frank Tuohy)。現在我仍喜

愛威廉·高丁及納拉揚的作品。

○你不覺得英國小說過於偏狹了嗎？

●在十九世紀的時候，它可能既偏狹而又普編，也許現在不同了。我讀的美國小說不多。貝婁唔？如他的『兩王安德生』，是一個沒到過非洲的人的（傑出非洲）描述約翰·歐戴克呢，我沒讀過南方作家呢？也沒有。福克納十分曲折。懷特呢？我喜歡他的 *Voss*。

○貝婁和懷特二人都已得過諾貝爾獎，你何時能拿到呢？

●一位瑞典記者也曾問我同樣的問題，他想知道，我覺得諾貝爾獎如何？我說我期望能得個更大的獎。

○哪個獎？

●死亡。

○咱們吃中飯去吧。（由於我左腿不便，我們無法到更高級的廳館去，所以只好進入轉角處較差的一家，美好的英國食物令我們興起懷舊之情。）

●我念念不忘英國香腸，但不愛吃全是肉的，最好是裡頭夾些麵包。

○我曾企圖乘飛機到倫敦去吃香腸，再回來。香腸又叫班耳這使我想起來費雪博士和他的班耳派對——我指的是炸藥。譬如有個人喜歡羞辱別人，而這些對象大多是有錢且貪婪的人。他們甚至爲了之後能收到慷慨贈予的禮物，而吃冷麥片粥當作晚餐，最後他們可能用聖誕節鞭砲來玩一種蘇聯俄羅斯輪盤遊戲。一種含有炸彈的東西，只要一拉立即引爆。其它的人有二百萬瑞士法郎的支票，費雪是既孤僻又冷酷的，他如此也算是邪惡嗎？

●不，他只是個十分憂傷的人，你絕不會在我後來的作品裡發現到那些天主教的大道理，比如善與惡。

○我發現了憐憫。

●是的我想你一定會的，我們最好走了，你能走到

車站嗎？

○有拐杖就行了。

●（戲謔地）拐杖使你看起來很尊貴。安東尼（高興地），瞧瞧『守護神』給你帶來的尊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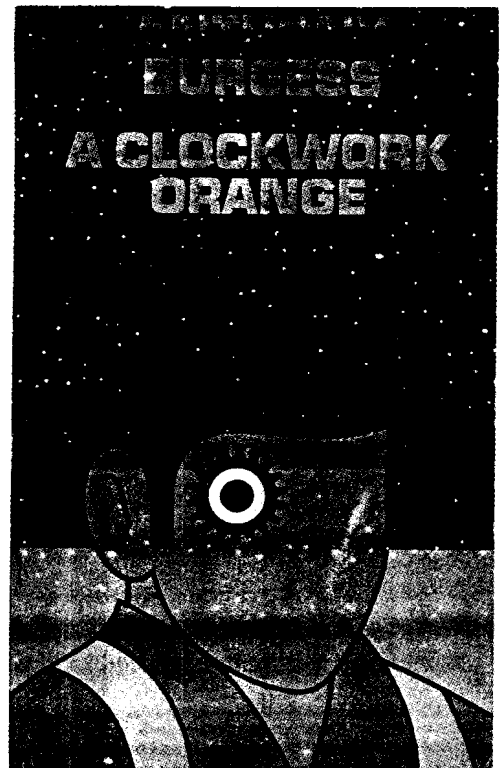
○（酸痛地）你看起來（我的天，我的腿快抽筋）有點小流氓太保（上天保佑）的（天殺的）樣子。

●是的是的，是有點那調調。萬一你趕不上火車，就回到我這兒來吧，我們可以聊一些上帝與文學之類的東西。

○恐怖！恐怖！

●真的是小太保啊，真的。

●譯按：白吉斯這篇葛林訪問稿原刊一九八二年五月號的『星期六評論』，原題爲“A Talk with Graham Green”。白吉斯爲該刊特約編輯之一。



恩德比先生的內心

* 洪玫瑰 譯

(1)

正當恩德比嗅着重新溫熱過的兔肉羹，配以鹽醃的胡桃與濃茶時，郵差送來了一封決定他後來命運的信。信封是飽滿、呈奶油色的；地址的字打得黑亮，彷彿是專誠爲了打出那個聖名，而巴巴的換上一卷新的墨帶。字條的紋章凸印了一家著名的連鎖書店的名字。這封信恭賀恩德比去年所出版的詩卷——『革命商籟』——而且很興奮的宣佈，他已經得到該公司的常年詩獎，獎品是一枚金牌與五十個基尼金幣。恩德比誠懇的受邀請，出席一個在某間氣派攝人的酒店餐房的午餐會，屆時將在文學界的熱烈掌聲中接受獎品云云。恩德比任由面前的兔肉羹變冷。正月的第三個星期二。請答覆。他覺得暈眩。再次，恭喜你。倫敦。這個名詞所引起的反應，與「肺癌」、「透支」、「後母」相仿。

他不會去，他不能去，他連一件套裝都沒有。這一刻，他戴上眼鏡、一天的麵包、睡衣、高領毛衣、運動外套以及很殘舊的燈芯絨褲。衣櫥裏，還有一條法蘭絨褲與一件印有波紋的絲背心。這些衣物，他曾經以爲，從軍中遣散之後，對一個詩人來說，是綽綽有餘的了，而那件波紋絲背心，還奢華得像個股票經紀呢。他之買下它，完全是個錯誤，他是在一個拍賣會上以五先令的代價承購下的。

倫敦。他心海裏泛濫滿恐怖的意象，有些是來自直接的經驗，有些則來自書本。大戰方結束，他在蘇荷的墳場尋找威廉·赫斯力的墓塚，便曾被一名警員凌辱過，而且還被拉上保衛的法庭告以蓄意游蕩罪。他有一次在「佛爺」店前的油膩行人道上滑倒，而那個扶他起身的人——粗壯、年老、一頭硬硬的灰髮——開口向他乞討五先令，因爲他們已罷工了一個星期，朋友。那正是他剛買了波紋絲背心的時候：十先令丟進水溝。在一間烏烟瘴氣酒吧的男廁裏，難以置信的，有個身穿時髦都市服裝的俊美男士，竟然邀他入伙。恩德比禮貌的拒絕了，那男人撒痴潑賴的，恫言要高聲叫喊，說恩德比侵犯他。很壞的印象。與其他令他畏縮不前的回憶一起而來的（包括在皇家咖啡座裏丟掉十先令大元的痛苦經驗），是：來自『苦海孤雛』、『荒園』和『一九八四』的零星片段。倫敦是個大得離譜、無原由的惡意、損失金錢與染上各種疾病的地方。恩德比一想到狄火的『黑死病年日記』便發抖。他把冷卻的滿盤食物倒入鍋子時，又再想起他的後母。十五歲那年，他從巴利的一間廉價書攤裏，買回來一本十二開本，印於一六零五年，內容包括食譜、吱喳以及說教的書。他的後娘，到底是看得懂數目字的，一看到他趾高氣揚的把書帶回家來，便鬼叫起來。一六零五年被稱爲「昔日」，意思即是亨利八世，斷頭刀，還有大瘟疫。她用火鉗夾書，一把丟進廚房的火爐裏，嚎叫說一定佈滿了致命的細菌。一種狹窄，但鮮活的，的歷史感。

也是因爲歷史，才使她永不踏足倫敦。在她眼中，那地方全是由血塔、滿街魔鬼理髮師的艦隊街、到處都有的危險電梯所組成。當恩德比扭開熱水龍頭，他看見，那阿斯各牌熱水器，並沒有熊熊燃點起來。那火表需要餵它一先令才會操作，而恩德比又懶得去找出個錢幣來。他將就着以冷水洗湯盤和茶杯，證明他有乃後娘之風（刀又如槍械般似的包浸在油膩中）。她是個很懶，很蠢，又很迷信的人。擦拭盤碟時，他下定決心，到底還是要去倫敦走一趟。其實，那地方並不遠，坐電動火車只不過是個把鐘頭，因此便無須住宿旅店。真的是項榮譽呀，他這樣想道。他還得向人借件套裝來穿。他肯定，阿利有一件。他們的身裁差不多。

恩德比，嘆着氣的，走去沖涼房開始工作。他疑惑的盯着浴缸看，裏面全是紙條啦、草稿啦、還未裝釘成書的紙頁、書本、墨水瓶、香烟盒，以及寫作時喫的零食殘餘等等。還有幾隻老鼠，蒙受恩德比的恩典，索性在底下安居樂業。有時候，一兩隻會鑽出來，蹲在浴缸的一角，叮看着那個一手拿筆，眼望着天花板的詩人。與他在一起，牠們即不畏縮也不胆小（他已經忘了「油滑」的意義）。恩德比驚覺，出席這個即來的場合，他需要洗個澡。聖餐前需去邪清垢。他曾在某本婦女雜誌上看過一條他迄今未忘的悲調格言：「一天洗兩次澡是真正的乾淨，一天洗一次澡是過得去的乾淨，一禮拜洗一次澡以避免成為公眾厭物。」在另一方面，非德力大帝一生就從未洗過澡；他的屍體才呈油亮的赤褐色。恩德比的沖涼觀，既不過份也不放鬆。（非德力的皇宮，沖涼房還有啥用途？）這些問題上，他是個經驗主義者。雖然他知道，一兩個星期洗一次澡，是必須的，但他一想到要弄清浴缸，驅趕老鼠，便怕了。他可以找個折衷方法。他可以在水盆裏洗個差不多全身的澡。還有，他可以剃鬍子剃得格外細心，以指甲剪修剪頭髮。

悲哀的，恩德比想起大多數的現代詩人，都整潔有餘，乾淨不足。而T·S·艾略特，却是他們的叛徒。在他之前，恩德比喜歡去相信，只有寫新聞體情詩與八股詩的作家，才會保持乾淨與整潔。不過，他去領取金牌時，會顯點顏色給他們看看；他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又再次的嘆着息，赤着腿，他坐在寫詩的座位上。(1)他的第一件工作，便是擬寫一封感謝並接受邀請的信。散文非他的拿手好戲。

寫了幾篇自吹自擂的草稿，都被他揉皺了丟進坐着的廢物桶裏，恩德比終於奮筆疾書，寫了「悼亡」體的四行詩，冒充是散文。「對於此次得獎的感激之情，雖然是受之有愧，却不應，由我來表達，而是由我的繆斯，由上帝來……。」他停了下來，因為想到一件類似的事。在大戰剛結束，食物嚴重缺乏的日子，有一次，他在一家倫敦餐廳裏，叫了一客兔肉批。批送上來時，裏面却全是鷄胸肉。一個永解不開的謎。他聳聳肩，繼續把鷄胸肉詩冒充作兔肉散文。一隻老鼠，像隻袋鼠般的舉起前足，上來看他。

(2)

恩德比看見阿利一身白衣，在地下廚房裏，棕色啤酒在身旁滾着泡沫，正在把豬肉切成刀片般薄。一個外表遲鈍身穿卡其衣褲的幫手，把一團團的包菜投入盤中。如果投得不準，他把散佈的菜，小心翼翼的從地上拾起來，重新投過。大塊的牛肉滑稽的從肉市場中卸下一肥肉是金黃如金羊毛，肉的顏色鮮艷如沖淡了的「帝國牌」紅葡萄酒。恩德比說道：「我要去倫敦領取一面金牌和五十個基尼。可是我沒有套裝穿。」

「你一定可以買得到件好的。」阿利說。「既然你得到那麼多錢。」他看來不大高興；他氣鼓鼓的盯着他的細貨看，彷彿一個要搶救死對頭性命的外科醫生。「哪，」他說道，叉起一塊半透明的肉片，舉到燈前：「這是你他媽的最薄的了。」

「不過，」恩德比說道：「我認為只是出席一下，不需要買套衣服。可能我永遠都不會再穿第二次。至少一段長時間內。我只想跟你借一套來穿穿。」

阿利不說甚麼。他冷笑的看了看叉着的肉片，點了點頭，好像他剛贏了個對手般。然後又繼續他的雕刻。他說道：「你說我有好幾件衣服，是說對了。我是個常常為人做事的人，可不是嗎？可是有誰會為我做些甚麼？」他抬頭看了恩德比一下，伸出舌頭來舔舔嘴角，似乎想舔去一顆淚珠似的。

「嗯。」恩德比怪難為情的說道：「你知道的，你可以信賴我的。假如我做得到的話。只是我只有一樣專長，那專長對你又沒有好處。」自憐自艾的感覺越來越重了：「好像對誰都沒有好處。只有此地與美國百來個人吧了。還有開普頓的一個瘋狂女人迷我。她一年來信一次，你知道吧，向我求婚來的。」

「女人都迷你？」操刀的阿利說，輕易的把女人說成多數。「女人都迷你嗎，嗯？我就沒有碰過這樣的事。是我去迷人家，這才是他他媽的麻煩。真是他媽的。」他的話越說越粗了。「我已經受夠了。」他說。然後，嗤之以鼻的向他冷冷的說道：「那個笨女人的餅在那他媽的櫥裏。」

「誰？」恩德比急問道：「幾時？」

「樓上。」阿利說道：「那調雞尾酒的女人。我知道一定會發生的。他媽的可愛，又他媽的殘忍。」他說，熟練的切割着。「他媽的迷人。」他說。

「我不懂。」恩德比說。

「不懂甚麼？」

「誰他誰的迷人。」

「她呀，」阿利以刀指指天花板說：「不就是她囉。」

恩德比終於想起來「她」是誰了。他便說道：「你爲甚麼不去贏她過來，嘎？不過，要裝上幾顆牙齒。有牙齒好。」

「這跟牙齒何關？」阿利說：「我又不喫。牙齒是用來喫東西的。我戀愛了，那才麻煩，與牙齒有甚麼關係？」

「女人喜歡。」恩德比說道：「其實是美觀大過實用。戀愛啦？好好呀。戀愛。我好久沒聽到有人戀愛了。」

「現在每個傢伙都在戀愛。」阿利說道，快做完他的切割。他又再喝了些啤酒。「無線電也有播唱。我以前笑這些歌。現在却輪到自己了。戀愛。他媽的煩惱，現在是一年中最佳的時候。公司午餐會晚餐會直到二月。來得真不是時候。」

「關於衣服的事。」恩德比說道，然後發覺自己，正面對一大瓶的醃洋葱，弄得腸胃都絞轉起來。他想走掉算了。

「你可以爲我做點事。」阿利說：「如果你想我爲你做些事的話。」他舔舔嘴唇，然後決定，把他的要求，以最親密的方式來表達。「你想怎樣都可以。」他改口說。「我會借衣服給你，如果你爲我寫點東西，那是你的專長，詩啦書啦的東西。我會繼續給你送去特別烹煮的東西，不過，那還不夠羅曼帝克。如果我喫東西的話，最喜歡喫的就是牛奶肚子湯。就那樣咕嘟咕嘟的送下肚去。他媽的好。最好還是以一封好的情書或一篇哀怨纏綿的詩來配搭。這就是需要到你的地方。」阿利說道，他的舌頭蛇一般的分叉。「我有一件灰的、一件藍的、一件淡褐的，還有一件交叉條紋的蘇格蘭呢。歡迎你任選一件。你寫點東西來，寫上我的名字阿利，送過來後我便把衣服送上。」

「阿利如何拼音？」恩德比問道。

「想想呀。」阿利說。「他媽的不就知道囉。寫那種女人喜歡的東西，不過花你幾分鐘的時間吧了。你和你那些他媽的迷你的女人。」阿利說道。

在回去他的公寓之前，恩德比進了一次長久的、奢華的、而且痛苦的廁所，那是設於酒店的樓下。然後，發着抖的，他進去酒吧，叫了杯威士忌，順便看看那名叫狄瑪的女人。如果他去把舊詩作翻出來，或執意去寫新作，讚美她的金髮、美齒，而她却是黑膚、灰髮、牙齒快要掉光，是行不通的。今天，酒吧裏好像坐滿了汽車推銷員，哈哈嘻嘻嘻嘻的，說些已過時的水手行道話，和一個相當漂亮、三十多四十不到的酒吧女郎，在打情罵俏。她的前齒都完整，黑頭髮，狡黠的眼，叮噹作響的錢幣串成的耳環，鷹鉤鼻，還有個相當順眼的圓下巴。她的胸脯夠飽滿，夠堅挺。她彷彿是個貯藏老酒吧智慧之語、人生警句、電台妙句的八寶箱。一個汽車推銷員買了杯黑狗啤給她，她便舉杯祝他「希望你活得永永遠遠然後由我來埋葬你」。接着，在未喝之前，她說道：「通過牙齒繞過牙肉，注意呀，肚子，它來了。」大大的喝了一口。她替小酒吧裝飾滿刻在木板上的格言：「笑時全世界跟着你笑；打鼻鼾時只有你一人獨眠。」「水加上適當的酒（精）是很好的飲料。」「當你處境如滾水高及頸時便學滾水煲般唱吧。」還有一首白朗寧似的對句（只指內容，技巧不論）懸在杜松子酒瓶之上：

因爲那最後一名偉大的「記分人」寫下
 在你的名字旁
 他寫的可不是你的輸或贏，而是你怎樣
 把你的遊戲玩

恩德比也懷疑自己寫給她的詩，能不能達到這樣精練的程度。但是，那倒是不必担心的

，戀愛根本是不準確與散漫的。他喝完威士忌便離開。

(3)

恩德比對情詩的看法，是不滲感情，非個人化、專業性的。他常常認為，最壞的情詩，是最誠懇的那種：情人的湧動情緒，太過個人化，寫詩的對象也太過明顯，所以不能成爲一種理想性，一種宇宙性。一首情詩應該是致給一個所愛的概念。柏拉圖主義，可以包含理想的乳房，理想的腋下氣味，理想而不美滿的交合，還有老商籟詩人的平心靜氣鬼魂。回到沖涼房，恩德比大肆翻找片紙與草稿，以便可以作『阿利致狄瑪』的開始。他找到了，給老鼠咬過的：

我找尋香味而在你的髮中找到，
尋覓光明，而它就在你的眼中。
語言也一樣：它就在你親愛的呼吸裏，
而我也在你的動作中遇到行動。

讀起來還像是莎士比亞體商籟的首四行。當然，這是不行的；這樣壓不住韻腳的韻律，是會被狄瑪之流看成是技巧不夠的。他又找到：

你在那裏，甚麼也沒說，
因爲文字翻倒在角落，或飄浮在空氣中。
可是我忽然驚覺，在那間髮的一刻，
是那恒常，一種無情感的狂亂裏：
動作的瘋狂羽翼，是教科書中的法律
樹木、桌子、戰爭，已訂下的關係，
由你塑成，他們行爲的主動力，
但只有你才是我真正的瞭解。

他記不起曾寫過這些。其中有提到戰爭，應是近六年所寫的。地方？或許是某個有大道的城市，有供戶外飲酒的桌子。獻給誰的？不要這樣他媽的笨了；不獻給任何人，當然；純粹理想的情感。他繼續翻找，雙手臂深入浴缸。老鼠紛紛竄入牠們的老家，一個洞中。他找到半張少年時代寫的無價之寶：

你整個是
脆弱的水晶，
你的手
銀絲綢裹着鋼鐵。

你的頭髮收割了
是夏日中的麥穎，
你的休止，是河裏泳者
肉體的閃光……

接着有一陣曲折的撕裂痛楚。他有時，會這樣的內急起來。澡缸裏完全沒有適合狄瑪的東西，即使是理想中的狄瑪。脫光他的下半部以作詩意的行動，他坐下來後便開始工作。此處真是個難題，難題是如何寫出些令接受者不以爲異，而作者又不會感到尷尬的東西。一個小時後他產生了以下的詩句：

你的出現照亮了濃厚的灰煙，
燦爛來自火爐門間。
柔軟如柔軟的廚房貓，
你的映像踐踏着樓板
連洋薯皮、跌落的麵包塊
粗俗的包菜頭都高雅起來
「愛情呀！」鷄蛋攪打時叫着，而「愛情呀！」

牛肉在烘盤裏呼喚。
甜菜根泛紅着情愛。每片萵苣葉
內裏都包藏着心
青綠可是那愛情之春。布甸和批餅
都豐富的充滿了愛，我亦如是觀

可是，一旦寫了上面那痛苦的兩節，他便覺得欲罷不能。他像着了迷似的狂寫下去，越寫越長。寫至此頌歌的結束時，他已把阿利廚房裏的東西都寫光了，寫了十張密密麻麻的紙。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他想，是阿利真的戀愛了。

(4)

這日正是倫敦午餐會。發着抖的恩德比，一早滾下床，便看見在晨早的黯黑中正下着雪。渾身哆嗦着，他扭開寓所裏的所有電掣，接着便泡茶。雪片空白的透過窗口瞪着他，他把窗簾拉上，瞬間便把活生生的早晨烘成焦黃的黃昏。然後他便剃鬚。他已經相當徹底的淨過身，在前夜又前夜之前。他已經差不多完全忘記用新創來剃鬚是甚麼感覺，因為差不多有整年的時間，他只用前任住戶所留下的，堆在浴室櫥頂的刨鬚片。今早，他還刀傷了臉頰、下唇以及喉核等處：剃鬚皂泡沫變成兒童時代撒滿了覆盤子醋酸的冰淇淋。恩德比想起一首舊詩，其起頭有云：「如果他去做他會照他所說的去做」，由於這些片段，才把血止了。他開始穿衣服，換上一雙正月大減價時買的新襪子，把睡褲的褲腳塞進去。他還有件特別熨洗過的襯衫，另外在一個以粗筆在白布上寫着「柏魔」，貼在衣箱的底層裏，找到一條檸檬與芥辣色的柳條領帶（柏魔，這究竟是誰的？），而且小心翼翼的擦乾淨了，他唯一的一雙棕色皮鞋。他還準備了兩條，一為裝飾一為醒鼻，乾淨的手帕。他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把這些城市的光鮮人來擊跨。阿利的套裝作深灰色，這是他整個衣櫥裏最艾略特的一件。

他自己也為衣鏡中那個俏麗不減莊嚴的人物所驚喜。都市化、令人尊敬、學者型的，一個詩人銀行家，一個詩人出版商，牙齒在電壁爐火中是兩排閃亮的八行詩，眼鏡也灌下了床頭燈的火焰。覺得滿意了，他去喫早餐——今日的早餐與平日有別，因為大概只有上帝才知道，等下在酒店裏，他們會請他喫甚麼下作的東西呢。他買了塊康尼斯糕，不過從店裏走出來時，踏到冰塊上。他不只跌痛，還把糕壓扁，但却無損它的可喫性。他把糕就着布蘭斯頓醃菜一起喫，還以藍山咖啡沖下胃裏，作為特別效果的加料。他在領受着此種聖禮時，覺得有一股前所未有的興奮——掙扎多年，總算是苦盡甘來了。他將如何應用這筆錢呢？他想不出。書嗎？他已讀夠了。衣服嗎？哈哈。其實，他甚麼也不需要，天份除外。世上再沒有甚麼，是他想要的。……（譯按：此處略去一段文字。）

噢噢。然後是吧吧。起先，他還奇怪自己的肚子，竟能發出這樣的金屬聲，後來，他才悻悻然的聽到，原來是門鈴在響。這麼早，是誰，又這樣來得不是時候。恩德比走去開門，看見原來是走得搖搖擺擺的房東太太，美德蘭太太。噢，他有寄房租給她呀。她這人，還是少見為妙。「請恕我打擾你一下，恩先生。」她是個年六十歲的女人，帶着東部口音。她的臉作疲倦但愉快的新月狀，像那個睡前喝的麥皮牛奶廣告，恩德比常常看到的：扁鼻尖下巴，但沒有「笨拙」雜誌裏的可笑肥胖。她一嘴呈小鱗冰塊色的牙齒，現在如鏡子般向恩德比張着。

恩德比說道：「我必須往城裏去。」他說時有輕微的快感，像個忙錄的生意人。

「我不會花你超過一分鐘，恩先生。」美德蘭太太說。她大搖大擺的走過恩德比的身邊，彷彿這地方是屬於她的，其實真的是她的。「我是來取出電費錢。」她說。「換句話說，是我來這裏的原因。再換另一句話說，是有關投訴的事。」她比恩德比先走去會客室。她一一的審視過恩德比的早餐殘餘，滑稽的不停搖頭，拿起醃菜罐，像個彌撒中的牧師喃喃的讀着標籤：「糖包菜花洋葱頭麥芽醋酸蕃茄紅蘿蔔酒精酸小黃瓜紅棗鹽骨髓……」

「甚麼投訴？」恩德比問道，料到他必有此問。

美德蘭太太答道：「除夕是個特別的日子，快活是應該的，不過，底層的貝斯太太，但

大聲唱歌，加上她的背痛，使她更睡不着覺。那種粗野的歌，你也佔上大部份。新年那天，還看見你拿了把染血的刀，在街上跑來跑去。唉呀，恩德比先生，俗語有云：歡樂歸歡樂，不過，我還是覺得奇怪，像你這種年紀還會這樣。可是警察已經悄悄的跟美德蘭先生說了一些話，我被蒙在鼓裏，我昨晚才從他口中得知，他是個害羞又不愛惹麻煩的人。但是，我們還是商量過了，覺得不能再這樣下去，恩先生。」

「我可以解釋。」恩德比看了看他的手錶說道。「其實是簡單得很。」

美德蘭太太說道：「有關這個話題的事，還涉及樓上那對年輕善良的夫婦。他們說，有時晚上聽到你在鬧。」

恩德比說道：「是我聽見「他們」。他們也不是甚麼一對年輕善良的夫婦。」

「哎呀，這是見仁見智的問題啦。」美德蘭太太說道：「是不是呢？也可以說是清者自清吧。」

「美德蘭太太，你想怎樣？」恩德比又再看手錶。過了五分半鐘了。

美德蘭太太說道：「有大把人喜歡這樣美好的小公寓，恩先生。這是個高尚住宅區，是的。這裏住有退休的校長和各行業的主管。我還沒說你把公寓搞成這樣乾淨整潔呢。」

「這是我的事，美德蘭太太。」

「哎呀，恩先生，你可以說是你自己的事，其實呢，不只呀。這年頭，每個人都在起租，可能你也知道了的。可能還會加稅呢，我們得為自己着想呀。」

「噢，我明白了。」恩德比說道。「就是這一回事嗎？要起多少？」

「你的房租是最合理的了，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美德蘭太太說道。「一整季，你的租金還是一星期四個基尼。倫敦有個紳士，要找個高尚住所。一星期六個基尼，對他來說是很合理。」

「噫，對我來說却是不合理，美德蘭太太。」恩德比生氣的說道。他的手錶指針愉快的向前跳着。「我可得走了。」他說。「我要趕火車。真的。」他說道，喫驚的。「你知道那是一個月多出八個基尼來？我去哪裏找這些錢？」

「一個有本事的男人總會有辦法的。」美德蘭太太得意萬分的說道。「如果你不想住下去，恩先生，你可以先給一星期通知。」

恩德比一想到去清理那一浴缸的稿紙，便怕怕了。「我現在真的要去了。」他說。「我會讓你不知道的。不過我真的認為那是一項負擔。」

美德蘭太太動也不動的，她說道：「你就出去坐火車吧，坐在頭等車廂裏好好的想想。而我還得清理電錶的銀角，這是幾時都要做的事。如果我是你的話，我會在出去前把那些盤碟放在洗槽裏。」

「不要動到我的紙。」恩德比警告說。「沖涼房裏全是私人及機密文件。動到，你要負責。」

「負責麼貴。」美德蘭太太嗤之以鼻道。「我也不喜歡你的語氣，藏甚麼臭文件在『我的』沖涼房裏。」此刻，恩德比已經披上圍巾，還掙扎着把外套穿上。「我從來沒有聽過這樣的事，這是實話。」美德蘭太太說道。「我做包租婆也算久了，我聽過有些窮鬼把煤炭放進浴缸裏，但謝天謝地，我還沒碰上這樣的房客。你這樣就走出去呀，恩德比先生，把紙片貼滿你的臉上。只要看看你的鼻子，我便可以看到一個字來：『癩癩病人』，或諸如此類。你這樣走出去，對你自己對我或對任何房客，都沒有好處，恩先生。真是災難呀。」

恩德比抖顫着走出去，不知該怎麼辦。他從來沒有想過要另覓新居的事，現在更不是時候。而這城市，越來越變成倫敦未老先禿男人的大宿舍。在一間酒吧裏，他曾遇見過一間新聞片制作公司的老板，他是個愛揮霍專喝杜松子酒，說話又輕又快的男人。而那裏，還有個乳酪公司執行人員，在高聲說着話。倫敦越向英格利海峽南移了。

恩德比却北移向火車站，剃刀傷令他記起一些希奇古怪的字眼來。雪地已被人踐踏過，是那些熱不由衷趕着去倫敦上班的人。恩德比走着小碎步，害怕跌倒，昨晚那一交，他的屁股還在痛呢。工人火車，速記員火車，執行人員火車。通電話做大生意，五十個基尼對他們來說，當然不算甚麼。濕濕碎啦。不過，恩德比想道，却可以應付半年的加租。

抬頭看看銹色的天空，他看見有一兩隻海鷗，拍翅向內陸飛去。他已有兩天忘了餵牠們；他越來越粗心了。或者，他不着邊際的想道，可以在海陸軍商店裏買些甚麼特別的，以作彌補。他經過一排鮮艷的海報。有一張是推銷煤氣：有一個名叫撒姆先生的玩具聖靈，在覆照着一家溫暖的聖家族上。聖靈降臨的撒姆；聖靈降臨的精夜。(2)兩個穿着染色軍處套的男人，自火車站操步過來，像是撤退中，無精打采的歹徒臉。一個對另外一個說：「媽的，抓不住主意。一天下雨，一天下雪。明天又是呵噓噓。」恩德比被逼停下來，他的心跳得喘不過氣來，像喝下半瓶白蘭地，左手扶住蓋雪的樹籬作為支持。「聖靈降臨的精液噓噓向下沖」。不對，不對。應是「嘶嘶向下沖」。這個句子，來得像量體重機的卡片般容易。他忽然有了整首詩的概念，像一架開動的引擎，衡量着，等待着。聖家族，聖母，聖靈降臨的精液。他聽到火車汽笛響，便趕着去。

喘着氣，他走進小小的訂票廳，從右胸袋裏抽出錢包。書攤旁還有棵聖誕樹。不對呀：第十二夜早就過去了，人人都開始新的一年的工作了。恩德比趨近售票窗後嚴厲的襯衫人員。「請給我一張同日來回倫敦的車票。」他請求說。他抓起找贖的錢，却有一先令滾下地。「先生，別不見了錢。」一個穿黑衣生氣勃勃的老太太說。「可以用來付煤氣的。」她饒舌的說着，恩德比跟在那發亮的單輪追向圍欄。收票員一腳重靴踏住了它。「謝謝你。」恩德比說。拾起後，他站起來，眼中有霧氣，然後他看到，一個轉動的輪子中，內有一個形象鮮明藍色的聖母，嬰兒藍裏的銀色女皇。這與反教的一代無關。這却和他的後母有關。

在這個，已淪落為普通名詞的旋轉子宮

聖靈降臨的精液嘶嘶向下沖

這不行，節奏就錯了，這不是對句。對句是源自『哈姆雷特』皇后的說白。鴿子、愛子、葉子。恩德比蹬下梯級又蹬上北上火車月台的梯級。火車剛剛到。聽到一陣「噫」聲。恩德比上了火車。這個時間乘客並不多——作正月大減價購物的女人，具有學者風範手拿公事包的警長，另有兩個男人，恩德比以消遣的心情打量他們，跟他差不多——時髦、正常、城市化。鴿群是源自鴿子，鴿子即是聖靈。鴿子（聖靈）在生命之頁（葉）中。伊芙，葉子，小偷，成就，受孕。(3)

「您在說些甚麼？」一個斜坐在對面的女人問恩德比道。只有他們兩人在這個車廂裏。她長得瘦削、金髮、殊無光采、四十多歲的樣子，披着件明克披肩，頭戴頂狀如鳥巢的帽子。「急惱。」恩德比這個城市人說。「相信。編織。」火車開始喘着氣熱情的往倫敦開去，一顆準備被那巨大的子宮所吞噬的精子。「吞噬。」恩德比興奮的大聲嚷道。「被伊芙的大肚子所吞。我知道伊芙一定會應用到的。」那女人抓起她紙張般大的手袋與一對銀灰色的手套，離開了車廂。「伊芙離開了。」恩德比說。「紙在哪裏？」沒有紙。他沒有料到今天會工作。墨水筆他有。他起身跟隨那女人走去走廊。她像小貓一樣的叫起來，跑進下一個車廂裏，正有三個作準備搶購打扮的女人，在互相交換心得。恩德比，如一隻歸巢的鴿子，向廁所直走過去。

(1)馬桶。

(2)撒姆 (Therm)；精液 (Sperm)。

(3)Eve, leave, thief, achieve, conceive, 此處只能作意譯。

*上文譯自“Inside Mr. Enderby”第二章的一至四節。



* 人間集

作家的視景

* 梅淑貞

— 兼談白吉斯

安東尼·白吉斯寫書出書的速度，比我們這些讀他的書的讀者的讀書速度，快出幾十倍。所以，儘管他已經出版了幾十本著作，各式各類的，而我讀過他的書，只有『發條橙』、『恩德比先生的內心』、『恩德比的外在』、『發條遺囑』、『鬍子的羅馬女人』以及『給熊的蜜糖』等寥寥幾本小說而已。三年前在八打靈的志正書局，看到他的『馬來亞三部曲』，售價十二三塊馬幣，我嫌太貴，沒有買下。而現在這本書，找遍整個吉隆坡及八打靈，包括馬大合作社書局，都沒有辦法買到了。如今，連他的甚麼大小著作，在八打靈的書局而言，都已經成了絕響。由此可見，白吉斯，在本地，絕對不是甚麼暢銷作家。老實說，這裏的英文書局也越來越差勁了，已經到了凡嚴肅作家都絕迹此地的程度。羅倫斯的著作，現時一本也找不到。但這是題外話，暫且按下不提。

不過，白吉斯跟馬來西亞（以前的馬來亞）關係淵源很深，在這裏做過幾年的教育官，六十年代初期，還常在海峽時報撰寫書評，但也一樣的受到「一視同仁」的冷待，是有點出乎意料之外。其實，今人多不愛讀書，這也不算奇怪。但白吉斯對馬來亞，到底是有感情的，除了『馬來亞三部曲』是以本國本土作背景之外，『恩德比先生的內心』，就引用了好些馬來語。所以，比起其他外語作家來，白吉斯就顯得較為親切。

在他的小說中大量穿插多國的語文，而且，他把他的「母語」擺佈得鞠躬盡瘁，是他的小說之所以難讀的主要原因。他最著名的小說『發條橙』，「極端不良少年」阿勒斯所操的口語，便多是源自蘇聯語，如果不看書後的註解，簡直是沒法看通。至於『鬍子的羅馬女人』的意大利語，『恩德比』的西班牙語與意大利語，都是閱讀的障礙，對於我們這些不懂這兩種語文的讀者而言。說句不要見笑的話，爲了要讀通他的小說中的外語，我還巴巴的買了西班牙文與意大利文字典回來，當作是看書的隨身工具呢。這樣的忠實讀者，可謂是「敬業樂業」吧。

過去的幾年中，白吉斯一直是我喜愛的作家之一。第一次閱讀他的著作，便是一九七五年所買的『發條橙』。坦白說，這本書實在難下嚥得很，因爲太過血腥暴力，不大適合數年前的我「積極浪漫主義」的口味。不過，『發條橙』也實在寫得精采絕倫。「選擇變惡」的阿勒斯，他的敘述口語，便十分生動抵死。語言操縱自如，要它怎樣發揮便怎樣發揮，是白吉斯小說的吸引人之處。不然，若沒有了此種文字魅力，以『發條橙』內容的「險惡」，實在教人喫不消。伯貢西在他的一篇批評文章中說，『發條橙』提出了一個哲學問題，即是：一個被逼做「好人」的人，是否真的好過一個依照他的自由意願而「選擇變壞」的人？年方十五歲的阿勒斯，與他的三個年齡相仿的「老友記」（droogs），便已幹下了滔天罪惡。如果這個世界，是個絕對自由的世界，即是說人人可以自由選擇變好或變壞，完全不受法律或道德的制裁，那時豈不是人人自危？要回答伯貢西所提出的問題，其實不難；「自由意願」雖然是人類生存的一大尊嚴，但不能爲了要自己自由，便不管他人的死活。阿勒斯被抓進去後，所受的「治療」，誠然殘忍又可怕，却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讀者絕對不會去同情他的。可是，白吉斯看待「善」與「惡」的態度，又是怎樣的呢？我的感覺是，不大明顯。所以，『發條橙』讀起來，像是一齣恐怖鬧劇（Horror Farce），讀完後，令人有打了一場敗仗的感覺，沮喪得很。

而文學作品，確是應該鼓勵人「選擇變好」，人類的一些美好品質，是永遠值得去追求的。我認爲凡是偉大的作家，都應該擁有此種遠大的視景。

潘雨桐 10 月 21 日的信：

謝謝你寄來的蕉風和信。

很忙，現在是很難有時間來寫些甚麼了；
找來找去，找出一篇很舊的作品，請你看看是
否可用？

（編按：潘雨桐的散文『歸鄉路』，將在
近期內刊出。）



*雨

蔡聯源 11 月 11 日的信：

信與稿費收到了，謝謝。

關於創作，當然我是不會放棄的，除非……
……噢，別說這個除非，我根本沒想過。只是
老覺得自己寫的東西還很嫩，十分不好意思。
來到吉隆坡，有機會接觸到一些好書，如楊牧
余光中等人的，也許能給我一些補助吧。不過
我還是喜歡痼疾的詩，雖然只讀過很少很少而
已。

陳政欣 11 月 7 日的信：

十月三十日時我在台北見到李有成及張錦
忠。談話中提起你計劃在蕉風出 William
Golding 的專輯。十一月三日時我在香港見
到韓牧，他送我一本剛出版的大姆指半月刊，
裡面正好有 William Golding 的專文。
我想或者蕉風會用得着，所以我把這專文寄給
你。

『五指之內』都是一些十年前的作品。歡
迎你的批評指正。

（編按：本刊計劃在 368 期推出上述專
輯。）

謝川成 11 月 22 日的信：

你先後寄來的蕉風和信都收到了，謝謝！

很謝謝你邀我為蕉風寫評論。這一年來，
由於工作關係而少寫，現在放假了，或許可多
寫一些。……目前正在寫着一篇，相信兩
三天後就可完成，到時才寄上，並請指正。

隨信寄上『辭書私語』一詩，請查收。

向晚 11 月 11 日的信：

364 期蕉風我已經收到了，謝謝。……

目前我是在寫一篇小說，還沒有完成，到
時再寄給你。還有，我現在手頭上有一篇關於
畫家焚谷的稿，整理出來很久了，只是在等朋
友的照片，還不能寄出。

風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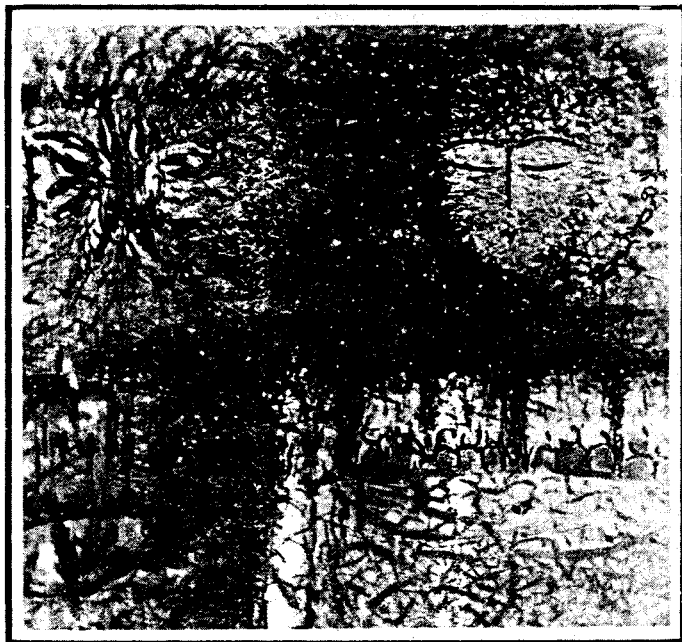
*落花辭枝

如來五指 (代序)

孫悟空翻了幾千幾百萬個筋斗之後，落下。
猶見雲煙深處的指山，氣得連尿也不撒，頓足罵道：「時空，老孫不跟你玩了。」

五指之內

陳政欣著



『五指之內』是陳政欣（綠浪）的第一本詩結集，內收六十四首詩，是作者十多年來的詩作結晶。內容共分爲四輯，計有：「第一輯：無窗無戶的石室及其他」、「第二輯：如來」、「第三輯：不題與寂寞」，以及「第四輯：花的訊息」，並附有創作年表。封面與封底，出自陳瑞獻畫作「釋迦傳」（部份）。此書由「棕櫚出版社」出版，列入爲「棕櫚文叢」之三。

郵購處：

NG NEOH LENG,
153, JALAN TANAH LIAT,
BUKIT MERTAJAM,
SEBERANG PERAI.

(售價連郵M\$5.00)

編按：本版歡迎出版社與出書作者提供新書出版資料。



從那個沙洞



到這個沙洞



*姚拓



重讀安部公房的『沙丘之女』，這一次的感受比第一次的感受更為深刻。

書中敘述一個喜歡獵取昆蟲的青年中學教師，到海邊去捕捉昆蟲做標本，因為天色已晚，要求村民留住一夜。想不到這些村民，故意把他安置在一個沙洞式的家庭之中，而這個家庭只有剛死去丈夫的寡婦一人。第二天，這位青年教師想要離開這個沙洞，却不見了爬出沙洞的繩梯。原來，這個村莊為了怕被風沙埋沒，特別在海邊設置了若干沙洞式的家庭，家庭成員唯一的工作，就是天天挖沙，才能免除風沙埋沒全村的危險。

在洞穴中，天天挖沙，而這種工作是永遠做不完的工作，因為你今天挖去的沙剛剛運走，第二天又有新的風沙吹了進來。換句話說，這位從城市來的青年教師，被村民拘禁在沙洞之中，並且用水和糧食做為威脅，強迫他每天做挖沙的工作。後來，

這個教師想法逃走，結果仍然陷在村民所設的圈套之中，又被送回到沙洞。其結局更為出人料想之外，最後這位教師却不再逃走，心甘情願地以挖沙終其一生。

別人讀了這個小說，我設法猜想他們的感受，但在我來說，我認為我的一生，和那位挖沙的青年教師十分相似。一開始的時候，一心一意要逃出沙洞式的穴居生活，到了最後，却跳進另一個沙洞，也仍就是過着呆板地而有類於奴隸的生活。

我出生於中國北方靠近山邊的一個農村，祖父母以及父母，甚至全村的人，自古以來，都是以農為生。農人的生活，在詩人的眼中是相當有詩意的，包括田園詩人陶淵明在內。其實，這些田園詩人都是胡說八道，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真正體會過農人的生活。農人要活下去，唯一的生路，就是「胼手胝足」。那種生活，是百分之百的體力勞動，毫無半點虛假。這種工作，與『沙丘之女』中的那位青年教師一樣，全憑着一鋤一耙，天天重覆地在同一個地方，做着同一的工作，與古時候的奴隸，並沒有什麼大的分別。

我小時候是一頗具叛逆性格的孩子，等到我有了一點知識，知道了我們的村莊之外尚有廣大的世界時，我的第一個志願，就是要「跳」出那個「沙洞」。我曾立下誓願，我寧可在外面死於溝壑，但絕不願意再在農村過那種奴隸的生活。戰爭，現在想來，對我來說，也許並不是壞事情。因為戰爭，我才能離開家鄉，才能在多地落足。假如沒有戰爭，說不定我連火車都爬不上去。因為戰爭時期，一切都不正常，火車頂上也可以坐人，而且都不必買票。就這樣，我算是第一次逃離了我的沙洞。

當我爬上火車，在火車的濃烟吹拂之下，離開了我出生的土地時，我是多麼的歡欣與快樂，我以為我有了新生，我不再隸屬於奴隸的行列。

其實，一個人的「人生」，與那個被村民拘禁的青年教師一樣，不管你是多麼想逃出如來佛的掌心，結果誰也逃不出去。宇宙是個神秘不可測的物體，我們所謂萬物之靈的「人」，實際上渺小得非常可憐。我本來是一個十分樂觀的人，也許是年紀大了，把任何事物都看得比以前稍微清楚了一些，自不覺沾染了一點悲觀的色彩。所以，有時候，會無形中自怨自嘆：「唉，人生亦不過為此而已！」

最令我喘不過氣的一個年頭，是一九四九年的夏天，那個年頭，是中國新政權上台的日子，而我却是一個並不屬於新政權的人物。事實上，一九三九年我離開我的沙洞，還不到十年的日子，憑我這個鄉下佬，當我也沒有什麼風雲際會的機會，更沒有什麼值得令人炫耀的事物，那時候，我是窮途末路，與『沙丘之女』的那個青年教師一樣，而且非

常地相像，被冥冥不可測的宇宙之神的枷鎖牽行着鼻子，又走回到我的老家——我的黃土中原，我的出生的地方，我千百方設計想要逃出來的「沙洞」。

換句話說，我用十年的時間，想要逃出我的沙洞，想要除去我的祖先們所披戴的枷鎖，結果都是白費功夫。一九四九年，距今已經三十多年了，我記得非常清楚，就好像昨天的事情一般，我剃光了頭，拿着我幼年時曾經使用過的鋤頭，又去田隴之間鋤草平土時，我忽然抬頭又見「南山」，絕不是陶淵明的「悠然」心情，而是近於自我嘲笑的心情，自己對自己說：「哼，你有什麼了不起！你的辛苦都是白費，你現在還不是和你的祖宗一樣，仍就要做土地的奴隸，仍就要過奴隸的生活！」

當時，我自以為仍然年輕力壯，所以，我下定決心，非要再一次跳出這個沙洞不可。於是，我又拿出寧可死於溝壑的勇氣，又一次用力向外邊跳去。

我實在也不會想到，我這一跳，居然會跳到連我以前都沒有聽到過的地名——跳到馬來亞來了。

跳到吉隆坡這個地方，一住就是二十多年，快

要三十年了。在「人生」的表面上看來，好像是我從古老的沙洞，跳進了我的「新生」。其實呢，一百步笑五十步，我也不過是從那個沙洞跳進這一個沙洞而已。假如當年我跳不出我的沙洞，當我是屬於沙洞中天天挖沙的奴隸，那麼，我跳出來以後，又何嘗不是陷於另一個人生的沙洞？

我天天上班下班，天天埋首案頭，天天孜孜營營，天天憂心忡忡，每日從早做到晚，從晚做到午夜十二點以後，還不是日日在「胼手胝足」？還不是工作的奴隸？還不是那個在沙洞中挖沙的可憐蟲？

現在，我已年屆六十，世情之法，不看得開，也得看得開了。今年七月，我在香港，得與故鄉故土的親人見了面，談起幼年時的親友，有的早已物化多年，有的却也子孫滿堂，仍然在過着那種沙洞式的生活，而又怡然自得，並未感到挖沙的徒勞無功。

我能嘲笑他們嗎？

我又何嘗不是如此呢！

誰又不是如此！包括皇帝與走卒！

人生幾何？對酒當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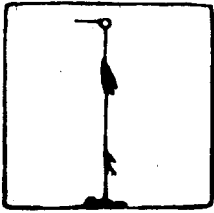
雁字一隻無

* 荒野狼

如果國破，山河還在
可是人去，生死兩不知
多少年多少的張望
只落得雁影的清冷
江湖上來往的人
閉口不提江湖事
偏想歸去，卻戀故人
雁羣東南飛
記得帶回一片信息無？
風霜雨雪，眼無淚，心泣血
蒼天無語問：
寒冬幾久，春到否？

無
雁
字
一
隻
無

我有懷念，你有難明的愛恨
分手後的舊情最動人
我本是那過客
你在窗口做那小小的偷望
心中有話，無人願說
好花開盛，你我偏折枝
而該走的已經在天涯了
不能歸去，千山蓋雪
看不見雁歸程
莫是飛途換了方向？
江湖多寂寞
雁字一隻，入夢否？



*圖

青山不老，綠水不斷

*章俞美

五千年文化跨海薪傳片紙零縑足表時賢百折不撓成偉業

六十載史料紅羊劫剩承先啓後還期我輩萬方多難策中興

以上的這幅對聯，是出自彭士麟女士之手，高懸在雪蘭莪中華大會堂所主辦的「馬來西亞華文文學史料展覽」的大堂兩旁。不知別的觀眾看了有何感想，我第一次看到此兩條紅底白字的長聯，立即的感覺是既精神震撼又心情沉重。待巡視了會場一周，此種感覺越趨強烈。

誠然，我華族背後確是有五千年的文化歷史，但在本土本地的馬來西亞，馬華新文學誕生了六十二年之後，是否真的已「成偉業」，抑或是有待「策中興」？如果沒有好好的、認真的去檢討並整理出完整的資料出來，大概也是不着邊際的談談而已。根據紀念特刊所提供的資料，過去的六十二年之中，總共出版了數百種的報紙文藝副刊、雜誌期刊和叢刊，以及單行本約兩千多本。此次的展出，當然是沒有辦法把上述的出版資料都收羅了進去（相信有好些已經散佚了），因此我們所看到的，只是部份的史料而已。但即使是部份，相信也足以令任何關心馬華文學的人士，覺得感慨萬千吧？

可不是嗎，我們看着那些二三十年代的報刊文藝版的作品，創作的人，相信絕大部份已經物化了，而現今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歷經「紅羊劫」的剩餘，那一行一列的白紙墨字，都是先輩在這片土地上開墾耕耘的成果；把這些先人的心血點滴，視之為歷史的見證，亦無不可。而且，想起此刻亦正是「萬方多難」的時代，我們的寫作者，是否具有睿智與執着，百折不撓的精神繼續把馬華文學的薪火傳遞下去？當局舉辦史展的目的，應該不只是作歷史的展列，而是在緬懷先輩的作品之餘，更重要的是提醒寫作者，去展望將來，創作出更多與更好的，反映出這個國土上，這個時代與精神面貌的作品。

在感動於工作委員會的任勞任怨精神之餘，這裏想提出幾個意見，或許可作為日後的參考：

- (1) 作者介紹過於簡略。除了刊出照片及簡短的生平介紹與著作羅列之外，應該對該位作者的作品與風格，作一點分析的功夫。現在的情形是，除了看看照片，或許還加上知道一點他出了些甚麼書之外，他所寫的究竟是些甚麼，便不得而知了。近代的作者，我們也許可以較易找出他們的作品來讀讀，自己去體會一番。但對於一些較「湮遠」的作家來說，他們的書早已絕版，要看也沒法看到。如果只能看看他的照片，對他的著作等身却一無所知，就沒有甚麼意義。
- (2) 有好些作者的生平介紹，出現過時的資料或錯誤。這點應該「小心求証」為是，否則，會影響到即使是正確資料的「可信度」。
- (3) 過去的一些所謂「文學論爭」，有很多是淪落為人身攻擊與不顧尊嚴的互相漫罵，不值得花太多筆墨在這方面。不然，有些人會以為，罵架比埋頭苦寫容易得多多，既然

*風向

吵吵鬧鬧也可以「走進歷史」，那又何苦去創作呢？無聊的論爭與筆戰，確非馬華文壇的幸事。

- (4)把六十二年的馬華新文學，根據時代，分成七個階段，是對的。不過，以「本时期的主要作家及其作品」作每個階段下的副標題，似乎有些不大妥當。所謂「主要作家」，是以甚麼作標準？是作品的水準？是產量多寡？是受讀者歡迎的程度？還是有帶領潮流的風格？是否沒有在期間出版過單行本的，雖然產品量多質高，也不能算是主要作家？因為特刊裏的「主要作家」，名下全有單行本面世，所以有此疑問。

另者，「犀牛出版社」曾以『犀牛散文選』一書，在一九七八年獲得大馬文化協會所頒發的第一屆文學團體獎，但竟也不列入名單內；而其他一些合集，却也榜上有名，這是為甚麼？較理想的做法是，盡量把每個時期的作者與出版書刊，都收容進去，以免造成厚此薄彼的現象。

- (5)不要太強調甚麼流甚麼派。特刊裏有一個很顯明的跡象是，極力推崇某一派，而把其他派別壓抑下去。所謂「好作品就是好作品」，作家不能「挾派別以自重」，抬高自己貶抑他人，是狹隘要不得的心胸，於創作無益。作家應有遠大的眼光，廣闊的胸襟，崇高的思想，才能寫出有益人心的好作品。如果要做到「策中興」，容人的胸懷尤其重要。

雖然已經過了風風雨雨的六十二年，但馬華文學仍然年青，因為每一段時期，都有一批新的生力軍，加入耕耘的行列。所以我們在每個階段，都能見到一番新氣象。但文章是千古事，每一個有心的寫作者，都應該持之有恆，創作不輟，不好一有小成，便把紙筆束之高閣，等另一批幼嫩的新人來接班。「青山不老，綠水不斷」，指的不單是作家的年齡，而是對文學的熱誠與熱情。

出書？出書！

*言友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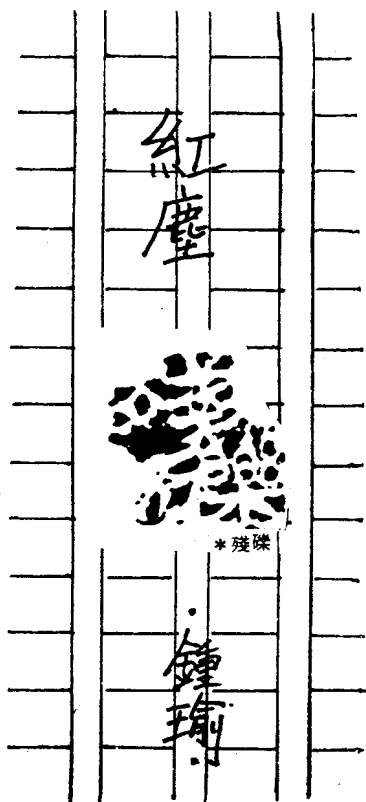
雪蘭莪中華大會堂所主辦的「馬來西亞文學史料展覽」，我去看了兩次，逗留了幾個鐘頭，仰得脖子都酸了，但還是十分值得的。主辦當局所耗費的人力、時間以及財力，一定是很巨大，所以才有這樣的規模。作為華裔社會的一份子，很受此番努力所感動，而且也認為，儘管不是盡善盡美，也不應該責之過嚴。在這個階段，任何惡意的批評，都是「不道德」的。

余生也晚，前行者的著作，除了一些少數的作者外，多從未接觸。而這次，通過史料展覽，才第一次發覺到：「嘩，原來我們曾經出過這樣多書喎！」看着那些厚厚薄薄大大小小的書，深覺文章確是不朽之盛事。可不是嗎，即使創作它的人已不在人間了，但他的書還是能流傳下來。而且還有一個驚人的發現：一個作家如果不出書，即使寫得又多又好，他的作品也無從保留。即使有，也是片斷的，那便是被選入選集中。這真是個殘酷的事實。可是，還有另外一個更殘酷的現實，那便是：出書需要一筆錢，一本百多頁的書，印一兩千冊的話，需要兩千元馬幣不止。沒有錢又沒有人支持出書的作家，該怎麼辦？這確是個難題，有沒有人可以想出些計劃來加以解決？

總而言之，如果你有書可出而且又有辦法的話，那就趕快出吧。而這一次，決不是「出名要趁早」那麼簡單。

*風向

編按：本版歡迎短小精悍 就事論事的文藝短評。



張權眼利，瞬間即看到，各日本人其實，早已各被鎗擊了一彈。他們顯然是讓高橋上士所殺的。因為，在火光熊熊中，高橋上士手持着短鎗，步態浮晃地，站立在車廂末端的炮台旁。他一臉的汗油，和渾身的血潮，使他看起來，益發的可怖和可哀。他站在火巢裡，自己身上也燒亮着火花。他微微抽搐了身子，凌空望了一眼，他似乎在找尋抗日份子的踪跡。但山頭的亂石間，仍然是一片岑寂。風吼也斂息了，只有軍車上的火浪，燒得噼啪作響。人衆和軍車相距只約三十丈，火熱的感覺，使人衆也鼻準微然沾汗。崖壁頂上的蝙蝠，已被騷擾得吱喳叫嚷。有小部份已從酣睡中轉醒。牠們睜亮着鬼祟的眼睛，向軍車上的火火瞄望着。復又怪叫頻頻的，向崖壁下的人衆休叫着。山崖下的人衆，已有人意味到不幸似的，把焦躁的眼睛，從火場中移向山崖頂的蝙蝠。他們喘了口氣說：「牠們如果全衝下來的話——」說的人想到可怕的後果。只好把半截話，回吞在肚子裡。

高橋上士慘然一笑，把眼光自晦暗的山叢上收回來。他幾分得意，幾分淒厲地，自語說着：「我要讓你們，甚麼也得不到！——」他說罷，咬着唇皮，神情莊肅地，朝東方的所向，作了一個舉手禮。然後沉聲的說道：「祝天皇陛下，聖壽無疆！」話畢，軍車已浴入火海裡。他昂然的回首，抬起手

上的短鎗，一下子扣動機掣，轟隆地一聲巨響，發自燎活的火簇裡。軍車上的某種化學物，或者彈庫什麼的，在瞬間間爆炸起來。一迭連聲的爆裂聲，使四周的山壁爲之巍然而動。山峴上湧下一些碎石和細沙，簌簌地向山壁下的人群潑來。蝙蝠的鳴叫，更使人有耳聾的感覺。

張權在吃驚地哦叫一聲「呵！」。他還未定睛望向高橋上士，只感到面前的熱浪，陡地升騰到，無可忍受的地步。他覺的滿天滿眼都是火，都是一種使人喉隔發噎的灼熱。四處都灌滿了火星和爆炸。人聲的騷鬧，如潮般湧上心頭。張權在惶亂中，見到軍車在瞬間，炸成了碎片。軍車被撕成一塊迭一塊的殘肢，東西四散。在一蓬懾人心魄的火網下，軍車只剩一具支架。在暴烈的火虐下，連高橋上士和三個日兵的屍首，都被火融和煙氣下罩沒了。人們這時所見的，除了耀眼的光火，就嗅到濃烈的汽水味。當然，也隱約聽到，屍體被火焚時的，羶腥的焦臭味。

衆人都一個勁地，彼此相偎着，並同時，畏懼地望向熾烈的火場。張權半偎在印度人的肩胛上。他不知流了多少汗，竟使整件外衣都深薰着汗汁。他呻吟不似呻吟的在蠕動嘴唇，適巧馬來人在他背後，也是喃喃地在祈語着。兩個人乍看，竟像是同時在向上蒼，作最虔誠的告語！

正在混亂間，火場上不知燃燒了什麼物體。一個通天透亮的火球，兀地衝向半空。聲音如雷行般，在天際上掠過。接着，又是一記驚天動地的爆響。那火勢中夾着濃煙，一朵蓬蓮似的冒向天穹。隨着又是一陣，稍爲低弱的鳴響。

這一下子的狂爆，震的崖峴上的草木，都發顫似地搖晃着。誰如果眼覺靈俐，總可以在那一瞬間，瞥見山頭的隱蔽處，先後有一批人影在移動。但人影在第二次軍車爆炸時，又乍然的不見了。山巔上滾下了一些石塊，向山壁下的人群砸來。有誰在驚叫着，有誰在迴避着。有誰竟然冒出話來，說：「日本鬼子都炸死了，我們都自由了！」衆人像是被驚醒了。誰人很快的附和說：「我們可以回家了！回家了！——」在緊張和惶亂的氛圍下，大家的慘淡臉色裡，竟然難得地溢起一絲酡紅。人人在互相報喜的同時，山崖上的石塊，被軍車的爆炸聲沖擊，已然顛危危地脫落下幾塊大石。石塊轟隆地砸向地面，濺起一潭的廢水，也擊成星碎般的石屑，向四周的人群迸射着。人們抹去了臉上的污水，也不住的側開臉頰，避去如流星般噴來的石屑。這一下子引起人們的驚叫。也驚蟄地，使一群悽愴中的蝙蝠，猛可地撥動翅膀。齊聲嘶叫一番，然後隨着崖頂上剝落的泥土，而迅然地向人群內衝來。這只是一瞬間的功夫，衆人眼簾裡，頻頻閃耀着，上下

翻飛的黑影。那些黑影中，伴隨着亮灼的紅眼，夾雜着尖利的牙齒，和揮揚着如刀般的銳爪。最難堪的是，浸空都是鬼嘯似的哀鳴。這上萬的蝙蝠，像極了死亡的使者。牠們在發狂的撲攫下，瞬間間即把人群，沖擊得七顛八倒。人群在淒厲的叫嚷中，發勁地向山路上走。一時間互相踐踏着，痛苦的叫鬧聲不絕耳。蝙蝠群如鬼魅般刺向人群。牠們頻密地使用利喙，揮舞着銳爪，口中噴出怪鳴。人群過半的臉孔，都被蝙蝠噬傷或刺傷。有一個中國人，眼睛被蝙蝠爪抓破了，眼球半凸了出來。鮮血自眼眶內湧出，噴的滿臉滿頰都是。他另一只眼睛在靈活的震動，只是已溢滿了淚水。中國人震天價響地哀嚎着。他兩只拳頭不住捶胸，像是無法忍受痛楚的祈求自毀。其他的人，在驚慌可怖的喧鬧中，無不臉龐和胸脯裡臂臆處，被狂肆的蝙蝠，咬噬的皮開肉綻。人人都在蝙蝠的啾鳴下，血水滿臉的苦苦哀告。可是，隨着蝙蝠的如潮襲擊。山崖頂上的焦石泥塊，承受不住聲音震盪的和推湧，石塊和山泥，竟一腦兒的，往山下的人群中衝來。一下子，山穹四處，盡是轟隆的回響。連山巔上的樹葉，也被震得簌簌而落。那仍在火浴中掙扎的軍車，也火勢收斂了一點。幾具日兵的屍骸，已燒化淨盡。

張權被人群踐踏，而匍匐着身子，在泥腥薰鼻的地面上嘆氣。他的耳鼓頻響着蝙蝠的嘶叫，和人群的驚嚎。他喘氣未定的當口，耳畔又是山崩地裂的山泥傾瀉聲。在一片菌狀雲似的灰影下，他見到蝙蝠揚動翅膀，拍拍生風地，向人們噬擊。也看到，整個崖頂，在巍然的顫動，先是一小塊一小塊的泥架，向地上掉來。旋之，整個崖頂，都像剝脫一般，向地面上傾注下來。那種駭人的景象，像是人在惡夢裡，突然地墜在幽遠而無盡的深淵。人在半清醒半昏迷中，除了淌汗，就是盡其可能的，在喉腔裡，喊出人間最亢利和最慘厲的呼聲。這時候，在山泥隆隆地滾向人群時，人的嘶喊聲，竟一時掩沒了山泥的湧動。連蝙蝠可怖的啾叫，都顯的微弱了。人們在喊完了一聲之後，自然界的響動，又佔了優勢。四周竟是轟隆不絕的山泥傾瀉聲。碎石和泥漿，一時朦蔽了衆人的眼睛。有人只感到自己已活不成了，只是低沉地呼喚着親人的名字。人人都是遍體鱗傷的，半瞪着無望的眼睛，望向罩滿虛空的蝙蝠。牠們被覆蓋下來的泥塊和焦石，也驚懼不休地，震動醜惡的翅膀，向晦暗的山空外飛奔。天下的細雨霏霏的，蝙蝠群像不適宜在雨幕裡飛逸。牠們拍了拍沉重的翅膀，有氣無力的，在半空打着迴旋，隨後即撲向地面上。嘴裡吱吱地叫，像呻吟一般的瞪眼睛。有幾只甚至掉在軍車的火叢裡。牠們在火灼中，發出使人心悸的嚎叫。在山對面的碉堡上，也有一群蝙蝠匍匐在那裡喘息。

張權臉頰上和臂膀上，大部份都被蝙蝠，咬得或抓得鮮血四濺。他在山泥傾覆的一剎那，胸膈脹悶的，幾有嘔吐的感覺。他感到頭腦昏沉，滿眼盡是幻影。他迅速地想到家人和愛人。也想到其他的一切，甚至想到他的一生！——他哦嘆了一聲，把腦袋垂下，他以為他快死了。但是泥土的濕氣，却告訴他，他還活着。他的背脊發痛，四肢動彈不得，在他的周圍，盡是匍匐着人群，和一些半死半活的蝙蝠。山崖上紛紛推湧下來的泥塊，幾乎把半個山腳都掩沒了。山石滾下地面來，聲音如雷吼的使人心跳。當石塊在地面上爆裂時，所濺起的石屑，如矢般地噴向四周。張權在這一瞬間，跌在昏迷裡。可是，在他神智模糊的一刻間，前塵往事，歷歷如現地，在他眼前盤旋。他忽然看到高橋上士，他向張權招手，並且滿含意味的對他說：「讓一切都隨惡夢而去吧！——」他的語音裊裊，引起一陣重複又重複的迴音。聲音最後竟然傳送上天穹，直至張權在意識模糊中，而紛紛碎裂而不可辨了！

山泥堆的像小丘一般高。大部份人，都掩埋在泥土裡。這些濕軟的泥巴，充其量，只能使人受到重壓而昏迷。它怎樣也不會致人於死。在泥丘上，石塊把一群蝙蝠砸的稀爛。牠們的屍體，在血肉交拌中，仍然張開幽靈似的翅膀，在作勢欲撲裡，做最後的反噬！石屑中，慘然可見，幾個中國人，都被石矢擊碎了頭顱。鮮血像噴泉二般，向飄動冷雨的天空吐射。山地上盡是一片岑默，只聽到軍車上的火苗，在歛熄前啾啾地怪叫。一種燒焦了輪胎的異臭味，隨着雨水的潑動，而漸漸在寂寞的山間盤升。

一切都是悄然無聲地，展現在這個，充滿着悲劇感的山巔上。泥丘和石堆，埋着一群可憐無告的苦難者。他們在泥巴下流血和流淚。自然，也在作着微弱的傷吟。軍車只燒剩了一只骨架，歪靠在山崖邊，使人聯想到，博物館那種遠年怪獸的陳骸。地上泥濘如漿，把一切都塗抹的醜陋不堪。四具已被焚毀的，幾成焦炭的日兵遺屍，它們除了充溢着汽油味，就只剩下一種難聞的腥臭氣。在其中一具焦屍上，隱然可見，已被剖穿，並向外溢出的肝腸和胃臟。血水已蒸乾，但曲折形的腸綫，仍可辨認。在地面的泥潭裡，可見到一只已破碎的眼鏡。鏡框已燒成曲狀，但熟知此物的人，極容易一下聯想到它的主人。那個戴眼鏡的日兵，像幽魂不息似的，兀地在清冷的山路上，有意地，吹過一重使人發瘧的寒風。風息盤旋下，很容易看到一具焦屍。它全身都燒爛，使人無法辨識它的形狀。但它的手上，仍緊握着一支短鎗！那是德國的精湛軍械。是德軍最高將領，才得以使用的軍需品！

山頭上的崖巉亂石間，那批原本隱沒在樹叢後

的炮管，已寂然地，在神人不知的景況下撤退了。山叢上一下子退却了暴戾之氣。虫唧和鳥鳴，一聲迭一聲地響亮起來。山林間應有的自然氣氛，也漸漸地回復起來。遠處的山溝下，甚至潺潺的泉水聲，也清晰可聞。一兩聲像是猿嚎的尖嘯，也突過岑靜的空間，向此山間送來。雨勢不知何時亦斂止了，大地被一種自然界的靜謐覆蓋着。

泥丘上被掩埋的人，陣陣發出的痛吟，證明這些人仍然活着。不知那裡，傳來一截一截的悶哭聲。那是從泥丘下送來的。一壩泥漿被推湧着，兀地突出了一隻手臂。在泥水中，那臂膀上仍然涔涔地流血。手臂之後，泥漿又在撩動。這次突出了半副臉龐。那臉龐也佈滿着泥濘，但一只眼睛竟在蠕動。——那是仍在半昏迷中的張權！

從高處俯望下來。一片狼藉的山石和泥丘，活埋着一群人和遼千的蝙蝠。在山崖邊另一隅，一只已焚盡的軍車。路面上，攤着四具焦屍。山溝下的樹樞上，懸垂着一具無頭的屍首，但在血潮澎湃之下，緊匍着一群吮血的蒼鷹。

雨勢全盤歇止之後，涼風驟然而起。一片劫後的蒼涼，在猿啼虫嘯的寂寞空氣下，向山野間四處擴張。大地被愁悵鎖住了。連風景也像受傷一般，在靜靜地舔舐自己的創口。

(九)

集中營火燙似的營屋，聚集了上千的人衆，在輪候似地，一個送一個，向一間侷促而酷熱的醫務房走去。那房間外，守立着兩個日兵。一個手持着一冊皺摺而汗濕的點名冊。一個在隨着日兵的唱名，而逐個地驗明正身，才讓他們，相繼地向房間內走去。在門外的人衆，完全是從各地被遣送來的盟軍俘虜。他們除了英澳軍人，也摻有部份的印度兵及暹加兵。也有非軍人的平民俘虜。他們當中，大部份是在淪陷區，截捕下來的市民百姓。他們多是中國人、馬來人、印度人，及少部份的泰國人。據說，在本地區開戰之時，泰國是宣守中立的。但是，日本軍人很不能分清，那些是馬來人，那些是泰國人！只要日本軍人認爲稍涉嫌疑的，就一網打盡，全悉扣捕下來，並送到這個，靠近泰緬邊境的集中營來。他們一時語言不通，但很快，憑諸天然的手勢，這些人也相迭交談起來。他們最終，從緬甸人的簡單敘述中，知道這地方，是在建築一道，規模龐大的鐵路，全長大約超過四百公里。是日本軍人，計劃西進印度的，一條軍需供應綫。在這裡開路築橋的，就是日軍從各戰區，押送到來的軍事俘虜或平民俘虜。他們被送來這裡，唯一的目的，就是加速工事，盡快把鐵路建造完成。本地區的野戰

統帥，對緩慢的工事，很感不滿。連連下了多次告諭，令到駐守鐵路營的日軍，惶惶不可終日。加以天雨纏綿，工事無法順遂展開。一旦太陽出來了，又是熱酷難當。山林的虐疾又多，醫葯治療又幾乎沒有。在這種情形下，每日死傷人數日漸增多。日軍向各戰區求援，各地只陸續送來俘虜。醫葯根本沒有，連口糧也極少。在鐵路營的日兵，連自己受傷了，也無法醫療。吃不飽的關係，人人欠缺營養。只要稍爲染疾，轉瞬即成沉痾大病！

張權也是遣送到這裡來的俘虜之一。他開始踏入泰境，就沿途聽到，不少有關鐵路營的傳說。他們的一群人，在蝙蝠圍襲和山崖崩瀉之後，數十人被埋掩在泥石裡。他們多數，神智不清地，在泥丘下昏迷了一段長時間，各自在做着各式的惡夢。他們夢見自己魂歸鬼域，或者升騰天堂。但沒有一個人會料到，在日兵的增援軍到達之後，他們被從泥塊和石屑，蝙蝠屍中發掘出來之後。他們只是稍喘了一口氣，草草吃了一塊乾硬的麵包，就被粗魯地，趕上了一輛，更形龐大的軍車上。那車上有充份的軍械配備和良好的電訊設施。一路上，日兵雖然暴虐，但幸運地，他們竟獲得一些麵包和稀粥。他們在日兵的交談中，逐漸知悉他們的去向。有一兩個熱衷於熱帶文化的日兵，不住的向人衆們學習馬來話。由於人性的一點光華，使到他們之間，也逐漸地撤消了敵我的藩籬。日兵開始告訴他們：他們全數是，運送到泰緬邊境，營造鐵路的！

聽到這個消息，大家都發出各式各樣的嘆氣。張權和印度人一樣，他們都渾身傷痛的，在沉默中，讓心靈被一種無形的怪獸咬噬着。兩個印度人都說：「苦呵！」張權逕自的沉聲說：「我們，果真向自己的國家告別了！」他一邊說，一邊望向鬱鬱蒼蒼的車外。在那曲折如蛇的山道上，可以見到一些樵夫，把打完的柴捆紮好。他們使用一種瘦弱的黃牛，把柴薪負馱着。一路顛危的，沿着凹凸不平的徑路，向山下的鄉鎮走去。那裡在雲色掩映下，露出一柱稜形的佛塔。看看這景象，很容易使人想到，這是一個以寶佛，爲最崇敬對象的國土：泰國。

「聽天由命吧！」人叢中有人消極的說。

衆人在各自撫摸着身上的傷痕。愁嘆聲四溢。車聲隆隆地，在異國的國境上響動。連空氣都有點熱燥的。人們呼吸起來，益覺的有點困難和阻滯。張權望向山色寥落的野景。他看不出，這裡和自己的國家，有什麼顯著的不同。也許這裡有的是美麗奢華的佛寺，但這裡是莽莽蒼山，它們和自己的國家，看來看去竟同是一般的景象。

張權想到許多人，想到在烈火澎湃的時候，高橋上士那句悲憫而自得的話：「讓你們都得不到一

切！——」他記不清楚話是怎麼說的。但他確實記起，高橋上士在自毀之前，是要把一切「都隨着惡夢而去的！」

想到「惡夢」，張權心如刀割。他在半昏迷中，夢亂使他連家鄉的歸路都模糊了。他零碎地，夢見故去的阿媽，活着的阿爸阿妹，和難分難解的愛人。——一瞬之間，軍車內響起，日兵們在手拍着膝蓋，在學唱着一種原始的馬來情歌。那歌詞是婉轉和柔美的，是敘說一對有情人，在椰葉的晃映下跳舞和歌唱。——那真是一場夢呵！——張權一瞥間，看看全車上的同道。他們多是渾身泥渣，加上若隱若現的傷勢。各人都張開嘴，極其不雅地瞪望着虛空。大家都等待着，未來命運的新裁判和新方向！一下子，張權想起了年青人陳順和。那個倔強得近乎固執的年青工人。

——集中營內的人衆，在火鍋似的營屋內，不住的擦拭着臉上頂上和肚窩上的汗潮。每個人都赤露上身，下體套了一件深褐色的長褲。腳丫裸露在外。沒有一個人是穿鞋子的。幾個英國人，不住的震動眼皮，把涔涔流向眼眶的汗汁，硬撐地擦回去。幾個澳洲人，在低聲的訴苦着，他們顯然受不了酷熱的煎逼。一個澳洲人泛着蒼白的臉色，他移動顛危的腳步，像要對對立的日兵說什麼。但他的一個同籍阻止了，他好像勸他不要惹麻煩的意思。澳洲人搖動着無血色的唇皮說：「我只想求他，讓我快點離開這屋子！」他無奈的揚着手勢，張權看到，他的腕臂上，鑄着一個印記，那是澳洲海軍的紋印。旁邊十分多餘的，刺了一個女人的唇印。其他澳洲人都刺有不同形狀的圖形，只有英國人渾身都是白皙的。他們在苦熱中，仍然很淡靜的輪候着。

張權和年青人陳順和，二人一道靠在一根木柱下。那上面貼着日本文的告語，無非是「注意衛生，保持秩序」之類的。張權和陳順和一樣，也是著了褐色長褲。上身袒，腳丫精光地，和整千人，齊集在這個龐大、建築却很簡陋的營屋。這屋子頂脊及圍牆，都是鐵皮綴成的。窗戶極少，抑且遠離地面。連一絲僅有的熱風，也享受不到。屋央各有大小不一的木柱，柱面上盡貼着，各式日文的告語或口號等。不知是誰，竟然大胆地在柱紋上，鑄了一對男女相悅的漫畫。天外是白花花的驕陽。它的陽光，自窗戶外斜照向營屋內。那道光綫，像電筒光一般，向黑暗透射着。遠遠的看，煞像是一條斑斕的彩虹，橫跨在空際。但是營屋內，却像是蒸籠般燥熱。有些人站着，地上竟涔然的注滿了油汗。樣子看來端的不雅，宛似一個人在地上，撒了一泡尿似的。連周圍守立的日兵，也莫不汗流浹背。有三幾個一臉萎靡，被熱浪蒸騰得不住的震動疲倦的眼皮。

衆人在日兵的唱名下，相繼的往那狹窄，四壁髹着灰白色的醫務房走去。外面的人，看不清房子裡的究竟。但房後另開了出口。那裡出來的人，一臉都是灼熱的淌汗。有些甚至掩嘴咳嗆着。人人低下頭，頻頻眺望，自己臂膀上，白皙的肌紋裡，清晰地刺戳了一行字碼。也附加上一個異形的圖象。那是日本軍人，在每個俘虜身上，烙印下的俘虜痣。那是終生不能洗滌的表記。表示這些人都是皇軍的俘虜。他們的身份，從這一瞬起，即是大日本皇軍的永生俘虜！那些人就望着，那青褐色的字碼和圖形。不覺的吐了一口寒氣。在向屋外的陽光處踱去時，眼眶內罩滿了一重薄淚。一個神經質的澳洲人，竟然假在出口處的門框，低抑而無聲的啜泣。守立在門外的日兵，一邊管自揩汗，一邊用濁重的日語，對他咒罵着。

屋內的人衆，看看自己青白的臂膀，又望望那些，從醫務房出來的人。他們一踏出房門外，身份即被鑄記下來。他們即使戰後回歸，活着走向社會人群裡，此生却留下一個標記：他們曾經是，日本皇軍轄下的俘虜群。這是永生的恥辱！一場無休無止的惡夢，將隨着他們有生之年，而綿延無盡地，向生命的盡頭走去！

衆人都好像想起了同一的問題。大家像是憐惜自己似的，不覺用手摸挲着臂膀上的肌肉。人叢中有人用英語說：「這不是侮辱嗎？他們可以這樣做？——」可是，大家都熱昏了頭，竟然沒有人附和的說話。窗戶外的陽光，已逐漸移動。它游過了大半座營屋，終於在張權和年青人的身上，停佇了下來。陽光把柱條上的日文告語，照的特別晃亮。醫務房外的日兵，有氣無力的唱着姓名。張權看到，那個滿嘴臭牙的印度人，已搖動着佈滿汗油的身軀，向房門後走去。他清楚聽到日兵在叨唸「峇星」。這時候，他才知道，這印度人原來是叫這個名字。

張權像是沉思什麼的，把自己的頭顱，無意義的搖晃着。年青人陳順和，在陽光輝映下，像撫慰似的，伸手輕拍了他的肩膀，說：「不必發愁，張權。我們終於還活着，是不是？——」他樂觀地，凸露出他那排健康而潔白的牙齒。

「嗯。」張權沉應了一聲。他身旁另有一個英國人，用極禮貌的語氣，對張權說：「你能說英語嗎？中國人。」他溫文的晃晃腦勺，使他額上的一絡垂髮，很有風致地漾動着。張權對他兀地好感，用親煦的態度說：「略懂一點囉。請問，我能替你做些什麼呢？」

英國人直率地表露了他的欣喜。他說：「我是英軍衛生組的醫官詹姆士。他們——」他露齒苦笑，把他那久未剃刮的胡髭，微微蠕動着，「我當然

是指日本人。他們能夠，對一個只屬於衛生組的警官，施行這種不人道的虐待嗎？」他的抗議，使張權有點發窘。他的意思是，日本軍人不應該，對一個戰時醫療人員，進行類似如此的烙印工作。一個衛生人員，在嚴酷的戰爭中，是應該享受到某種優渥和豁免權的！——可是，這是日本軍人呵！張權有什麼辦法，向他解釋，他目睹過的，一個平凡的歐洲人華爾德，被日軍轟去半截臉孔的事實。一場戰爭中，總衍生出，許多怪誕而不可理喻的事。而今天，他們就載浮載沉於，這場不可理喻的戰爭中！

張權眼看著，陽光的光柱，逐漸向營屋的另外所在逸去。他對英國人無可奈何的聳聳肩，說：「我不能解答你這個問題，詹姆士先生。這是一場戰爭呵！何況對方又是日本軍人！」他最後的話滿有意味。英國人對他眨動了眼珠，像是恍然大悟的神情，對張權說：「原來，他們是這樣的！——」他的臉色，隨着陽光的流去，而顯得黯淡。張權忽然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他覺得這個英國人，實在表現得太迂腐太自私。他難道沒有想到，和他同一遭遇的人，竟然有上千之數。在這座營屋內，每一個人都是痛苦的。每一個人的尊嚴，都不應該受到，日本軍國主義者的抹煞和侮辱！張權想到這裡，已不再興趣與他答話。雖然他一再溫煦的，對張權提了幾個毫無意義的問題，但張權只能唯唯諾諾的，用虛套的話語敷衍着。營屋內的空氣，重重地被熱氣披罩着。人群裡的絕大多數白種人，這時候也頻頻發出怨尤了。張權的肩胛，被年青人碰擊了一下。他抬眼向他就望着。年青人問：「他對你說了些什麼嘍！」他的嘴角努了努，向着英國人詹姆士描劃着。

「一個自私的英國人！」張權表示不願多說地，揮了一下手勢說。年青人很不瞭解的，向花國人瞟望了一眼。這時候，日兵好像叫了什麼名字。英國人本能的，自喉嚨裡應了一聲，兩手向擁擠的人群撥動着。隨着警務房的彈簧門一閃一耀，他的身影已入房中。他踏入房門前，姿勢仍然優雅的，把額下的髮梢擺一擺，極具風度的向守立的日兵，輕淺一笑。可是他的眼神，却充溢着萬分的委屈和不情願。空氣仍然不見輕鬆，人人都像淋浴似的滿身發汗。

張權舉目，向面積龐大的營屋內張望着。他所見的，大多數是白皙的臉孔，和灰藍兮兮的眼瞳。那些西方人，有一種特殊的忍耐力。他們雖然嘴上，喃喃地發出怨語，但却出奇的遵守秩序。他們按着次序移動身子，絕少有在行動上有所逾越。倒是有一些緬甸人泰國人，在人叢中發出鼓躁的嘆息，有些甚至推擁向前。他們嘴裡說着誰也聽不懂的土

話。一方面比着手勢，兼瞪弄絡滿紅根的眼睛。他們大概是飢渴的原故，不住的用手摸搓喉項。一邊自說自話的，向日兵們陳訴着。可是日兵也在苦熱和燥渴中掙扎。他們恐嚇似的，揚了揚手上的鎗枝，對各人悶聲地喝罵着。緬甸人在操着他們的土話，並比劃着手勢，意思大概是表示飢餓。日兵愛不理他，回身走向一座水龍喉，佝腰向水流處吮飲。幾個泰國人，作着祈求的手勢，向日兵請讓水飲。日兵竟慈悲為懷，揚手示意眾人上前飲水。這一下子，十幾個有色人種，蜂擁上前，用兩掌向水龍喉掬水飲。連白種人也擠上前，把嘴巴趨近龍頭處吮水。一時秩序紛亂起來。害得日兵，揮舞着手上的鎗枝，人群才漸次的平復下來。營屋內升騰的熱氣，仍然苦煞地折騰着人眾。張權和年青人一樣，二人都熱得唇皮乾燥。年青人說：「我比你苦。先到了一天。在這裡，我已經輪候了整整一個晝夜！」他望了望四周。已經有些白種人，席地而坐。有些像練瑜伽術似的，在作着一些異常的動作和表情。

「我可以等。這無所謂。只是我感覺到飢餓！」張權想到飢腸轆轆，臉色也瞬間轉成黯淡了。他望着年青人，一時也不知應說些什麼，只是愁慘地，搖晃着頭。一點一滴的淚水，竟從他的髮梢上，紛紛向他的頸背潑落着。

「相信大家一樣。我一晝一夜，只獲得一頓稀粥及一塊麵包——」他溜了四周一眼，續說：「聽說，日本軍人也缺糧。他們也吃不飽。他們的國內，傳說也在鬧糧荒！」

「這我早聽說過了。這場戰爭，他們也一樣捱苦！」張權對年青人說時，眼睛却望向無精打采的日兵。在高聳的白種人重重包圍下，各日兵像侏儒似的，他們要仰着頭，翻昂起眼睛，才把白種人看得清楚。他們唯一不同的是，身若赤褐色，整齊乾淨的軍服。手上各持着鎗枝。少數甚至佩着軍刀。但站在洋人的面前，他們矮半截的身材，彷彿使他們產生自卑感似的，不時用凌厲的眼光，向滿臉滂汗的白種人掃視。正在眾人在熱氣裡呻吟的時候，忽然大叢裡，傳來一陣噓聲。有人推挨着別人，或踐踏着別人，使到酷熱的空間，忽然湧起一種無法形容的騷動。

「混帳的英國人，你要找死嗎？嘍！」一個日兵，在提高嗓音罵着。他說的是英語。接着噼噼啪啪地，是一片擱響耳光的聲浪。眾人向前探望，在營屋的出口處，一個腮頰上佈滿胡鬚的英國人，正被一個守立的日兵，狠力地在臉頰上擱耳光。那日兵身裁短矮，他擱英國人的耳光時，不時要踮起足踝，才夠得上高度。他的動作，看起真有點滑稽和荒誕。但全場沒有一個人感覺可笑。各人的心裡一

浮一沉，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故。只見到英國人微微俯着頭，在用手撫拭着嘴角的血汁。他揚起的手臂，有人看到，那上面刺着半滲血的字碼和圖紋。英國人不經意地搖晃着腦勺，認得他的人，在喃喃地祈告着。不認得他的人，則同情地垂下眼瞼。沒有人再願意，再細看他那毫無尊嚴的窘態。英國人的臉孔擺盪間，張權已看清他是詹姆士警官。他看來是開罪了日本人，正在那裡接受刑罰。

「是他嗎？那個自私的英國人！」年青人冷漠的說。他顯然對一切異族人，都有排斥的心願。看來他也不大喜歡白種人。他的話，使張權很有感慨的，臉頰上一陣赭紅。他後悔剛才對詹姆士的謾議。更不該在年青人面前批評他。他有點不能忍受，年青人那種毫無意義的偏頗和排外。他為自己的魯莽，而感覺不快地，兩只充滿油汗的手，在互相絞搓着。他一時沒有語言的，緊繃着臉。空氣岑默得使人難過。詹姆士被摑耳光的響動聲，仍不絕於耳。年青人似乎很感愜意地說：「給英國人一點教訓，那也是一種好事——」他的話還沒說完，張權已懊惱的喝止他，說：「你請不要在我的面前，說這種話。行嗎？」

年青人不覺的怔住了。他不知道自己說錯了什麼。只覺的張權溢滿汗水的臉龐，浮泛着一片蒼白。他第一次看到張權，這樣肅穆和沉痛的表情。他有些惶惑的，半自語說：「如果你不喜歡的話，我自然就不會再說！——」

營屋內又迅速地，回復到原來的悶鬱和熱燙。詹姆士在一陣喧嚷中，被日兵拖拽着，往營屋外走去了。人們偶然，用疲乏的眼睛，望向白皚皚的門外，只見到一群赤肩的白種人和亞洲人，相繼地，搬動着沉重的鐵塊和木條，往山下的羊腸小道走去。盡遠處，日本軍人搭建了高聳的瞭望塔。上面枕放着一挺晶亮的遠程機鎗。兩個日兵正在守望着。他們不時地，舉起手望遠鏡，向營屋或山叢的所在瞄望。在山巒四處，都圍起尖利的鐵蒺藜。也有重重疊疊的沙包，在沿着草坡堆置着。許多隱約可見的機鎗或炮管，在沙包的縫隙處冒出來。日兵們，偶然在草坡上操練。但火熱的天氣下，連日兵在操練時，也顯得有神無氣。一柱高揚的日本軍旗，光芒四射地，向蔚藍無盡的天空飄動着。草坡上的俘虜群，仍然在汗雨淋漓中，一步一沉重的，肩負着各式的鐵條和木樁，往山下鬱深如海的綠林走去。

張權在逐漸走近醫務房前，他隨眼望着，門外那遠在艷陽火照下的山景。他揩着頸背的汗潮，深沉地噓了口氣。他覺得，這幾天以來，盡眼所見，皆是莽莽蒼蒼的野景。自己一生以來，從沒有像現在這般的，和大自然這樣密切的接觸過。大自然似

乎從現在起，就永遠和他相隨下去。永遠到也許沒有盡頭。他將一生和大自然守望至老！

在張權跌在深遠無邊的冥想時，年青人已轉身進入醫務房的彈簧門後。他在一片虛空中，游目向人群中顧望。許多白種人，都被日兵允許，在水聲嘩嘩的水龍喉下，引頸飲啜清水。或者，把冷凜的水花，不歇的往自己臉上或胸脯上潑弄。一些緬甸人則倒臥在濕漉的地面上，在享受着那種沁入心胃的清涼。不知誰在發出，適意後的自然呼聲。只是聲音聽來，有多少許淒涼和愁慘。

張權被酷熱和飢饉，折騰得渾身打顫。他正在昏淘淘間，見到年青人，自醫務房的側門後，閃身出來。他不住的抬起手臂，眺望着臂膀上，那微然滲血的表記。他臉色蒼白中蘊含着憤懣。回頭向醫務房狠瞪一眼。他臨跨步向營屋外走時，回身向陷在幽黯中的張權揮揮手。張權亦揮手向他致意。二人交換了一下眼色。年青人隨即向陽光普照處趕去。這時候，張權才看到，他萬分不情願的，向一個身材奇矮的日兵，作了一個毫無誠意的鞠躬。日兵不屑地，向他揚揚手勢。年青人即時，向陽光茫茫的所在隱去。

這時候，張權才知道，剛才詹姆士為何會被日兵咆哮並擱掌。也許他的倨傲和尊嚴，使他無法向一個日兵低頭。但他不知道，在這地獄似的所在，他的驕傲和尊嚴，其實早已被日兵，放在地面上踐踏。他在這種處境裡，其實和一只螻蛄沒有異樣的。他只要能夠活着下去，已是絕大的僥倖了！

張權差點想到入迷，頭腦有點渾沌的感覺。他的臂傷其實未癒，舌根上的麻痛也未消退。他對這些都能忍受，唯一使他痛苦的，是飢腸咕嚕。他已經兩個晝夜未進米粒了。飢餓的感覺，使他蒼白的臉更形蒼白。連手勢稍為提起，也顫抖不堪。他鼻腔上，被一重使人窒息的熱氣盤罩住，一種欲打噴嚏，但又未能的衝動，湧上喉膈。他一時腳下踉蹌，不着意地倒在旁側一個澳洲人的肩胛上。那人留着一頭的棕髮，連胸脯上的幼毛，也是棕色的。張權對他致歉地，連連擺着手。但他沒有說話。好像連話都不想說了。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下，說話的慾望都提不上來。

「你是不是病倒了？中國人！」澳洲人有點遲過地，用手搓揉着頸溝內的污垢。他對張權說話時，不住的震動他那雙灰藍的眼睛。張權無意間，注意到他的眼睫毛，像女性般的細長。這澳洲人，舉止間有點女性化的婀娜氣質。

「不。我只是飢餓——」張權有點難過的說。

「誰不呢？大家在這裡，都困了一日一夜囉！」澳洲人又是搓弄着臂腋下的泥垢。但外表看來，他當然也是飢餓不勝的。他補充着說：「日本人，

也太沒有人道了。這是違反國際公法的一一」他說着，眼睛翻剔，作了一個女性似的卑蔑狀。張權對他的形態很不欣賞。他瞬間，想起被日兵殺戮的華爾德，那個幹記者的文化人。他曾經和日本軍人爭議。所說的也是「國際公法」。可是，他最後却屍骨不全的，葬身在遠離他自己故鄉的，南荒異域了！

張權毫無意義的，對眼前這個稍帶異狀的澳洲人，眺望着。並搖了搖頭，表示他沒有話說的，對他歉意一笑。澳洲人誤會，張權是一種友好的表現。他忙不迭的自我介紹說：「我叫奇南。澳洲空軍的飛行戰鬥員！」他挺了挺胸。張權這才看清楚，他的胸脯上紋了一只飛行員的標記。只是蓇蓇的胸毛下，標記顯得隱晦不清了。

「我知道。你是戰績彪炳的飛行員一一」張權嚥了一口飢餓的涎沫。對他輕瞥了一眼，半酬酢地說。

澳洲人大喜，對張權絮叨地說：「你是如何知道的呢？中國人，你快告訴我！」他那歇斯底里的腔調，實在使人聽着厭煩。張權無可如何的，用眼光瞭望了他臂膀上，半隱半現的疤痕。那是一種傷痕，大約是利器刮傷，所留下來的斑疤。他的眼光猶未收回來，澳洲人已得意之甚，對張權誇口說：「我是澳洲空軍的優秀戰鬥員。有過幾次，被機鎗所擊。在我身上，留下的創痕，實在連我自己都不知道有幾許！」他說着，炫耀似的，揚起臂幹。這時候，張權才見到，他的臂腋下，赫然地有一道漫長的縫綫。在傷口的縫合處，肌肉扭成一團古怪的形狀。

「空軍戰鬥員哦，真不簡單！一一」張權想到他英勇的戰鬥事蹟，也不能不由衷的表示欽佩。

「從開戰到現在，我一共擊落過，十多只的日本戰鬥機。是我一生，最感榮耀的事！一一」他說到這裡，稍為頓了口氣，用表情顯示他此刻的飢餓，說：「可惜，我還是被俘了！那些日本鬼子，只恨我炸得他們太少！」他說到最後，用一個雅緻中帶點女性化的手勢，再做一個鄙夷的表情。張權被他逗得有點樂趣起來。他對澳洲人第一次，露出一點好感說：「戰爭就是這樣一回事。你被對方俘虜，或者對方俘虜你。這是這樣簡單！」

「這樣總比戰死的好！」澳洲人有點黯然地說。他隨眼，叮望着出去的俘虜，人人恭謹地向日兵行鞠躬禮。他說：「我不相信這一套，軍人戰死，才是最高的榮譽！」

張權聽他的語意，復後又審察着他的表情。發覺這個澳洲人，很在乎他的軍人令譽。他好像因為自己的被俘，而耿耿而懷。有些軍人認為，被俘是一種永生的折辱。一個優秀的軍人，是情願在沙場

上捐軀，而聆於淪沒為階下囚的！

「我不是軍人，不大瞭解軍人的想法！」張權微窘地聳聳肩說。他實在也在酷熱和飢餓下，感到腦袋渾沌不清了。

「其實，我已經為這個國家，付出了許多一一」澳洲人不知為什麼，語氣有點不情願起來。他彷彿有點受屈似的，對張權抱怨說：「你知道嗎？中國人。在我們的軍隊裡，就盛行一種想法。許多人都認為，我們實在不應該，在亞洲的土地上，犧牲我們的生命！」他一邊說，一邊小心地觀察張權的反應。猶恐他反感似的，他對張權苦澀一笑，說：「希望我的說話，不致於使你惱怒！」但張權並沒生氣。他見過日本軍人，也多少瞭解他們對戰爭的看法。戰爭的確會使一個人，矯情和乖戾起來的！就好像高橋上士，就是一個矛盾的軍人。一方面他們積極的侵略，一方面又懷疑戰爭的意義。他們儘管否定自己的侵略行為，一旦在軍人名節的關頭，他們又能夠勇毅的犧牲一己而無憾！

張權一直到今天，仍然想不通，這種微妙的軍人心態。他噓了一口長氣，對澳洲人說：「我尊敬你們軍人一一」澳洲人也和煦地接續說：「我是空軍少尉，叫奇南少尉。」

「哦，奇南少尉。我來此之前，也遇到過一個日本軍人。一個極有氣質的日本人。他與你一樣，好像大家都不在自己的國土作戰，是一種百思不得其解的事情！一一呃，不過，也許我是誤解了他，也說不定！」張權想起高橋上士，一個謎一樣的日本軍人。真不知道，他想的是怎麼回事？一個對自己國家懷疑，最終又為自己國家犧牲的戰士！

張權感到思緒紛亂。也感到頭腦沉重得很，連思索問題都欠缺靈便。他連聲對澳洲人說「對不起！」澳洲人也不瞭然，他為什麼要致歉，只覺得這個中國人頗為費解。他只是對張權一笑，那神情真的有點女性的雅致。

「這是一場觀念混亂的戰爭。我是這樣想一一」張權拭着鼻脊上的汗珠，說：「日本人不在自己的國土上開戰，你們澳洲人也是。大家都覺得不值，但大家又都犧牲慘重！」

「原來，日本人也有這麼的想法哦一一」澳洲人咬着唇皮，半響又說：「我真的想不到，這不是很荒誕嗎？一一」他變成喃語似的，說着話，用手掌燙平着腦勺上的棕髮。

「事實的確是這樣！一一呃，不過，我也許真的是誤解了他們一一」張權說着自己不能肯定的話，眼眸中散發着熒散的光芒。他忽然想念起高橋上士來了。他臨終時在火勢熊熊中的說話和身姿，都像畫片似的，在他腦海中，交溶地浮現出來。他想起火浪沖天的形景，心頭頓覺翳熱的，才驟然跌回

到現實裡來。四周的人，都像大雨淋浴後的，全身都是濕濡的，發出腥羶味。日兵站在醫務房前，用低啞似的聲氣，在呼喚一個中國人的名字：「張權！」他的聲音實在太低了，使周圍的人，無法聽得究竟。但人人都知道，這是一個中國人！但人叢中，沒有人走動出來。一時間，人衆都交投着目光。大家只向黃臉孔的中國人看去。

張權下意識到，這可能和自己有關。他伸長油膩般的脖子，向前面的人探詢。那些人搖了搖頭，表示聽不清楚。張權撥開人衆，向唱名的日兵走去。那日兵正在惱怒的，強撐起疲倦的眼皮，向人叢中掃視。他一瞥間，看見張權，他搖着手勢，對他喝問着：「是你嗎？中國人！」他說的竟然是中國話。雖然聲調上顯得澀硬，但倒是清晰可聞的。張權帶點慚愧的說：「很抱歉，我聽不夠清楚！」日兵提高聲調，用狠極的語氣，對他斥罵道：「我叫的是張權。難道你是聾了不成！」

「我就是，張權。」張權對自己的輕忽，感到內疚似的說。

「你是應該聽到的。中國人！」日兵揮了揮身上的名冊。那皺摺的紙皮，臘臘地發出聲響。四周的熱浪，仍然欺人的包攏而來。張權感到喉腔發燥的，掙扎着也喊不出聲音。他對日兵，投出祈求諒解的目光。日兵看他悶聲不響，一時志怒，舉手就擱了他一記耳光。那清亮的聲響，震懾得衆人，瞪眼望着腳步浮晃的張權。張權幾乎仰身翻倒。他臉頰上一陣刺痛，熱辣辣的，使視線都模糊了起來。他強忍住嘶喊的衝動。對着日兵，他作了一個尷尬難堪的表情。他的聲音，低到不能低地說：「我不是有意的！——」他那飢餓的形色，很快就被日兵觀察出來了。他對着張權，彷彿也聯想到自己的飢饉。這使到他，不覺的向營屋內的人衆瞥視一眼。在熱氣瀰漫的空間，幾百人東歪西倒地，靠立在偌大場地的四周。有些人像已支持不住了，不歇地向地上嘔吐，但所吐的，除了一泓胃液外，已別無所有了。

日兵心頭裡，也掠過了一點難受的感覺。他對張權揮揮手，仍用中國話說：「你還不進去嗎？嘎！——」說完，他自己亦揩了揩汗。身上那疊名單上，一下子蘸滿了酸臭似的汗汁。張權在這一瞬間，迅速地轉身，進入那被彈簧們隔着的醫務房。他感到渾身舒泰。他知道，只要讓自己臂膀上鑽下一個鑄記，他就可以，盡快離開這個火鍋似的營屋了。他在這裡滯留了一個晝夜，連腦袋都被熱燙得幾乎麻木了。他感到自己，費盡了極大的力氣，才推動那扇灰白的彈簧門。門內是一間，極其侷促和簡陋的醫務室。一座熱風騰騰的電風扇，在搖着風向，把四周的凝熱，吹晃得更使人難受。一種沁鼻而

來的葯氣，在房間個擴散。熒光燈的照明下，一個身穿白袍的日本軍醫，在翻動着無表情的眼光，向張權睜望了幾眼。另有一個也是罩着，白鬆衣袍的人，在低着頭，調弄着一只鑽嘴形的針支。她半截臉略為紅暈，一點似乎淡得沒有的唇紅，使張權在腦海迷濛中，仍然感覺到，那個人是一個日本女性！

張權抬動困難的腳步，向一只為受療者，安置在熒光燈下的木椅上。燈光發出慘白的光芒，照在那滿身亮白的醫師上。他在平板的臉孔上，嵌有一雙灰黯的，却盯望人，使人滿身不舒服的眼光。張權被他盯視着，突然感到頭腦清醒了許多。他的臉頰被日兵擱動過，一種熱痛，仍然在腮角上盤纏。自己原先的舌傷，也因之被撩動創口，而流出絲綫似的血潮。他無力地，伸出舌根舔弄着嘴沿的血液。他感到一腔的酸澀。旋即，看到地面上置了一玻璃盅。這是一種盛葯用的器皿，完全是封箍着的。在每只玻璃盅上，分別用日本文，書寫着血型類別。也加上日期註明。玻璃盅在燈光下，透出一重反光。把內裡貯存着的血水，在淡白的熒火下，反射看來有點可怖和惡心。

在日本女人動手，在一只玻璃盅上，安置好一條細長的吸管時，張權神智兀地清醒過來。他幾乎在喉腔內，噴出了一聲吟叫。他用日語說着：「你們，呵！是要抽取我們的血！——」他說完，正要翻身掙扎的時候。那醫師的已在他的鼻腔上，罩了一塊葯味濃厚的棉布。他感到天旋地轉。眼前的日本醫師和他的女性助手，兩人在風扇轉下，仍然溘溘溢汗。他們極其迅速和熟練地，把張權的兩手臂幹，先後搭上了吸管。那像是被蛇腰纏住的感覺，一下子凜然地湧上他的心頭。張權的鼻腔上，仍然罩着濃烈葯味的棉布。他昏淘淘的感覺，已逐漸侵襲了他全身。他在嘴裡，夢囈似的，低喃着說：「抽血！——你們，抽血！——」他在神智完全潰沒時，感到一支銳利的金針，抓騷似地，向他的左右臂骨上刺戳。他起先感到一種寒涼，在他的臂腕上傳來。接着是身上，有一種被鞭苔的麻痛。連骨髓都騷軟起來。全身像浮晃在雲絮裡，飄飄然，而意識漸告隱沒。

不知經過了幾許時間。張權在另一種，鑽入鼻腔的葯氣中，驟然地轉醒過來。他被頭頂上的熒光燈，照得眼瞳發脹。心腦裡溢起的麻痺感，使他眼光呆定的，看着眼前那日本醫師和他的女性助手。醫師臉上透着汗水，也露出極其陰惻的笑容。女的也睜望了張權一眼。她毫無表情地，在一只盛滿血汁的玻璃盅上，用快捷的筆法做着記錄。房子裡仍是煥熱難當。那風扇的吹晃，反倒使張權，全身像被雨浴似的混透。他的腦筋，隨着鼻心內的葯氣浸濡，而漸然的甦醒過來。一瞬間，他背脊浹汗的，

意識到自己的遭遇。他無力而哀告般地，說：「我被你們，抽光了血——」他說着，帶着自憐的眼光，望向地上，那一排密綴着的玻璃器皿。那裡已灌滿了，各式型號的血汁。那是日本軍人，極為需要的血液貯藏。他們留着灌救自己的生命！

張權一切都明白了。他沮然地，自喉嚨了吟嘆了一聲。他用日本話，對那醫師說：「我對日本軍人，感覺到很失望！」他同時，向這對日本男女掠望一眼。那醫師只是陰笑一下，並沒有說話。女的回身整理櫃架上的藥品。張權看不到她的表情。但看到她凸在白袍上的窈窕身影。

空氣像凝結般的使人難受。張權舉起兩臂，見到臂肉上，隱然可見兩道針孔。那裡星點着血絲。感覺上仍有一重麻癢。他再看看右臂脰上，赫然針刺了一行，阿拉伯的字碼一七四四。旁邊另有一個，銀元般大小的圖案。那是本營的一個誌號。這是標明俘虜的身份和所屬的。即使一個俘虜，在逃逸而野死後，根據字碼和誌號，很快即能確認他們的身份和出處。這是絕為妥善的身份鑄記。每一個進入俘虜營的人，他們就例行，要做這一道充滿着恥辱和虐待的手續。可是，事先誰也不會想到，日本軍人還會抽他們的血。要用他們的血液，去拯救那些因侵略他們的國家，而身受創傷的日本軍人！這就是日本軍人的戰時道德！

張權咬着泛白的嘴唇，移步向出口的暗門走去。他從來不會想到，他的腳步，竟然是這樣的沉重和遲緩。他費了一些氣力，才把步勢向前提了一步。在白慘的熒光燈下，他的臉色像僵死後的恐怖。但他毫無所覺，只感到胃臟溢滿了酸液，想吐不吐的，頻頻抽抽着喉核。日本醫師竟然表現了熱烈的心腸。他上前稍為扶持了張權一下，然後向出口的暗門，作了一個請走的姿態。張權回眸，望向這個一直不會說話的日本醫師。又望向那出奇嫺靜的日本女性。他們二人一直沒有開腔說話。彷彿兩個啞吧似的，他們只用眼色和動作，交迭地傳遞着訊息！

(十)

離開火燙般的醫務房，張權曳着顫弱的腳步，向營屋外，誘人的陽光晃照中走去。他一步一回頭，向被熱潮沖擊着的人群眺望。在人頭攢動中，他看到和他一起路上來的印度人。但不知怎地，日兵把他們隔離在，營屋的另一方。在那裡，另外有一個醫務房，門口也有一個熱累不堪的日兵，蚊蚋似的喚叫着名字。在那裡，麇集着的，全一色是印度人馬來人緬甸人泰國人等。他們中有些甚至赤露着下體。汗水把他們的胴體，染濡成一條油滑似的鱗魚！

張權向這方面的營屋游顧。只見熱氣裊裊中，那個女性化的澳洲人奇南，對他揮揚了一下手勢。他仍在人群的包圍中。他那棕色的髮毛，使他在人叢中，顯得凸聳出來。張權就視着沉黯的營屋，眼睛有點酸痛。他被抽血之後，腦膜裡一直都混亂沉鬱。身體忽然間搖晃不定。他暗叫了一聲苦，連忙把扶着營屋的門框，眼睛望向陽光如箭的晴空。門外那低矮的日兵，對他凶巴巴地叮望着。他向張權揚了揚手，示意他上前敬禮。張權蹣跚的步態，更使日兵惡感。他惱怒的斥罵說：「中國人，你裝死嗎？還不行禮！」他說的是英語。語調含混得使人不知所云。

張權踏出營屋，向木級下躡去。他向着盡藍的晴空，作一個貪婪的長呼吸。他的思緒漸次正常了。心胃的酸楚也漸然平復。步履也輕快的多。他剎時間，感到陽光和空氣的重要。他仰臉咧着嘴，對天穹作一個苦澀的趣笑。

「中國人，喂！你——」日兵氣惱的，躡步上前，向張權仰臉地就望着。他看到張權那副紙白的臉龐，不覺有點怔住了。心念轉動間，還是對他喝罵說：「你不聽見我在說話嗎？喂！」他誇張地，踢響腳下的軍靴。那聲音使人心頭悸動。四周的日兵，也不期的投注目光。他們上下顧望，這個恍似從地獄裡，移身出來的中國俘虜。他臉龐至肚臍窩，盡是一片煞白。張權走落木階，向日兵苦澀地說：「我感到很不舒服，皇軍先生！」他這次操的是日語，這引起日兵們的好奇。有人在「嘖，嘖」地嘆氣着。好像一個俘虜，能講日本話，是莫大的奇蹟！

「好哇，中國人，你居然能說日本話！」矮個子的日兵，滿覺有趣地，上前對張權瞅望着。其他的日兵，也移步向張權包攏起來。後者臉有窘態，他不免後悔，自己方才說了日本話。他猛力的擻擻頭，好讓自己清醒一點似的。他在抽血之後，竟比平時遲鈍和含混得多。

「問問他，日本話，我的爺爺，是怎麼說的！」一個乾瘦的日兵，透着靈利的鼠目，作一個惡作劇的表情問。

他的話，引致其他日兵的趣笑。陽光漫漫，山丘上盡是各式人種的俘虜。有一批英國人，合力在推動一條合抱的樹幹，往山下密密叢叢的野路滾去。一批中國人和印度人，在幾個日兵的指揮下，正把一條條路枕似的木塊，各人肩負在膊上，向山下的斜路扛去。在曲折的山路上，開來了一輛小型的吉普車。車子一顛一盪的，往山上的營屋裡來。

張權很委屈的，對日兵們說着話。日兵好像有許多搞不清楚的問題，要向張權討教似的。他們明顯的，是要從這個狼狽的中國人身上，找尋一點異

國的奇趣。他們對張權打聽，在本地區，那一處所在的女人最美？他們頻問，中國女人怎樣？越南的、泰國的女人怎樣？另外，他們也饒有興味的問：什麼地方可以找到，美麗的馬來女子？

不住淌汗的張權，在白中泛紅的臉色下，用他極其流利的日本語，對這批野性無聊的日兵，作着艱苦無比的應對。近十個日兵中，有過半以上的，都對他打聽女人的問題。有一個，把嘴巴湊近張權的耳邊，向他問了一件難以解答的問題。張權紅暈了臉，連滿腮上的鬚髯，都羞赧般聳立起來。他只是搖晃着頭，用沒有回答的表情，回答着日兵。他感到臂幹上，被針鑽的傷口，在火灼的陽光下，溢起一種刺痛。他幻想自己，像一個被抽盡了血的人，只剩下一具皮囊，在虛空上飄盪。而最終蹶倒在，風塵撲撲的泥土上。

日兵們在訝然的聲氣中，眼看張權搖晃地，幾立不穩的，向其中一個日兵身上倒去。日兵們齊呼「哦！」了一聲。一個日兵把張權，強力地扶向營屋外的一株樟樹下。他讓後者坐落在樹腳下，然後噓了口氣，說「這個中國人，蠻有趣的！——」其他日兵，也怪笑的咧着嘴。一個褐色臉孔的日兵說：「他是餓壞了，我看——」另外日兵們，有人在說：「他真的是一個病人嗎？為什麼臉色這麼難看！」在眾人議架之中，張權像從迷夢裡，轉醒了過來。他疲乏的睜開眼皮。口腔頻頻的搐動，牙齦相互磨搓着，發出一重難聽的聲響。一道濃稠的胃液，竟然冲出口腔，向頸脅內逸去。他的胃臟裡一陣翻騰，猛然喉膈一緊，一種酸苦的穢物，自口腔內噴出。他刹時間，滿眼迸露金星，整個人癱攣地，抽搐了一下。旋即匍在樹幹上喘氣。

衆日兵也不覺一愕的，在瞪圓着眼睛，向在樹幹上，兩肩發顫的張權望去。他用手拭去嘴角的胃汁。復撫摸着煞白中，浮着熱汗的肚臍。他喉嚨裡迸出一重吱咕的怪鳴。他抬起呆鈍的眼光時，背着白花花的陽光，他看到一個日本軍人的剪影，在反剪着手，昂立在他的面前。

張權看不清楚這個日軍的臉貌。只感到這是一個生氣勃勃的軍人。他年歲不很大，還未屆中年。兩觀微微聳立，國字型的大臉。在清俊的臉相下，透着一點點溫文的雅儀。

「呵！真的對不起——」張權揩拭了一下，滿灘在自己身上的嘔吐物。很歉意的，用日本語自語着。

「他，是幹什麼？」日軍穿著畢挺的軍裝。載着的軍帽，把他一雙凌利的眼睛，微然遮住。但他炯炯的眼神，倒是他周圍的人，瞥眼間即可感覺得到的。他望向着一身污穢的張權，話却是問向身畔的日兵。

日兵中一個說：「少尉，這中國人，看來是餓病了！」其他日兵也領首稱然。在衆人之後，山路的陡坡上，停駐了一輛小型的吉普車。那正是方才，自山腳下顛盪駛來的車輛。那車上仍有一個駕駛的日兵，在佇候着命令。

張權在朦朧中，聽到日軍在說：「他是病了，或者餓暈了，都應該給他一點乾糧。他能夠說日本語，對皇軍很有幫助！」以後的話，張權已聽不清楚了。他只感到頭腦發脹得難過，喉嚨乾燥得像要爆炸。他正發着夢囈式的喃語，頭額上兀地一陣沁涼。他幾乎受驚的叫喊出來。一重冷凜的水露，已單臉的把他潑醒。他怔忡間，已有人在他口腔內，塞送了一塊麵包。手掌上也同時，握捏着一支麵條。那是長型的麵包。一重香脆的氣味隱然可聞。

「謝謝——」張權微弱的說。他一邊嚼着麵包，一邊用手背拭撥着身上的水漬。他很清楚，自己這一副形相，一定十分難看，但他已餓得不顧顧瞻，只是張開大口，不歇的把麵包往嘴腔裡塞。轉眼間，他已吞吃了大半截麵條。

日軍一直站在樹蔭下，向這個被飢餓折騰得，失去了尊嚴的中國人，瞪目地凝望着。「呵，中國人！——」日軍不知怎地，從微嘆中，發出了這一句莫名的自語。

「我是中國人，謝謝你，給我的麵包！——」張權竟然迅速地恢復了神智。他聽到了日軍的說話，以為是向自己說的。他回答的同時，抬頭望向這日本軍人。這時候，他已看清他的襟章。他是一個陸軍野戰隊的少佐。

少佐登時，臉上有一種熱辣的感覺。他的自語，是出於內心的感嘆和歉疚。他根本不願意，在外人的面前，流露他的真性情。他像內心的秘密，被人戳破似的。他連忙板正了臉，眼睛向四周流巡了一眼，才肅然的對張權說：「大日本皇軍，是不會虐待俘虜的。你如果病了，皇軍會恩準你休息。如果餓了，也得到些許的糧食。記住——」少佐晃動着國字型的臉龐，眼光銳利的投向張權，「皇軍需要你們的勞力！在這裡，好好的幹。幹得好，你絕對有機會榮歸故土！」他說話出奇的快速，張權幾乎跟不上。不住的皺尖起眉梢，對這個充滿活力的日軍駐望着。

少佐說完，用一般日本軍人慣有的陰笑，對張權上下身游望了一眼。他像要說什麼，但又頗能自制的，把話嚥回了喉腔裡。他只揮了一下無意義的手勢，轉身欲往營屋內走去。

張權已靠在樹幹上，他對日軍說，聲調平淡中帶點真摯：「我還是要說，軍長，謝謝你給我的麵包！——」他揚起乏力的手勢，在晦暗的樹影下，他兩只臂膀上的傷口，仍然清晰可睹。也許臂膀

上傳來隱痛，使他微細地扭歪臉容。日軍鷹隼似的眼睛，早已認出了，那是一種被施行輸血後，留存下來的殘痕。那是一種違反人道的過量抽血！日軍本能的「哦」叫一聲。他馬上明白了，這是怎麼的一回事。張權煞白的唇皮，已顯示了他曾受到日軍的戕害！

「你叫我松下少佐吧，中國人！」松下少佐忽然感到內心不安。他用極平和的口氣，對張權說道。

「松下少佐——」張權默誦似的叨唸着。

「你是一——」松下少佐稍為收攏起眼綫，望着張權手臂上的字碼，說：「一七四四，我會記得你。中國人！」他說完，即轉身踏上木階。一路蹬蹬響地，踢擊着晶亮的軍靴，往營屋的門框後走去。在四近的日兵，在少尉行經過，紛紛肅立行了舉手禮。衆人瞬刻間，完全岑默了下來。

張權全身靠在樹幹上，良久，才噓了口氣，舉腳往山丘對面的營屋走去。那是俘虜們居停的地方，是一排低矮，用鐵皮或木片搭成的建築物。四周環綴着尖利的鐵蒺藜，也有一排生鏽的鐵欄杆。此外，站立了幾個巡察似的日兵。遠遠也建立了一座瞭望塔。上面除了崗守的日兵，就是一挺油亮的中型機鎗，向營屋四外，嚴謹地佇望着。

「喂，中國人，你的宿舍，在那邊！——」一個似乎好心腸的日兵，遙指着山丘的東面。那座屋頂上綴着鐵皮，陽光反射作用，把整座營屋，都折翻起一團白光的建築，對張權說道。那說話的日兵，是一個微微胖頓的下士。

「哦，謝謝你——」張權提着蹣跚的腳步，向雜草橫生的山路走去。他走出樹蔭之外，馬上感到熱帶的酷熱，在他的四周漫騰着。陽光如矢的刺在臉上，感到的那種騷癢，真不是語言所能形容的。他翹眼望向山溝的對面，看見一道迂迴的鐵路，正由一群人衆，在「噫啾」作響地鋪施着。一輛迭一輛的挖泥機，正把一簇簇的黃土，往山下的河流上潑去。河水浴浴中，已有部份的河面，被黃土填平了。在那裡，日軍搭起了一座臨時的工事房。在裡外間，各式的日兵進出着。日軍的軍旗，在油綠幽深的樹林中升起。旗面那四進似的光芒，隔着遠山的氤氳，仍然清晰的觀望得到。一只軍用炮艇，在水流湍急的河面上停泊着。

不知從那裡，傳來了一聲迭一聲的喇叭響。天上雲頭密集，陽光普照。把整個山景，都照射得清亮亮。喇叭響過之後。山上的人，很快就看到，一群在持鎗操練的日兵，正在發步，向山上的營屋所在跑來。

張權一邊撐持着虛弱的身子。一邊四處游望，把這個山巔的野景，盡情攝收眼底。他一邊注視着

，人群在奮力的，把一塊塊木條，枕在石粒纍纍的路面上。也注意着，日兵在麼喝着—批人，正把一輛沉重的挖泥機，往山叢的坡道上推去。有人在樹林後，發出可怖的驚叫。好像發生了什麼意外，引得衆人都住了手腳：仰長脖子在探望。日本們也趨步上前探望。不久之後，又是日兵的喝罵聲，人群仍然「噫啾」的哼叫着。工事旋又繼續展開。

站上了營屋的木階，張權抬頭一望，才看清這宿舍，是新斫的建築物。這是簡陋的屋子，只有一層的樓面。裡面密密麻麻地，鋪滿了簡便的單人床。上面有一件薄質的被單和枕頭。床面上各置一只漱口盅及一件浴巾。之外別無所有。整個營屋內，粗算可容納三百人衆。四壁開有大小不同的窗戶，連窗扉也闕如。張眼即可遙望，盡遠的白雲和近處的紅樹。陽光在窗外，肆無忌憚的泛濫着。

張權從戶外，走入營屋的幽黯處，眼瞳一時不能適應過來。只感到眼膜裡，佇留着一顆燃亮的火球，久久不能消退。他在門檻處佇立着，耳邊聽到，隣近的床鋪上，有人一高一低的放聲呻吟。他鼻腔同時嗅到，一陣腥羶的惡味，自地板上盤升上來。他低頭一看，地上盡是一片嘔吐物。那呻吟的聲音，也清晰的表明，那是一個白種人！

張權待眼睛，完全適應黑暗之後，趁着遠處窗戶送來的幽光，他清楚看到，營屋內，各床鋪上，都坐滿了各式人等。在靠門的床位上，躺着一個棕髮的澳洲人。他在床上呻吟中，不住用手，摸挲着胸膛的瘀傷。那澳洲人，在舉止上，帶點爾雅的味道。仔細的盯望一下，才發現他有一點女性的風姿。一個帶點女人韻味的碩壯男子！

衆人抬眼，向張權這個新來的同道，投以一瞥無神的眼光。營屋內自然酷熱。鐵皮的屋頂，把熱氣蒸發下來，把衆人都變得渾身發燥。只是這裡的窗戶多一些，使衆人心腦裡，仍然清醒一些。大家想到，受困在醫務房的營屋裡，那種令人心胃發漲的悶熱。各人仍然感覺到，這裡仍然是一塊天堂樂土！

張權一瞬間，自腦海裡掠劃過這個念頭。他感到愜意地，輕噓了一口氣。用極友善的神情，對人衆顧望了一眼。他口中沉吟似的自語說：「好，大家都好！——」他說着的同時，注意到那個，橫躺在床上，手撫胸口上，那青紫色的傷口的澳洲人，才兀然的驚詫一聲：「呵！」

澳洲人也微睜着苦澀的眼皮，對張權瞅望了一眼。他微弱的，把話艱苦的說出來：「中國人，是你哦——」他透出的笑靨，讓人才看清楚，他兩頰上凹了兩只淺淺的酒渦。

「的確是我，奇南少尉！」張權靠近他坐了下來。他坐在澳洲人的床畔，仔細的凝望，才發現他

的胸脅上，透出一重青瘀的傷勢。那大約是被金屬硬物砸成的。傷口綻出的血絲，已流變成黑紫色。

「他是被日本人，用鐵條狠狠砸傷的！——」立在床沿，一個褐色皮膚的泰國人說。他說的是聲調特異的馬來語。

「爲什麼？抽了我們的血，還要毆打我們！」在人牆之後，另一個中國人，靠臥在床面上說。人衆回身向他就望着，才看清那中國人，也是腰脅處，瘀傷纍纍。他疲弱的在床上翻眼睛。在他兩只被吮血的傷口上，漫起一重猩紅。一條血綫，洶然地流瀉出來。床面上的枕頭蘸的半紅。

「是被他們毆打的。他說，我說，我對日本軍人沒有禮貌！——」澳洲人噓了口氣。口腔有一種腥臭味噴出來。張權領首，表示瞭解的，對他勾勒了一個苦笑。

「他也是，被日本人打傷的。只因爲，在不准小便的地方小便——」不知那裡，冒出了一個人頭來。張權聽着耳熟，抬眼向那人看去。在衆多汗流滿頰的人臉後，擺着年青人那副骨角嶙峋的臉孔。陳順和！張權感到一種暖意，自心腔裡溢湧起來。又和熟朋友在一道了！他感到欣慰的，臉孔上罩滿了喜悅。

「又和你在一起了，張權。」陳順和像是飽歷滄桑似的，作了一個愁淡和無奈的表情。空氣越來越鬱熱。人人吐出的氣，也是燙燙的。張權也不知應說什麼，只好對年青人，擺擺手勢說：「我早知道，我們還會在一起的！」其他人也有的說：「我的一個好朋友，被配到對山的工作隊去了！」一個像是消息靈通的印度人說：「那裡的工作，比這裡辛苦多了。他們負責爆炸山壁，開地洞。比我們鋪鉄軌鋪木枕，危險得多了！」他的話在衆人的嘆氣中結束。

「也難說，我們昨天，這裡就有十幾個英國人和緬甸人，被調遣到對山的工作隊去。你們知道嗎？我今早就得到消息，那十幾個人中，就活活跌死了三個。掉在山坑裡，被活埋了！——」那人娓娓的道來，地像在敘述一件稀鬆平常的事。衆人這才注意到，這個中國人竟然叨着一支煙捲。

「沒法子囉，我們只能寄望天意——」人叢中另一個中國人說。張權望了望澳洲人，用手輕拍了他的肩胛，說：「你是一個英雄，殺的日本人，並沒有錯！」他毫無來由的冒出這番話。旁人聽着，實不得其解。可是澳洲人很明白他的意思。他想起剛才在營屋醫務房，他們曾經談論過，這一場戰爭的荒誕問題。張權好像認爲，日本軍人也有善行的。他們在進行一種，違反個人意志的侵略行動。他們忌憚戰爭。可是他們却悲劇式的，掉在戰爭裡不能自拔。

澳洲人很感欣慰地，對張權作了一個微笑說：「你總算明白了，中國人！」他扭動一下唇角，使人聯想到，一個充滿着嬌憨的女子。人叢中不知是誰，嘖嘖地噴笑一聲。張權覺得這聲氣甚爲熟稔。抬頭一看，果然是年輕人陳順和。他在胸前交枕着手，對澳洲人很感興味的欣賞着。

張權也不打算對他理會。只是對澳洲人說道：「不用再提了。被日本人侮辱，也不只是我一個人！——」他最後噓了一口氣，蹙蹙眉。滿是女性化的輕喟一聲。

「他被一個日本人，看上了。拖進一間洗浴室。後來，就被轟捶了一頓，掉棄在山丘上的草叢裡！——」一個多事的馬來人，比劃着手勢在說。他說的是馬來話，衆人都聽得懂。各人的面上，都露出了明白的表情。澳洲人聽不懂馬來話。但他從馬來人的手勢中，已知道他說的是自己。他有點羞惱地，對馬來人擺晃着手掌說：「你不要胡說，行不行？」他說的英語，自然馬來人也聽不懂。

「這件事，已經過去了。我們也不要再提了！」張權極不願意，張揚這件尷尬的事。他向各人擺着手，表示他的建議，是對大家好的。營屋內出現了短暫的岑默。空氣仍然是熱燥的。衆人在無奈的嘆息時。屋外陡斜的土坡上，一群操練的日兵，持着長型的鎗枝，在紛沓的皮靴聲中，作極其嚴謹和規則的鍛鍊。爲首的日兵，在舉着霍亮的軍刀，口中噱喝着軍號。一迭連聲地，指揮着日兵，向山陵另一方向的營屋走去。這時候，人們才看清楚，在山坡的下游，另外有五座，同樣用鉄皮和板塊綴成的營屋。四周除了圍上鉄柵之外。也建起了兩座，特別高聳的瞭望塔。一株日軍軍旗，在迷霧似的氤氳中飄動。

張權和衆人靠立在營屋的迴廊上。有些甚至，蹲坐在迴廊的木階上。地上的草花，長及盈尺。在微風的湧動下，不住的左右搖晃。衆人一時着傻了，這樣的一幅自然美景，竟然在這，充滿惡夢和苦難的場地出現！

年輕人靠在張權的身畔，說：「這裡的環境，看起來滿不錯嘛！」他用手掌撐在眼簷上。向遠到不能再遠的山窮處望去。「嗯。是不錯——」張權由衷地說。四野之外，送來一陣菓香。有人自營屋的那一頭，忽然張大喉腔，說：「天呵！我發現了，滿樹的番石榴！——」也有人送來喜忭的聲音：「也有一樹的楊桃！——」一陣人群的騷動聲，使寂寥的山丘，平添了一點活力和生氣。

年輕人率先，向人頭攢動的，營屋的那一頭奔去。他的身影，倏忽消失在人叢裡。不久，又從人堆裡攢露出來。他向張權奔來，並一臉喜孜孜的，手上環抱着一堆番石榴和楊桃，對張權說：「我們總

算有飽吃的一餐了！」他隨說，隨往口腔內，塞送了一只番石榴，不住的咀嚼着。也不住的，把核渣往草花上吐送。

張權也咀嚼着甘美的楊桃，他說：「真多謝，天賜給我們這一餐美食！」他一嘴頰上，都沾滿流亮的菓汁。年青人把部份水菓，分送了旁近的人衆。人們正在享用着甜美的水菓。在山丘的亂草中，有一團黑影，在隱約的晃動着。

人們兀地注意到，那黑影由模糊，而逐漸清晰。那是一個人影，是上身赤黑的印度人，揹負着一個昏睡厭厭的同胞。他腳步浮蹉的，踢動及膝的草花，一直向營屋的所在走來。那個匍在背上的印度人，在口吐着白沫。他的臂膀上，明顯地有兩個針孔。一條血絲，自針孔內汨汨而出。

印度人腳下不穩，一個踉蹌，整個人撲倒在蔓長的草花裡。那被揹負的印度人，也仰身地倒在草叢裡。他喊了一句，聽不出意義來的聲響。衆人齊齊地，伸長脖子，向兩個翻倒在草莖裡的印度人望去。印度人在吟吐的同時，張權已辨認出，那是他熟悉的印度人。一個渾口臭牙的，叫「峇星」的印度人。另一個是那清俊溫文的印度人。他們二人，在草浪的掩映下，正苦苦地，要向營屋的所在爬來。

人衆中已衝十幾個漢子，跨步向密雜的草叢處奔去。他們合力地，把兩個渾身油汗，神情疲憊的印度人，攙扶着向營屋的木階處走來。那個原先被揹負的印度人，在凸出了他那排黑牙。嘴腔裡在說着混濁的胡話。他的同胞，却是一臉疲乏的，在搖頭並頻頻喘氣。天上撲下來的熱風，揚動得全山丘的草花，在款擺着優美的姿勢。

「是他們——」張權放下手上的水菓。人站得連腳尖踮立起來。他說：「我們，最終又是在一起了！」

「你認識他？」年青人說着，一邊向草堆裡吐弄着菓核。這時候，門框上出現了那滿臉倦容的澳洲人。他接着一顆碩大的番石榴。那是張權在人衆，注意着山丘上出現兩個印度人。那時澳洲人剛好，強撐着身子，向門外迴廊處走來。張權遞給他一只番石榴，並友好的拍撫了一下他的肩膀。澳洲人感激的，在灰藍的眼眶內，溢滿一重水霧。

年青人看看張權，沒有回應他的話。他只好對站在門框畔的澳洲人，說：「你要這個——」他說的是中國話，並舉起手上的楊桃，對他說：「這個嗎？要不要？嘎！——」他有點滑稽地比弄手勢。澳洲人發出一種特異的笑容，用癡然的眼色，表示接受他的餽贈。年青人遞給了他數只楊桃。澳洲人旋即隱身在，幽黯無邊的營屋內。

「我真的不懂，一個像女人似的澳洲軍人——

」年青人自語說着。腦袋擺晃了一下，表示內心的困惑和不解。

「他叫奇南少尉，是一個空軍英雄。轟炸過不少日本兵的！——」不知是誰，對年輕人說着。他還來不及抬眼望向那人，張權已和衆人一道，把兩個狼狽的印度人，在不歇的喘氣。其中那個半昏迷的，則在嘴角裡溢出白沫。

「他有危險嗎？嘎！——」問的人，顯然是指那個，除了昏迷，並兩臂膀洩着鮮血的印度人。另一個印度人，即坐立在木階上，不住的淌汗兼氣喘休休。他只不過幾天的時間，兩頰上已長滿了濃密的鬍鬚。他抬頭望向張權，乾澀的刨出一點笑意，對後者說：「中國人，我們又碰頭了！」他說着，強力的掙出一只手，和張權搓握着。他一臉的激動，使張權不免，瞅望了他兩臂上的血口，和那代表着恥辱的字碼和圖紋。他顫抖似的，從口腔裡迸出聲音說：「他們，竟然這樣對待我們——」

張權領首，用撫慰的眼光，對他凝望着說：「我們都一樣。誰能倖免！」說着，自己也感到有欲哭的衝動。

人衆不知什麼時候，已搯了一杓涼水，往那半昏迷的印度人潑去。他一臉上都溢滿清水，全身兀地打了一個寒噤。人迅即清醒過來。人們都噓了口氣，表現出他仍活着，人衆都感到高興似的。大家歡愉地，彼此相撫着對方的肩膀。

地上盡是人們飽吃後，殘吐出來的菓皮和渣滓。人們把兩個印度人，扶坐在迴廊上的一只木椅上。有人向一臉涼水的印度人，餵食着半生澀的水菓。那個滿腮鬍鬚的印度人，也貪婪地剝吃着番石榴。他說：「謝謝。謝謝！——」張權對他就望良久，才說：「看來，我們又要同甘共苦，一段悠長的日子！」他最後，拖着悠長的嘆氣聲。

「那些日本強盜，把我們的血，都快抽光了！——」印度人把嘴內的菓核吐盡，然後磨了磨牙齦，咒罵着。

張權沒有話說。他極其傷心地，向自己的臂膀上瞅望一望。他看得很清楚，代表着自己身份的字碼，在濺露着一星點的血絲。人衆也各自，對自己的臂膀，瞄望了幾眼。有個中國人對年青人說：「日格人在完成了工事之後，是不是會，把我們遣回原來的地方？——」年青人無聊地，蹲匍在草地上，發狠地拔斷各式的花草。他把衆多的花球，捏在掌上，然後使力的揉搓。待到雙掌發熱了，才將稀爛的花瓣，迎風晃送。一陣山風迴旋而過，把花瓣簌簌地吹向密集的草叢裡。年青人那一股默然無語的憤懣，使方才對他問話的中國人，有點愕然和無趣的，訕訕地把眼光，移向兩個疲弱不堪的印度人。那一身邇邇的印度人，悲苦地，用一根手指，毫

無意義的，撥弄着臂幹上的血漬。

(十一)

空氣實在是沉悶和無奈了。有人把最後吃剩的菓渣，盡吐在迴廊的木縫內。人們像發洩似的，猛力地踐踏着空洞洞的地板，發出低沉和寂寥的聲音。使各人好像聽到了，一種傳自遙遠山林的鼓聲，一高一低一長一短地傳送着。聽得入神了，宛似一種原始人，在傳遞訊息似的，使人在慄悚中，漸漸地頭腦發麻，人人都像被催眠了，眼皮逐漸的沉重起來！——這真是一場無聊和無依的白日夢嘛！年青人半蹲立在盈尺的草花裡。草莖浸到了他的半胸，遠看宛似一個人沒在草浪中。風一陣掠過，草花左右擺動，看起來，年青人像被波濤捲送着。他最後，全身乾脆仰臥在草莖上。一陣噼啞的折裂聲，草梗被壓斷了過半。年青人最終，整個人被草浪淹沒了。陽光灼照的，越來越熾烈。他在草根的深陷處，發出了一陣極其愜意的哦吟。

迴廊上的人衆，早已經橫七豎八地，就在迴廊的四周，或蹲坐或躺臥的，在作一個長長而無盡的午憩。張權靠着印度人，坐在那粗糙並搖撼的木椅上。他靜觀着，這一幕在山地陽光下的默劇。他有一種悲涼的衝動，喉核在頻頻抽搐。表情前此未有的愁苦。他想到遠在天涯的故人舊里。想到前程，也懷念舊夢！一切都在，太陽落在山巔的背後時，涼風送來時，天邊抹着，一層又艷又亮的晚霞。人衆都在驟然間，轉醒了過來。夢的盡頭，又見人間的黃昏，高昂地張掛在眼簷上。大家頻頻喘着氣。喉膈發乾的，在咳嗽或吐痰。心胃不適的，在向着半晦暗的草堆裡嘔吐。人們在喃喃地，彼此在打聽着時間。

張權醒來之後，才發現兩個巡哨的日兵，在崎嶇不平的草坡上，向營屋的方向踢步而來。兩個日兵都持着鎗，一幅嚴整的軍裝。他們走近之後，營屋內的人群，已先後燃着了，幾盞腥味薰鼻的氣燈。日兵走近營屋，抬頭向迴廊上的衆人流顧了一睛。其中一個說：「你們當中，是不是，有一個懂得說日本話的？嘎！」他說着，趁着夕陽的光芒，和愁淡的星光，向每個中國人峻巡着。他補充說：「那是一個中國人！」他說的完全是日本話。除了張權，場地上的人，沒有一個聽懂他在說什麼。

「我是一一」張權在夕照下，走出木階幾步。他俯身望向日兵，才發覺這是年青軍人。他們大概廿歲不到，說話都摻拌着稚音的。但他們的軍人氣概，却十分的英偉。

「是，應該是你！」年青日兵有一副清俊的臉孔。他倨傲和得意地，對張權叮望着說：「你的日

本話，講得蠻漂亮的，中國人！」他讚美着說。旁邊的日兵，連連地在鼻腔裡，噴着「嘿，嘿，」的聲音。

「我叫張權。皇軍先生——」張權說着，又提步下了一次木階。他這才看清楚，兩個日兵都是下士軍階。

日兵揮揮手勢，在夕照的殘紅下，看到他有一雙水靈般的眼睛。他的語氣，仿足了日本軍人的驕恣和橫蠻，說：「只告訴我，你的身號就行了！」他第一次，露出了他那排完美無瑕的牙齒。另一日兵，則在努力要看清，他臂膀上的字碼。但顯然看不清楚。他不屑地在嘴邊「嘖」叫了一聲。

張權被懊惱沖擊得一臉青白。他哦吟地嘆了口氣，才緩慢的回答說：「一七四四一一」聲音微弱的，在晚風的催動下，宛似隔山傳來香然的迴響。可是兩個日兵都聽清楚了。他們咧嘴而笑。那個首先開腔的日兵，仍然絮叨地說：「這是我們營裡的規矩。中國人！」他說着，人已蹬上了迴廊。另一個日兵，則仍站在草地上。他那種沉默中，帶着銳利眼光叮人的行藏，使在場的人，對他懷着幾分畏懼和警惕。張權一瞬之間，發覺在身后的年青人陳順和，也在用深懷敵意的眼光，瞟望着站在草坡上的日兵。夕陽已收斂了最後一道光暉。日兵的臉色，一下子黯淡和猙獰起來。空氣裡，充滿了那種，黃昏日後的特有寂寥感。

日兵在迴廊上，踢響着木板，說：「你，中國人。被皇軍委任為，這一工作小組的組長。你能說日本話，對皇軍至為方便！」他絮絮地說，並把地板踢得咚咚響。

張權臉上燥熱，搖晃着腦勺說：「我怎能成呢？這裡整百的人衆——」他的話還未完，日兵也粗暴的截斷他，說：「這是命令，中國人！皇軍的命令！」他着重的聲氣，夾着瞪亮的眼睛，使場內的人，個個都感覺到，這絕不會是一個好訊息！大家在汽燈的淡照下，臉色又一下子愁重起來。剛才午憩帶來的恬適感，瞬間即消匿無踪。

張權回頭看看各人，又望望那眼睛冒火的年青人，他妥協的對日兵說：「那也沒有什麼不可，皇軍先生！」他的話剛完，背後的年青人，突然開腔用中國話說：「告訴他，我們要吃飯！給我們合理的待遇！」他的話，引起大部份中國人的附議。人們在低悄地議論着。連其他印度人馬來人印度人等，都紛紛低議着。有些還用雙手捧撫着肚子。那動作，當然讓日本人看得一清二楚了。

張權正欲說話，日兵已揚手，止住他並說：「我知道了，他們是要吃飯！我來這裡，順便也通知你們，派幾個人，到山下的炊事房去，擷三鍋菜上來。你們派誰去？」

張權難以抑止內心的喜悅。他揚揚手臂，用苦澀中摻着欣忭的口吻說：「那太好了！——」他說的是中國話。日兵雖然聽不懂，但也能猜度出他的意思。人衆中有人已聽出了好消息。他們快樂地，從喉腔裡吟出一重愉悅的呼聲。

「我想，大家都明白了——」張權回身對迴廊上的人衆說，「日本人要給我們三鍋飯三鍋菜。你們，誰願意下山，到炊事房擯去？」他還說着，已經有幾個中國人馬來人，向空舉了手，並迅即走過及膝的荒草，向晦暗無光的山下走去了。一個最後才趕上的緬甸人，手裡提着一盞陳陋的氣燈，一手護着火光，向越來越暗沉的山路趕去。天上的幽深處，跳耀着幾點寒星。四野除了山風，也可隱約聽聞狼嚎或是什麼怪獸的嘯叫。

日兵游目向營屋的四周顧望一遍。他對那仍站在草地裡，眼睛却不住盯望衆人的日兵說：「這裡，暫時可收容多少人？」那日兵這才開腔說話。他的皮靴踩的草莖吱嘎響。他說：「大約三百人吧。但目前，這裡只有上百人！」他再次流顧衆人一眼。這次，他和年青人彼此對上了。二人年齡不分上下。年青人特有的剛倔和好勝，在二人眼芒中透射着。日兵隔着半丈之遙，在半明半滅的燈火下，對年青人緊緊地叮望着。陳順和也不甘示弱，對日兵還以憎厭的眼光。二人在夜風的殘燈下，借着一點似有還無的燈光，在進行一場攝人心魄的無言戰鬥！場內的人，沒有人感到這氣氛的不對。張權偶然瞥望了草坡上的日兵，又回顧年青人一眼。他感到這是一齣悲劇的開始，正要發言對年青人告誡，日兵站在迴廊上，對張權說：「從明早起，你們將全體派送到鐵路場工作。負責鋪設木枕和鐵軌。這是艱苦的工作，但總比送去對山挖地洞來得好！想必你們已有所聞，在地洞場工作，滋味是很不好受的！——」日兵不知是否說的得意，竟說了許多本不應該說的話。這使到另一個日兵，微感不妥地蹙動着眉。這日兵也感到說得太多。他正了正色，對張權續說：「這批人，都全交給你。中國人。好好的幹，皇軍絕不會虧待你們！」他說完，正和那個站立在草莖上的日兵，彼此交換了一下眼光。這一瞬間，他發現日兵和那個，半陷在燈光明暗下的年青人，二人正用目光對峙着。他感到氣氛有點緊張。正和張權用眼光交投了一下，還是張權機警，率先開腔，對年青人說：「你已經夠疲倦了，還是回營屋休息一下吧！」他趁着回眸的一瞥，對年青人打了一個眼風。年青人噓嘆一口氣，把眼光從日兵的身上移開。他露齒作了一個古怪的表情，正要往營屋的門框處趨去。日兵站在波浪似翻動的草架中，出言阻止道：「他不能走！」他截鉄似的聲口，使衆人都心頭湧起一重寒凜。大家早對這個，稍帶

寡納的日兵，懷抱着一點畏懼和警惕。他的話，一時使衆人都怔住了。日兵站在迴廊上，也不明究竟的，就望着他的同胞。另外，也瞅望了年青人一眼。張權倒有點無措的，用尷尬的表情，環顧着兩個日兵和年青人。可是，還不待張權發聲，年青人已移步，走向木階的最上端。他居高臨下似的，把那個站陷在草叢裡的日兵，看得又扁又矮了。日兵抬頭，對年青人揮動手勢，示意他向木階下走來。年青人無所謂的聳聳肩，正要順從地，向木階下移動腳步。張權有點惶急地，用日語說着：「他是我們的一個份子。不能讓他離開我們！——」他在搖曳的燈光下，看到日兵正用凌厲的眼光掃視他。衆人都駭住了，沒有一個人吭聲。站在迴廊上的日兵，這時候已猜度到了究竟。他亦不懷好意地，對年青人投以卑睨的眼光。他鼻子裡「嘿」然地噴出聲音。在木階的草深處，夜虫已先後奏鳴。螢火虫也竄起窺落的飛奔。

日兵瞅望着眼前的年青人。他一聲不響地，疾步上前，向年青人兜臉地連擱兩掌。聲音清脆地，在落寞的山野間迴旋着。年青人昂立的姿態不改。只是他的鼻孔內，隨之潺潺的洩下兩行血絲。他一句話也不說，仍然瞪視着，這個一臉陰鷙，但顯然比他還要年青的日兵。後者抬眼看他的時候，眼珠隨着翻動着。他搖動着平滑的臉肌說：「你的編號，是什麼？中國人！」他像先前一樣，說的仍然是馬來話。他從年青人受命自木階階下來，已肯定了他的馬來話，別人能聽得懂。他把兩手撐在腰脅，等待着年青人的回答。這時候，張權也走落了木階來。他和年青人並肩站在一起。日兵在半明滅的燈光下，帶點厭惡的對張權說：「他不是你們的人。中國人！他是日本皇軍的俘虜。他的一切，是由皇軍主宰的！」他說的是日語。但張權已他的言談中，測度出他的文化教養，並不十分高明。

「我希望，這位朋友，並沒有開罪到皇軍先生！」張權盡量使自己的語氣平和起來。一瞬間，他感到這個年青人生多事端。他記起在軍車上，年青人和高橋上士對峙的一幕。想到這裡，他在微然的燈光下，對年青人投以怨懟的一瞥。年青人仍然緊勒着嘴角，一副無畏和剛毅的神情。張權吐了一口涼氣。夜幕裡充斥着蚊人的蚊蚋。

「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日兵對年青人瞪視着說。他也許是出於惱怒，在臉肌抽搐中，頻頻地磨動着牙齦。

「一六三五——」年青人瞟望了臂膊上的字碼，低抑着聲氣說。張權也平舒了一口氣，他終於感到年青人，軟化下來。他感到事情，也許不因此而轉趨惡化！

兩個日兵，也隨着蹬下草坡上來。他厚實的軍

靴，踩得木板咚咚震響。人衆在他走落木階後，不自覺的游動腳步。衆人俯身，望向晦暗無光的草坡上，兩個日兵和兩個中國人，像木塑似的對峙着。一只貓頭鷹，在月色半浮沉在雲海時，咕咕作鳴。不知道日兵在說了什麼，然後又是一陣響亮的拍擊聲。衆人定睛一看，這次看到年青人撲倒在草林裡。他半裸的上身滲滿着油汗。人翻滾在盈尺的草架裡，宛似一只游魚，在波浪中躍騰。衆人看得還不夠真切，日兵幾乎齊聲的喝罵說：「你敢不尊重大日本皇軍？嘎！——」接着，又是一陣腳踢聲。年青人翻滾在草架裡。他在半明似的燈照下，刨着牙，作了一個極其憤怒的表情。他雙臂揮揚，作勢要反擊。他的喉嚨裡，吐出一種又像呻吟，又像吶喊的呼嘯。他正要抬拳毆擊時，那日兵之一，這時候，才恍記得他們的長鎗，原靠在木階畔的圍欄上。他二人迅速地，把鎗握在手，對年青人晃揚着說：「快！你快跟我們下山去！——」兩個日兵，同時說着話。却是一個說日本話，一個說馬來話。

張權在混亂中，也只是連聲的說：「我不主張暴力嘛！——」他的話，根本沒有聽進去。迴廊上整百人，齊集在建築物的四周。人人都瞪大眼睛，要把草場上的形景，看個清楚。澳洲人奇南，也擠在人叢裡。迴廊的另一角，也冒出了幾個赤着上身的白種人。在昏沉的黑空下，他們的臉龐，誰也看不清楚。衆人正在驚惶無措時，日兵已先後把年青人制住。一個日兵已掏出手銬，把年青人反手扣住了。年青人只是揚着臉，望向黑幕重重的天穹。天上明月和稀星，都像夢一般的酣睡着。但人間的惡夢，却從這裡到遙遠的來日，揭開了第一幕的輕紗！

「你們要把他怎麼樣？皇軍先生！」張權極力挽回頹勢地，對兩個持鎗，準備押着年青人，往山下走去的日兵說。他們已踢動窸窣的草花，人已陷在幽暗中。

「中國人，你也應該看出來。這個，你們的同胞，一直對皇軍沒有尊重！」說話的是那，稍爲和藹的日兵。

「我們不能寬恕，一個對皇軍懷有敵意的俘虜！」那個一臉陰鷙的日兵說。他說着，惡意地把年青人，向前推動了一步。年青人故意把臉龐，望向黑漆如墨的山外。沒有一個人看得到他的表情。連張權也看不清楚。他只是用愁感的語氣對他說：「陳順和，你一切，自己保重吧！」年青人也沒有回頭看他。他的雙肩微然抽搐。人們不難看出，他是極力地，壓抑着內心的激動。但倔強的個性，使他臨危亦不願表現出，他的屈讓和妥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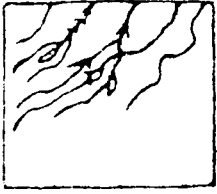
那個年青却顯得粗魯的日兵，對張權陰沉一笑，並說：「你大可以放心。中國人！他只不過，被

我們押到對山的鐵路場去。也許，你的朋友，嘿，嘿！——」他一邊說，一邊和另一日兵互換了眼色。二人作一會心的微笑。那日兵續說：「也許，他適合幹最艱險的開山炸石工作。那可以，好好的鍛練他的壞脾性！——」他最後的話，伴着陰森古怪的赫笑。另一個日兵，則用力向年青人，背脊上推動了一下。年青人腳下一個踉蹌，但他旋即站穩了身體。他猛可地，回轉頭來。那鼻腔上的鮮血，已流的滿臉滿頰。他用半悲苦的神情，對張權說：「不要爲我，向日本人求情。張權！」他語畢，即自行提步，向黑黝黝的山下走去。兩個日兵，起先有點錯愕。但旋即恢復了，征服者特有的驕恣，把兩支長鎗，作勢地向年青人晃揚一下，然後悶哼了一聲。那個性格陰沉的日兵，用日本話說：「皇軍要好好教訓你，這隻中國蠢驢！」也不管年青人聽得懂不，就隨着一迭連聲喝罵，三人的身影，就在草花被踢動得臘臘聲中，被晚風和夜幕，漸漸地吞噬了。山下的營屋，透出各窗戶的燈光。日軍在開動了電唱機，一陣悠揚的日本民樂，在山野間傳送着。天上的月華驟猛時，遠方的星群，反襯得黯淡無光了。

(十二)

張權和衆人一起，把全身的肌膚，油滑地塗上肥皂水。把全身染滿了白花的泡沫。然後，衆人一起趨近，那自牆面上，噴射下來的水洒裡，痛痛快快地接受淋沐。張權用清水，拼命沖刷臂膀上的字碼和圖形。但是經過洗濯，臂幹上的紋號，更形顯目的凸露出來。張權有點懊惱的，往地面上噴了一口涎沫，橫摔腦勺，把頭上的水珠，向四周撥揚着。他旁邊站着一個英國人。他正在迎着水洒，把自己的整個臉頰，讓水噴射，而良久佇立不動。他緊閉着雙目，口腔扳開，像在昏沉中被水聲催眠了。他裸露的身軀，全是黑茸茸的體毛。張權兀地，注意到他的字碼，和自己只隔了兩位數：一七四七。他的臂膀上，自然也留了抽血後的針口。這個英國人軀體高大，看起來必然一個驍勇善戰的軍人。他的胸膛上，紋上各式軍人喜歡的圖形。看來是一個陸軍。他的腿脛上，紋了一輛坦克和一只利劍。張權不知怎地，竟無原無故，注意起這個軍人來。也許近來思想遲鈍了，對周遭各式物事，竟然發呆似的留意起來。但自己却不能分析，自己的動機究竟爲了什麼！

(7) (待續)



*春柳

*風訊

*安東尼·白吉斯，是一位與本地區關係淵源的英語作家。不只曾在這裏居留多年，還做過幾年的英殖民地政府的教育官員。他的一部長篇小說，『馬來亞三部曲』，便是以緊急狀態時期的馬來亞作背景。令我們感到驚奇的是，在本土地，他的聲名，却一點也不顯著，雖然在國際文壇上，他早已取得了「國際聲譽」。

*關於白吉斯的著作內容以及寫作技巧，讀者可從『白吉斯其人其書』和『白吉斯這名作家』兩篇文章中得到一些概念。久未在蕉風亮相的完顏藉先生，也執筆寫了有關白吉斯最新著作『世界新聞觀止』的一篇讀書隨筆。

*從上面所述的三篇文章中，讀者可以看到白吉斯作品產量之豐富以及內容之多姿多采。洪玫瑰所選譯的『恩德比先生的內心』，通過翻譯，我們也希望能呈現出白吉斯的文字機智與他高超的寫作技巧。

*所有的文學作品，如果要發揮它的功用，達到「潛移默化」的目的，首要的條件便是它必須寫得「好看」。若是文字呆板，技巧低劣，任其有高貴的思想內容，也難以令讀者產生興趣。這種作品，是失去意義的。

*白吉斯的作品，因為寫得趣味盎然，文字活潑生動，所以很富有吸引力。雖然他的主角，多是世不恭的人物，或是懷才不遇的知識份子，容或不合某些力求文學作品必須「積極奮發」讀者的口味，却確實是當代現實的真實反映。

*安東尼·白吉斯，確是一個直得我們借鏡的作家。文學成就除外，他的寫作速度與勤力，都應該可以讓我們去學習的。

*本刊計劃在接下去的幾期裏，推出一連串的專輯。三月號的一個「大馬現代文學25週年回顧」專輯，目前正在籌備中，我們十分歡迎這方面的論述與創作。截稿日期是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五日。

我們的選稿原則是：

- 只要好的作品
- 不拘內容形式
- 不分派別主義
- 不限字數多少
- 不看作者名氣

蕉風月刊是一份園地絕對公開的純文學刊物。我們不標榜任何主義派別，不架起任何壁壘與界線。我們要的是：

- 紮實的創作
- 公平的評介
- 最新的翻譯
- 獨到的理論

稿約

我們也希望作者注意幾點：

- 作品、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我們與作者共有／譯稿必須附原文並註明出處／來稿請附中英文姓名地址以便我們寄發稿費／除非附來回郵信封，來稿刊用與否皆不退回／我們對來稿有修剪權力。
- 稿酬每千字馬幣十元。
- 詩作稿費視長短而定。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 蕉風月刊每本售價一元五角。
 -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期八元，全年十二期十五元，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 訂閱者請將訂費換成支票或銀行匯票或郵政匯票，連同下列表格掛號寄交
- Syarikat Perniagaan Bersatu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風
訂
閱
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
註備	

歐遊歸來的畫家黃苗洋

• 礪鐘

歐遊考察藝術，搜集繪畫與雕塑資料的青年畫家黃苗洋，今天首次以繪畫個展和大家見面。黃苗洋取得可喜的成就，可說是新生力量的成長。

在一九六九年，黃同學畢業於濱華中學後，即前往星州南洋美術專科學校攻讀西洋畫系。在那三年裏，黃同學一直都有着遠遊的計劃，但在種種阻撓下，計劃不能實現，而轉入商業美術設計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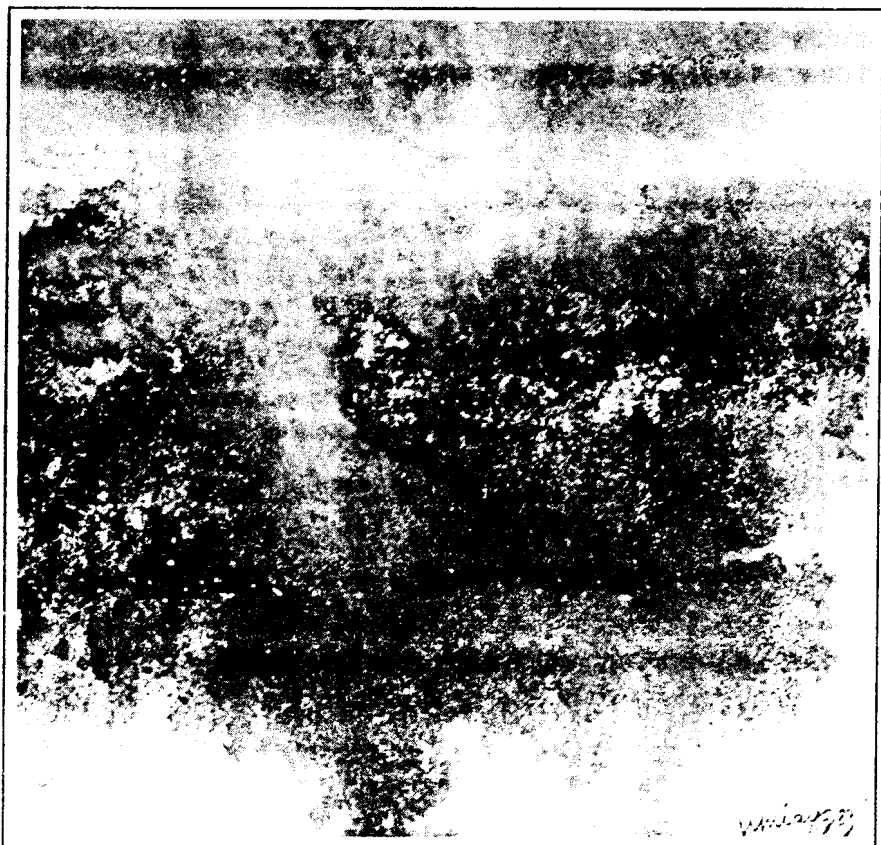
在現實生活中，往往充滿了「苦與樂」的矛盾對立。只能摹寫現實，而不能站得比現實生活更高，就無法理解艱苦中的意義，就不能戰勝困難，更不能展示他的理想。因此黃同學鼓起最大的勇氣，決心擲衣節食，離鄉背井，歐遊西方國家，刻苦鑽研，考察藝術，尋求他

的理想與願望。經受種種考驗，忍受眼前短暫的痛苦，為的是追求未來永遠的幸福。黃同學大胆接受外來繪畫優點，以精湛的藝術技巧，並在固有的美術基礎上，充份發揮其獨特的藝術內涵，以簡潔生動的技法，朦朧的色調和頗為含蓄的筆觸，表達出意想中的氣氛與情感。若非基礎已臻純熟，實在不易達到這樣的境地。這次，黃同學所展出的作品，全部均為歐遊期間之部份創作。對於這個畫展，他非常重視，每一幅作品都經過嚴格選擇。在此，謹祝他展出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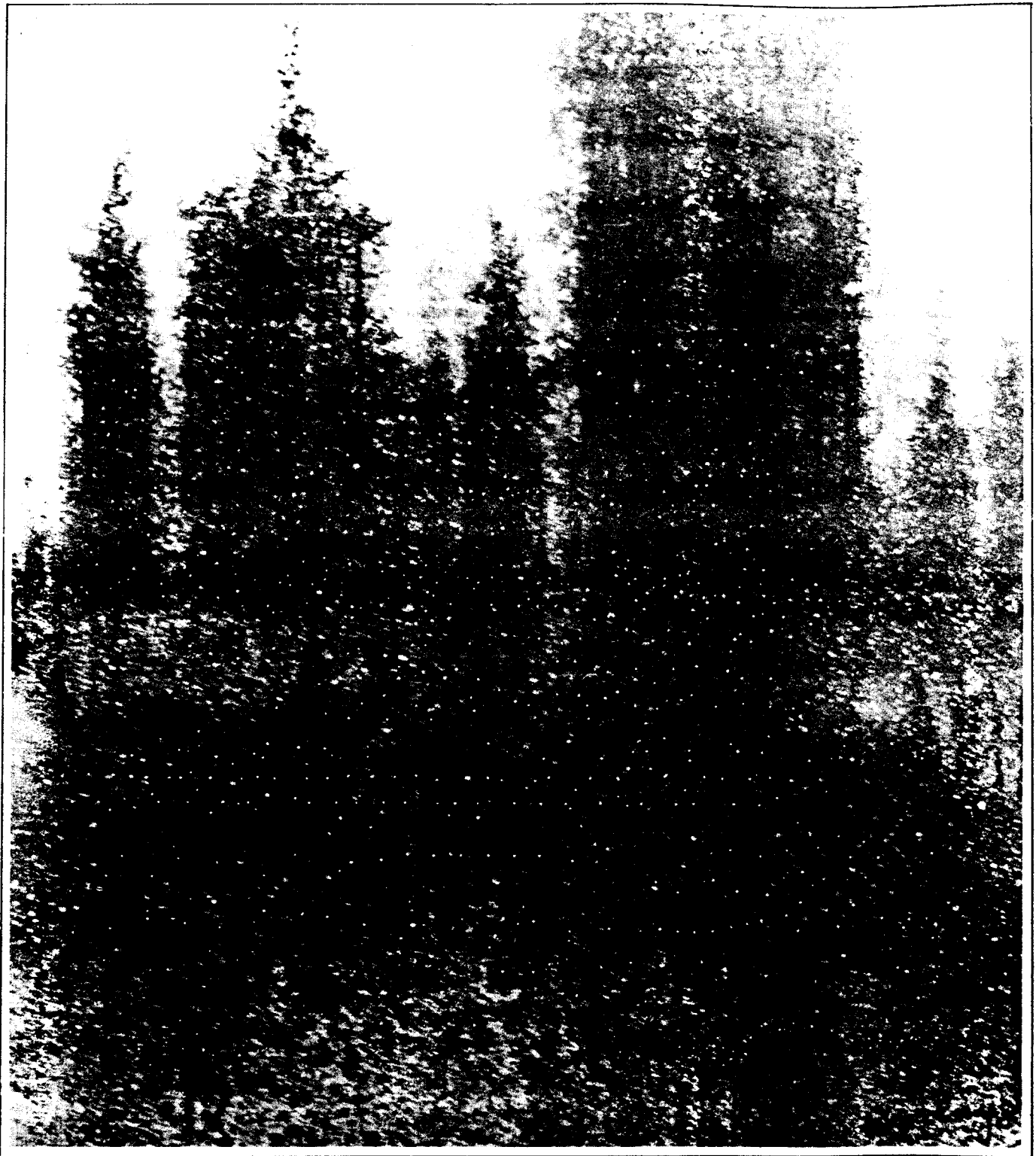
今後，希望黃同學更有雄心，不要滿足於目前的成就。多觀察、研究、體會，從生活中吸收題材，刻劃生活，在黑暗中孕育光明的前景，放出藝術的異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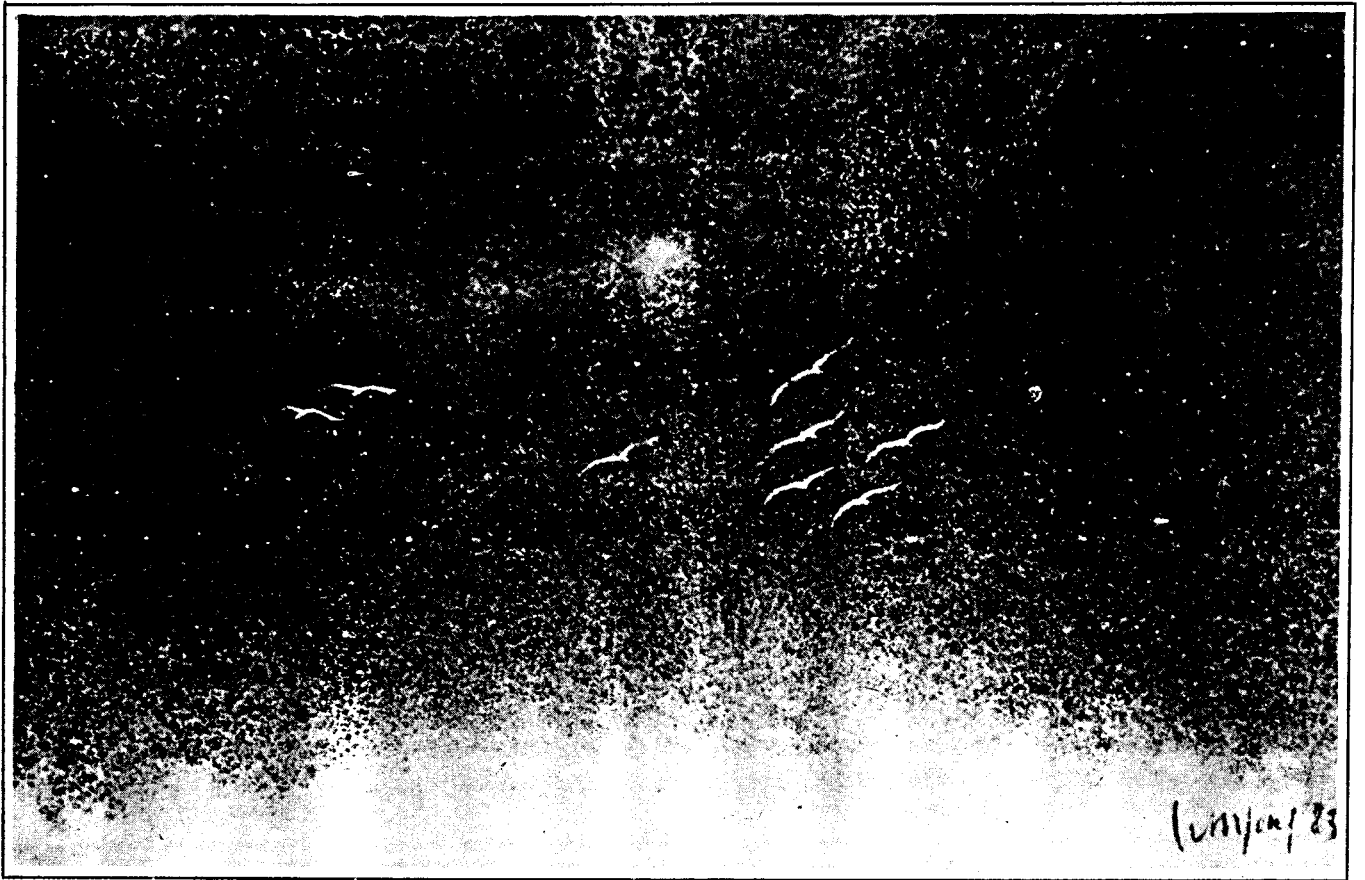
畫家黃苗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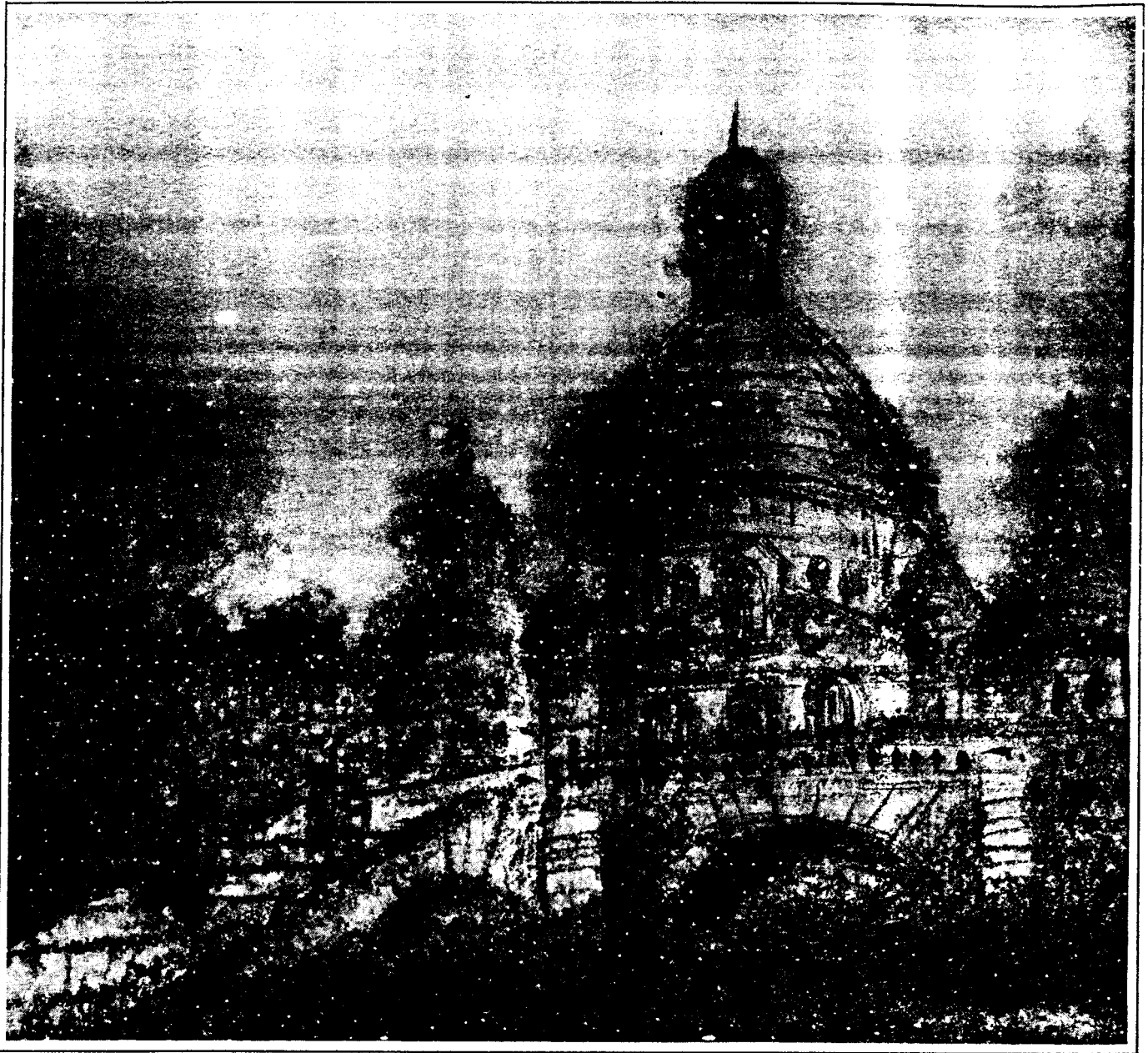
倒影



霧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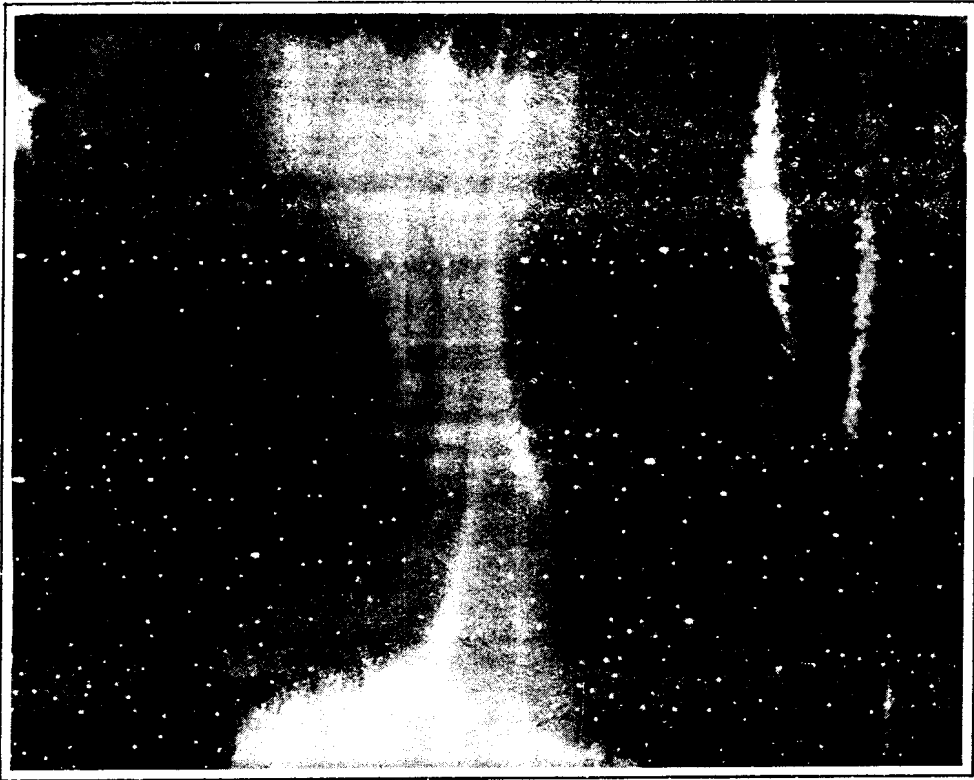
早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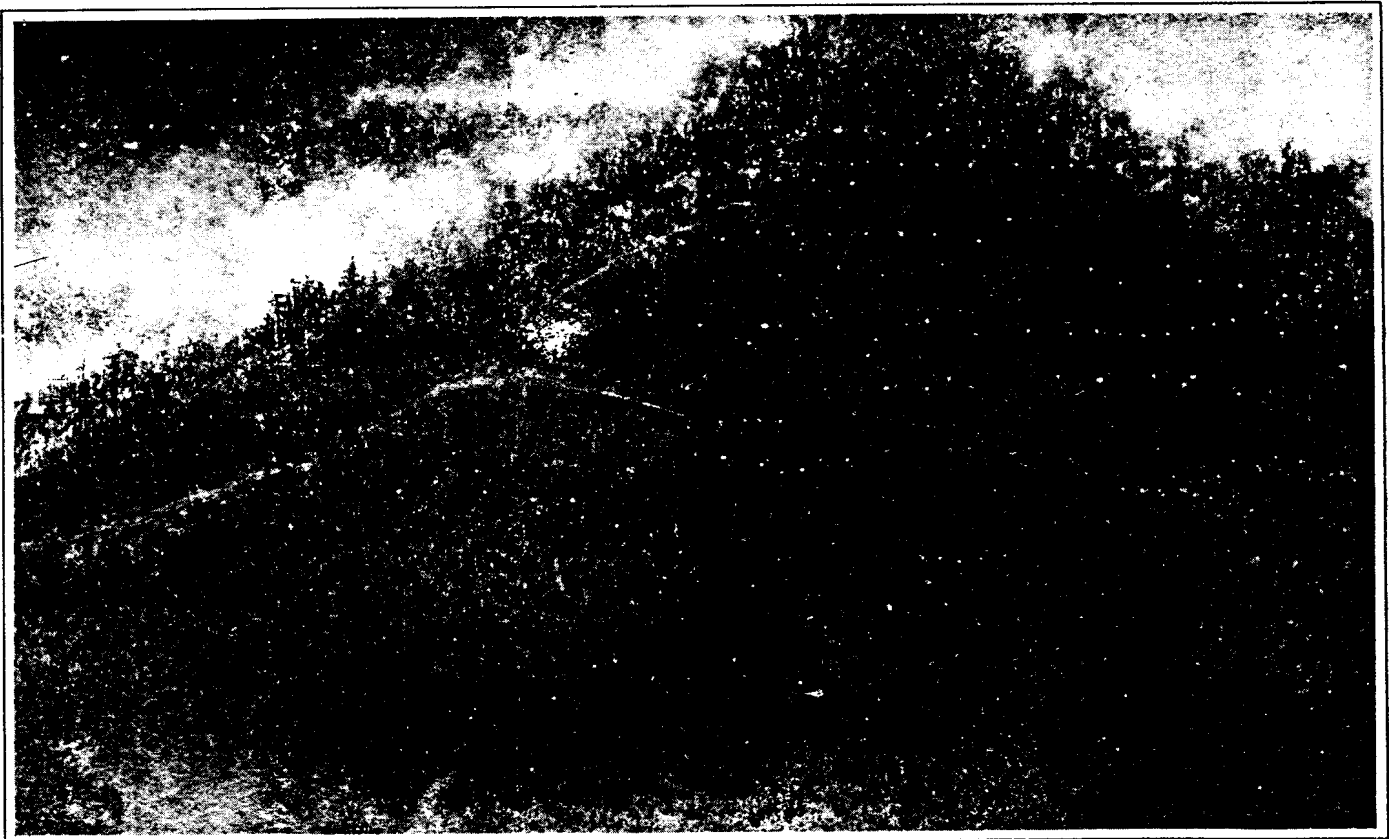
巴黎教堂



膠林一景



高山流水



山居

新加坡畫家——唐近豪作品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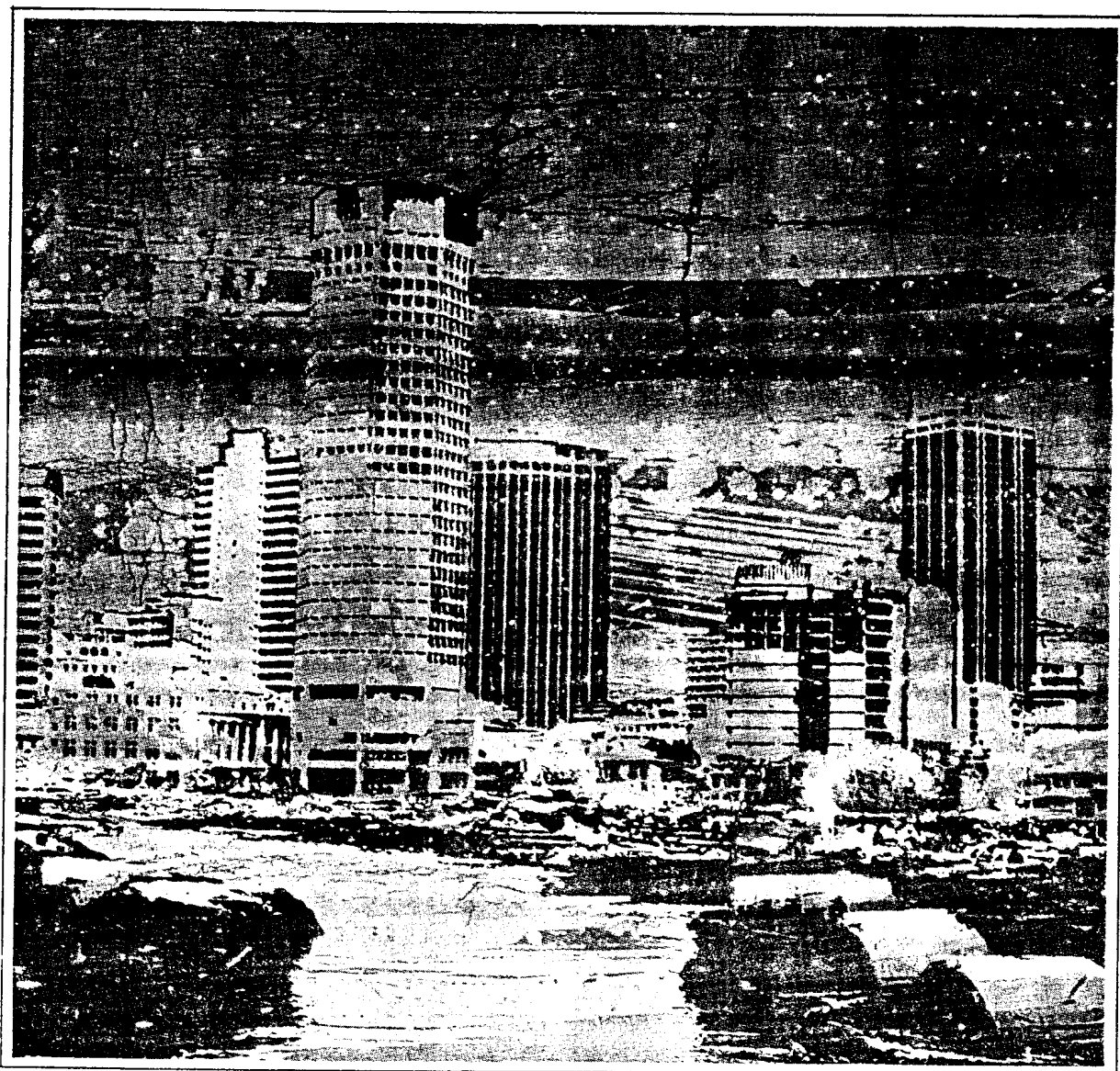


唐近豪 Thang Kiang H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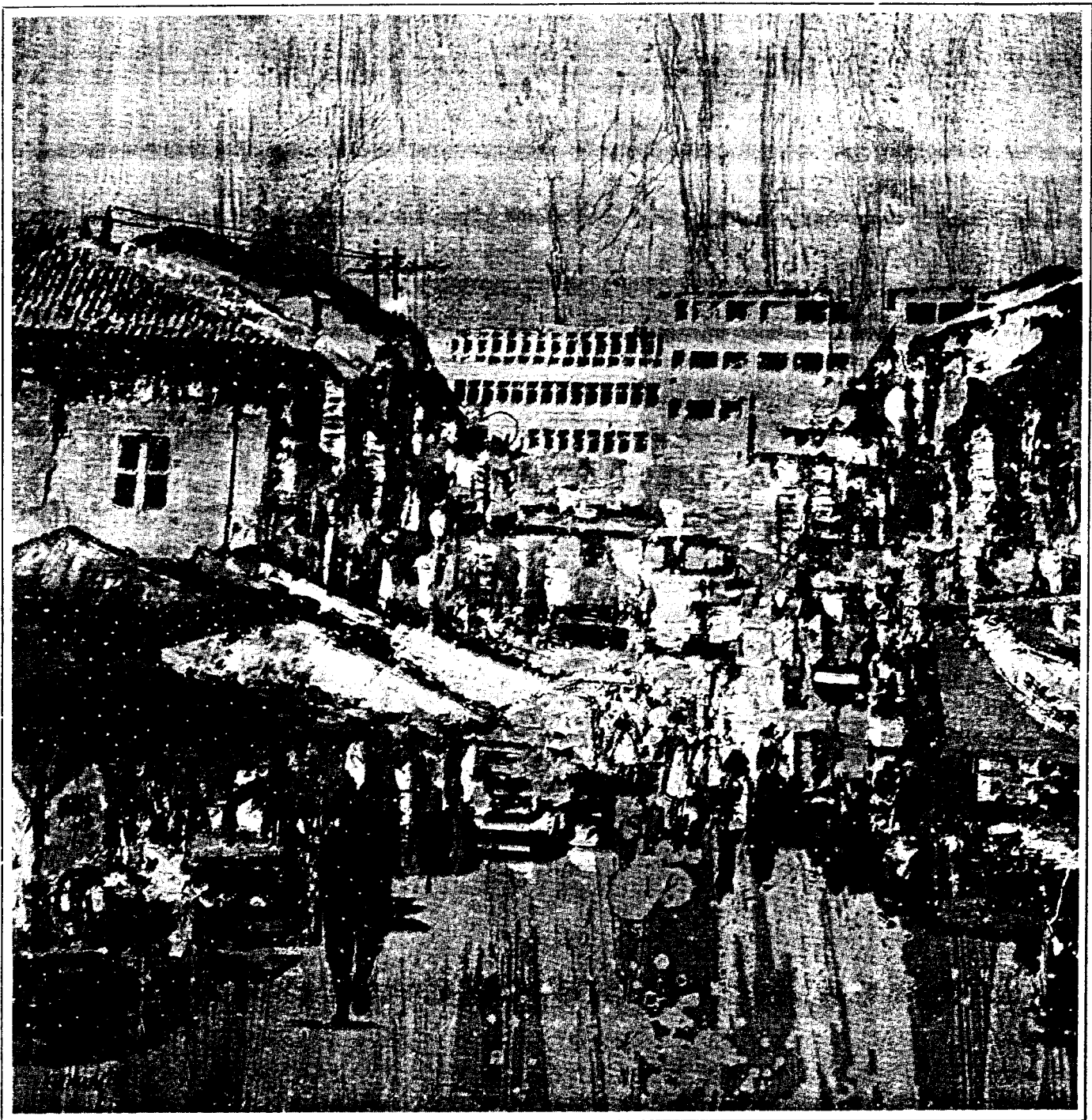
1946年生于新加坡。自修繪畫，擅長臘染、膠彩及版畫，曾參與英國、馬來西亞、台灣、菲律賓、韓國、泰國、印尼、香港等地展出。80年在新坡坡舉行個展；多次得獎，包括82年陳之初藝術獎及81年政府頒發的公共服務獎章。

Born in Singapore, 1946. A self-taught artist, he has exhibited extensively in East Asia and in England. In 1981 he was awarded the Public Service Medal by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for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community. He also won the "Dr. Tan Tsze Chor Art Awa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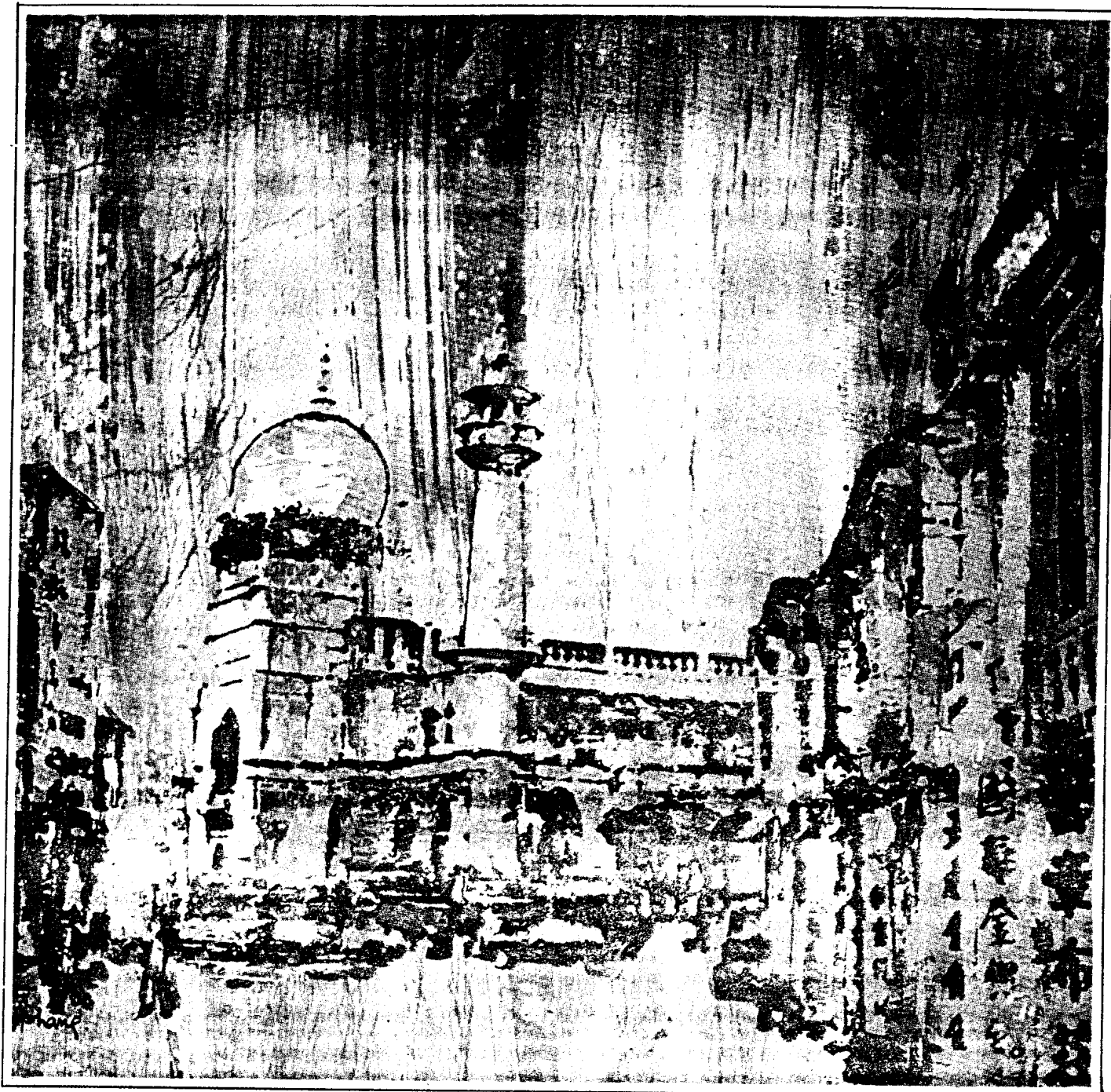
• Blk. 306, 1163-L, Ang Mo Kio, Avenue 1, Singapore 2056. Tel: 4529800



新加坡河



牛車水



回教堂



雲頂高原

樸實的鄉土畫家黃美

• 莊禱融

黃美於一九五二年誕生在一個距離雪州皇城巴生約二十二英里的小鎮——沙沙蘭。鎮上居民以捕魚，捉蚶爲主，間中也有務農的小園主，做買賣的生意人。

平靜的魚村，豐饒的棕園；漁夫、園主們辛勤的生活，豐收的喜悅，惡天氣時的沮喪等等日常生活都強烈的影響黃美日後的每一幅畫，成爲他畫中的描象要素。

一九七〇年，黃美在巴生濱華中學修完中五課程後，便到星加坡南洋美專深造。當時，這位生長於村野的青年，對大自然的認識已遠遠超過他的所學。他把鷄、鴨、魚、鳥、花、樹等大自然景物一一融合入他那雄健而穩逸的山水畫中。不論是繪畫花卉、山水、人物、動物，都顯得意境脫俗，惹人喜愛。

南洋美專三年後，黃美那種筆簡意賅的山水畫在一定的程度上已被贊好。然而一種對鄉土的熱愛交織着的感情使他覺得自己假若有意發揚鄉土的氣息，那麼自己便不應拘束於彩墨畫的舊框框中，他不斷在繪畫的領域中追尋與探索，希望爲鄉土的作品注入新的靈感，賦予新的血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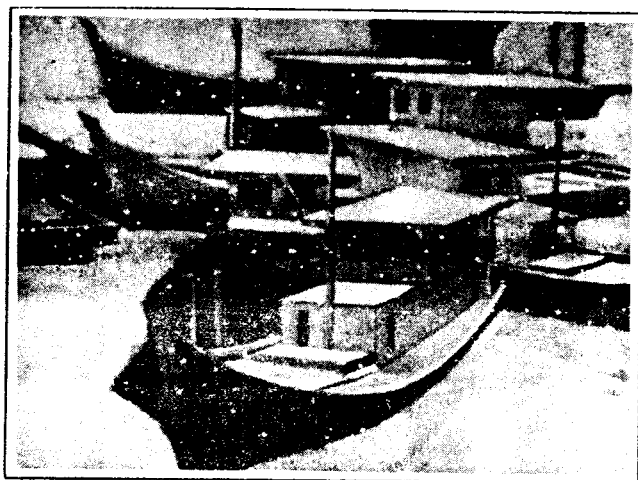
一九七九年，黃美隻身飛往法國，進入巴黎國立美專學院，繼續苦修新具象繪畫，並把傳統的國畫與西洋油畫互相調和配合。

在巴黎舉行的「美國超寫實繪畫和歐洲寫實繪畫」大展給了黃美很大的啓示。從展覽會上步出，他對新具象繪畫產生莫名的興奮，像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似的，他知曉這種較重技巧性的精確描繪，以照相機的鏡頭看物體似的，將使他的鄉土繪畫更能表現。黃美也觀察到一個成器的畫家，鮮少能精於繪畫所有的景物，他覺得自己必須尋找一個寄托，像可悠果（Cueco）的作品以畫犬爲主，克拉贊（Kl-assen）以鋼鐵的現代產品爲對象，加夫根（Gafgen）的作品題材以描繪土地爲主，莫尼諾（Moninot）這法國畫壇最走紅的畫家則最愛畫玻璃！

結果，在漁村長大的黃美選擇了船作爲他描繪的對象。在黃美的潛意識中，漁村泊着的大小小船只，彷彿就是一個大家庭，其中有父親，有母親，有孩子。在畫家的眼中、心里，船舶已成了一種有生命，有血液的物體！

他珍惜自己的作品，因爲他眼中的它是有生命的。他不專重繪畫，他不是多產的畫家。他不以曲折多變，牽強的創作或荒誕的繪畫來嘩衆取寵。反之，他以腳踏實地，穩定的腳步，在繪面上編織自己對家鄉，對這片可愛家園的憧憬，在藝術界開拓自己的坦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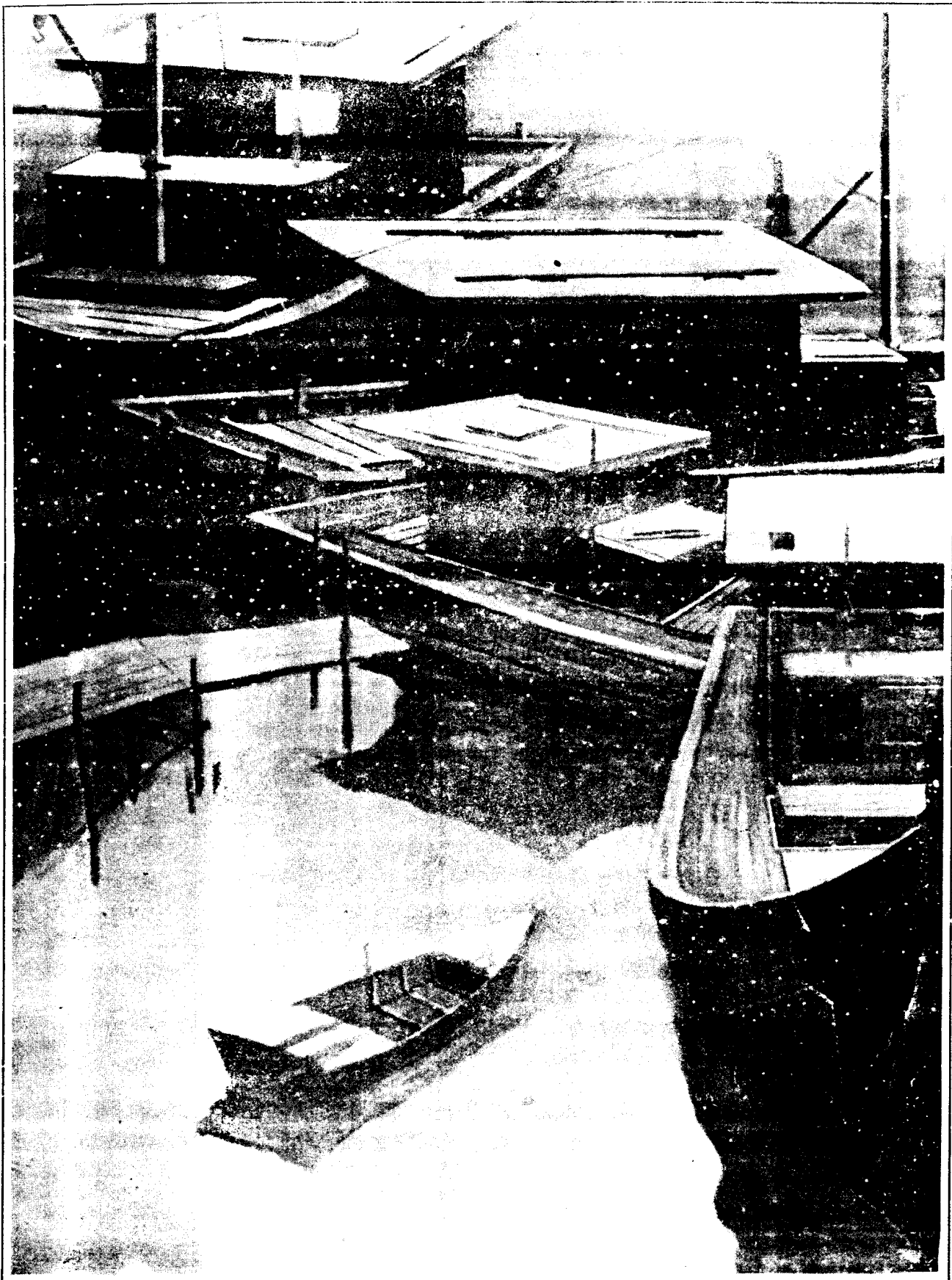
讓我們齊聲鼓勵他，祝福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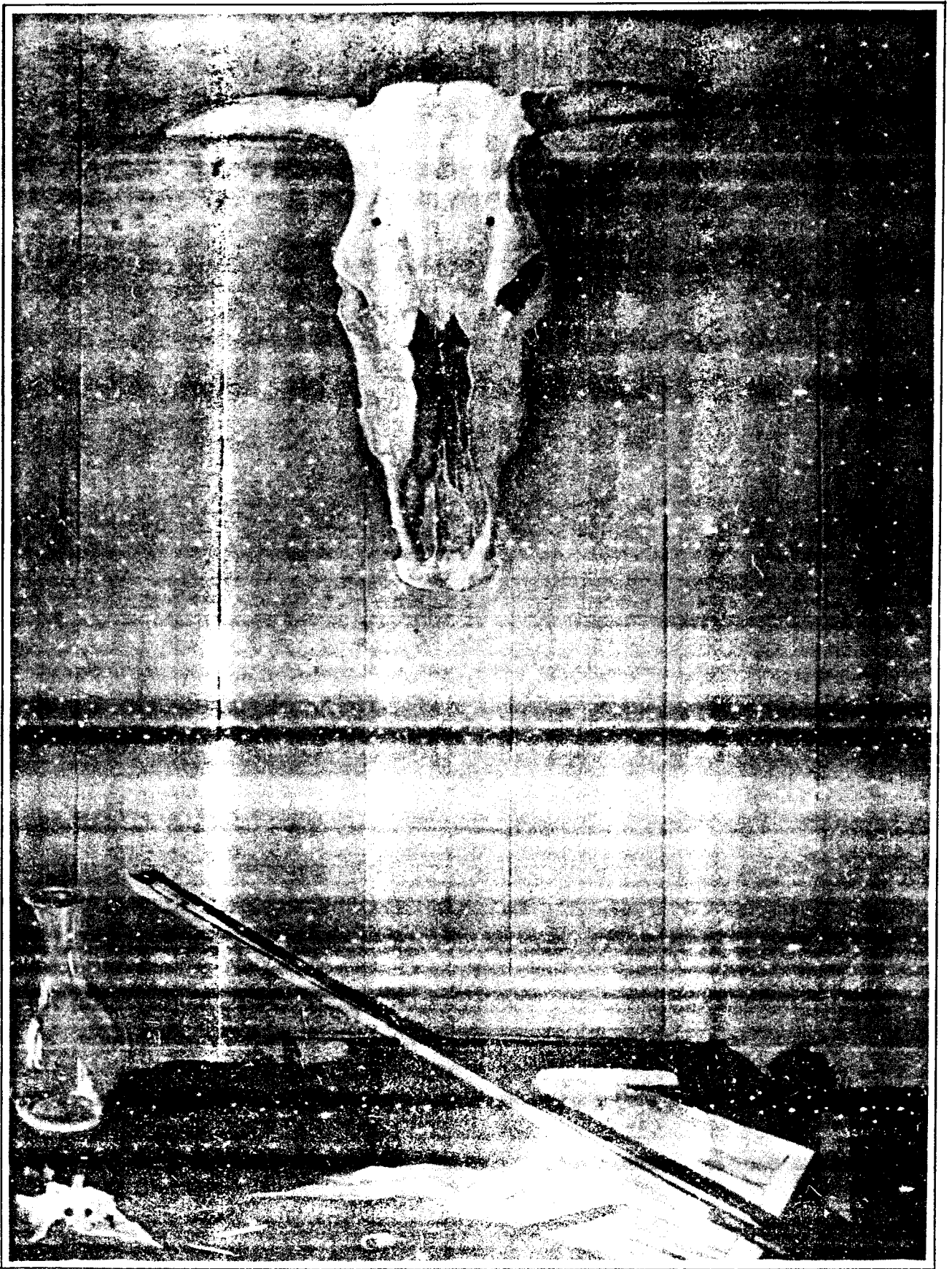
船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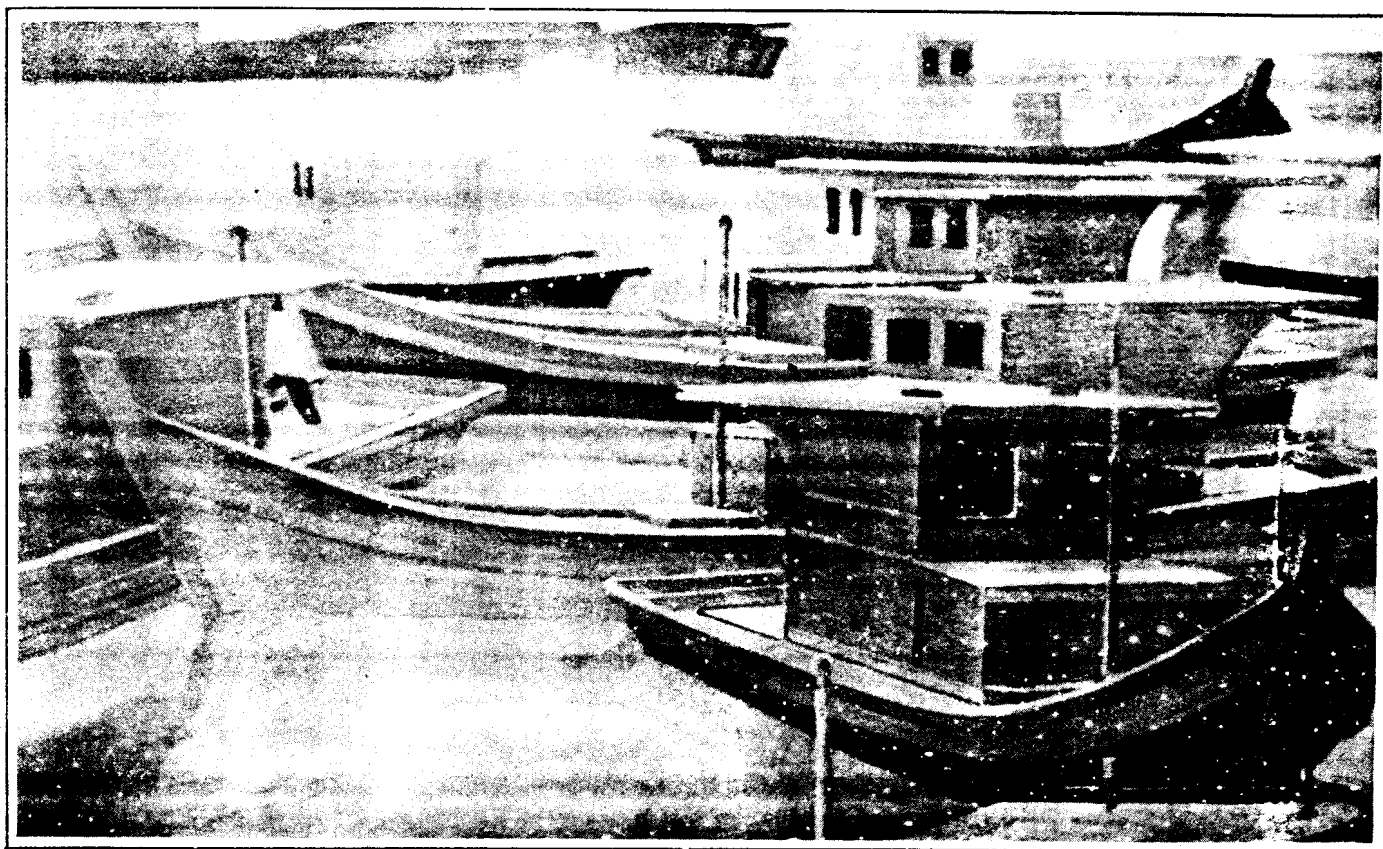
畫家黃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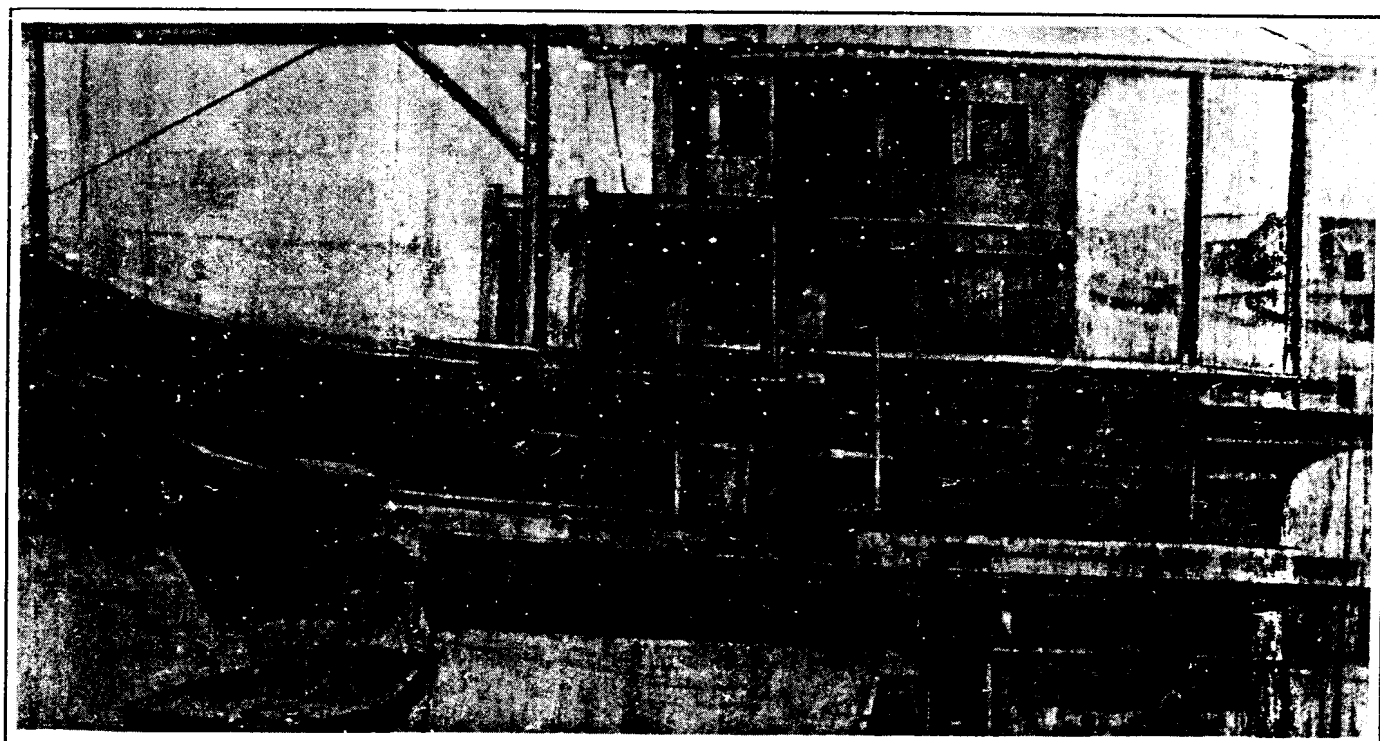
船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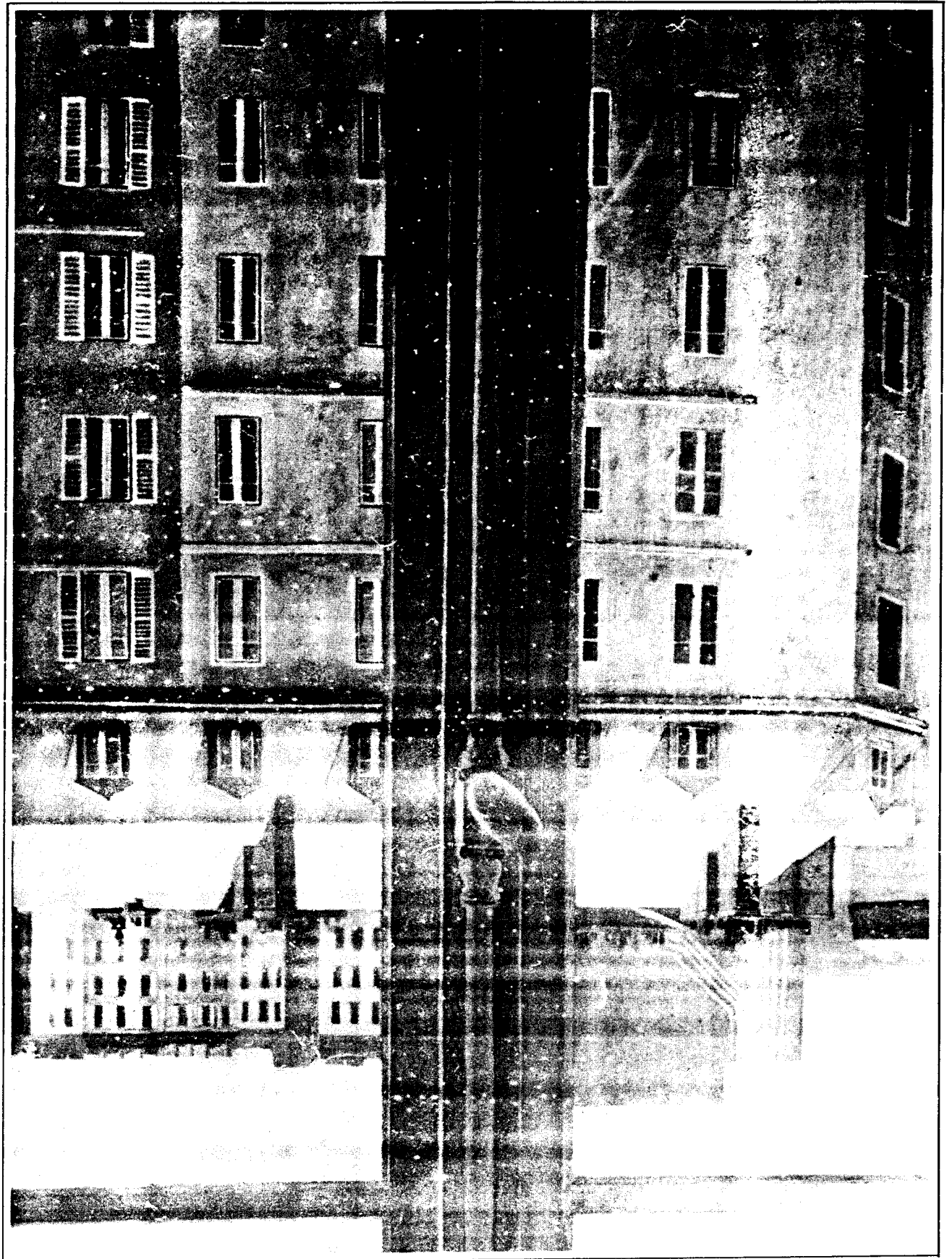
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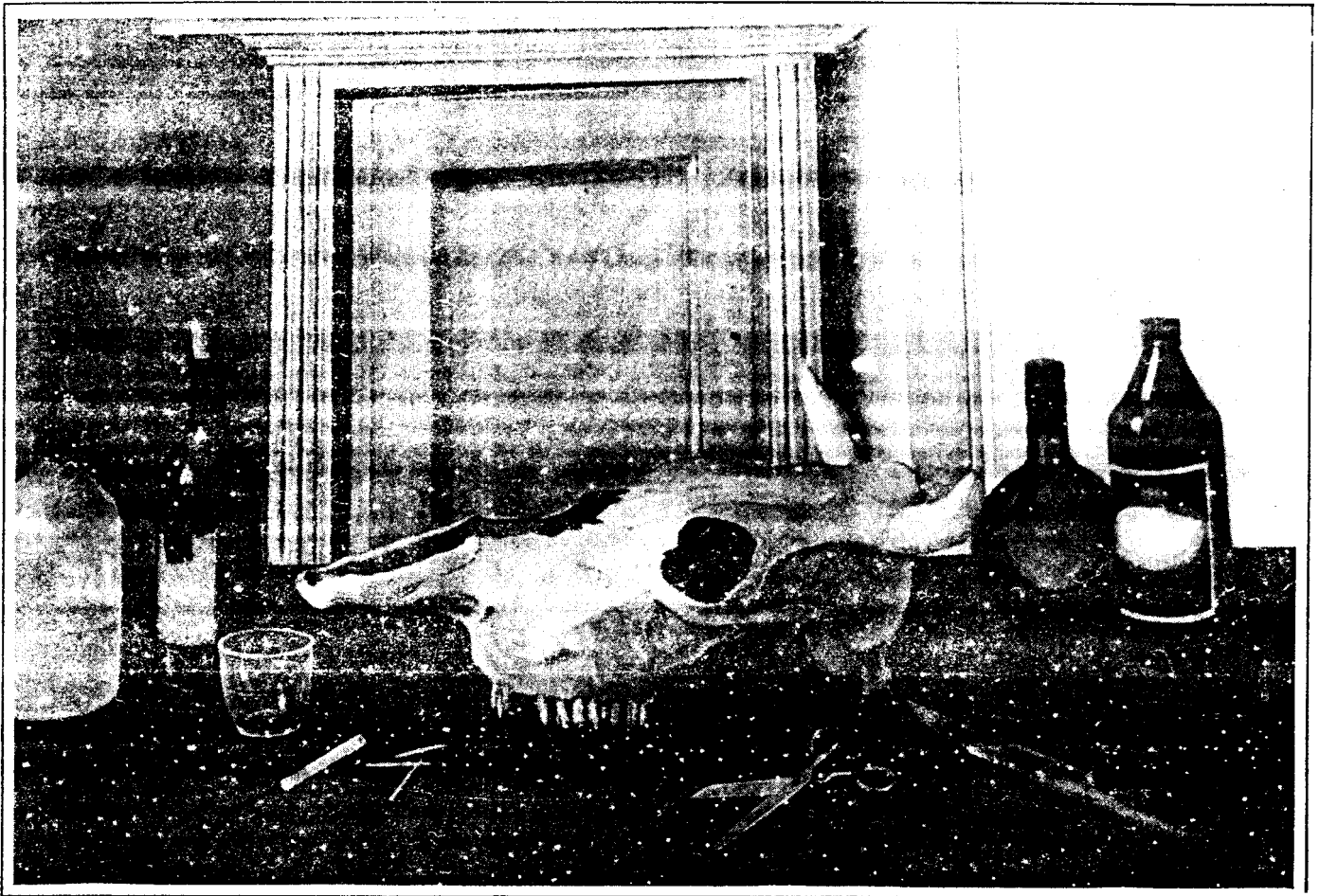
船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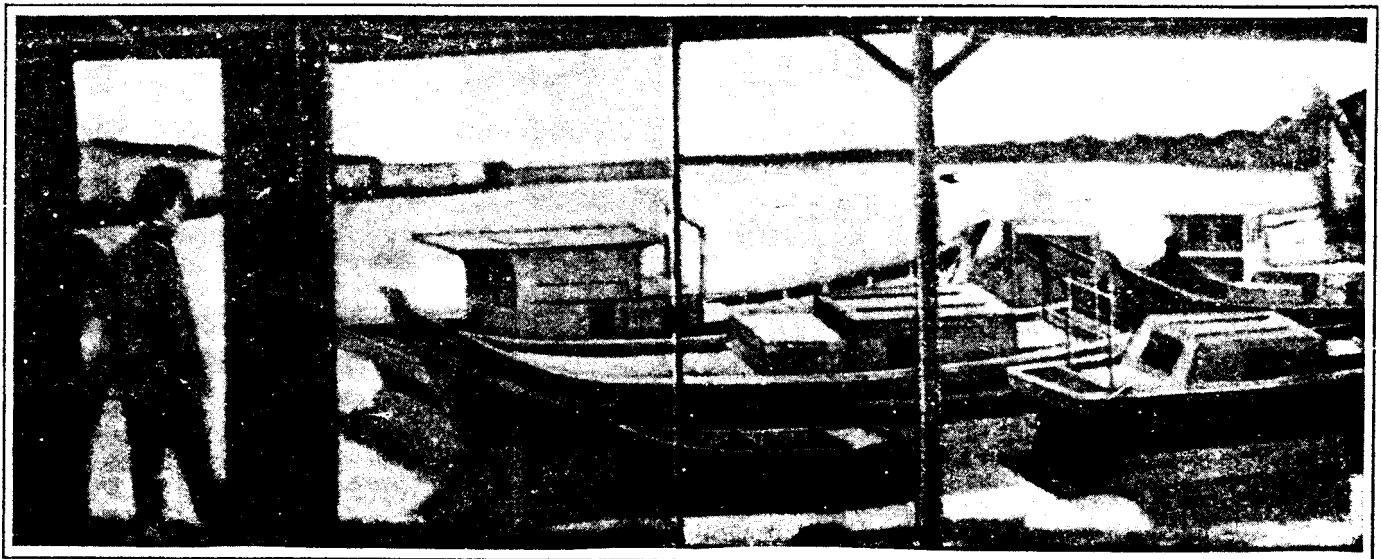
素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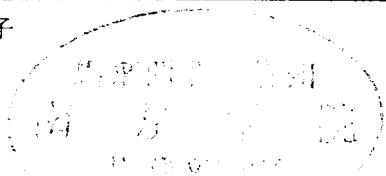
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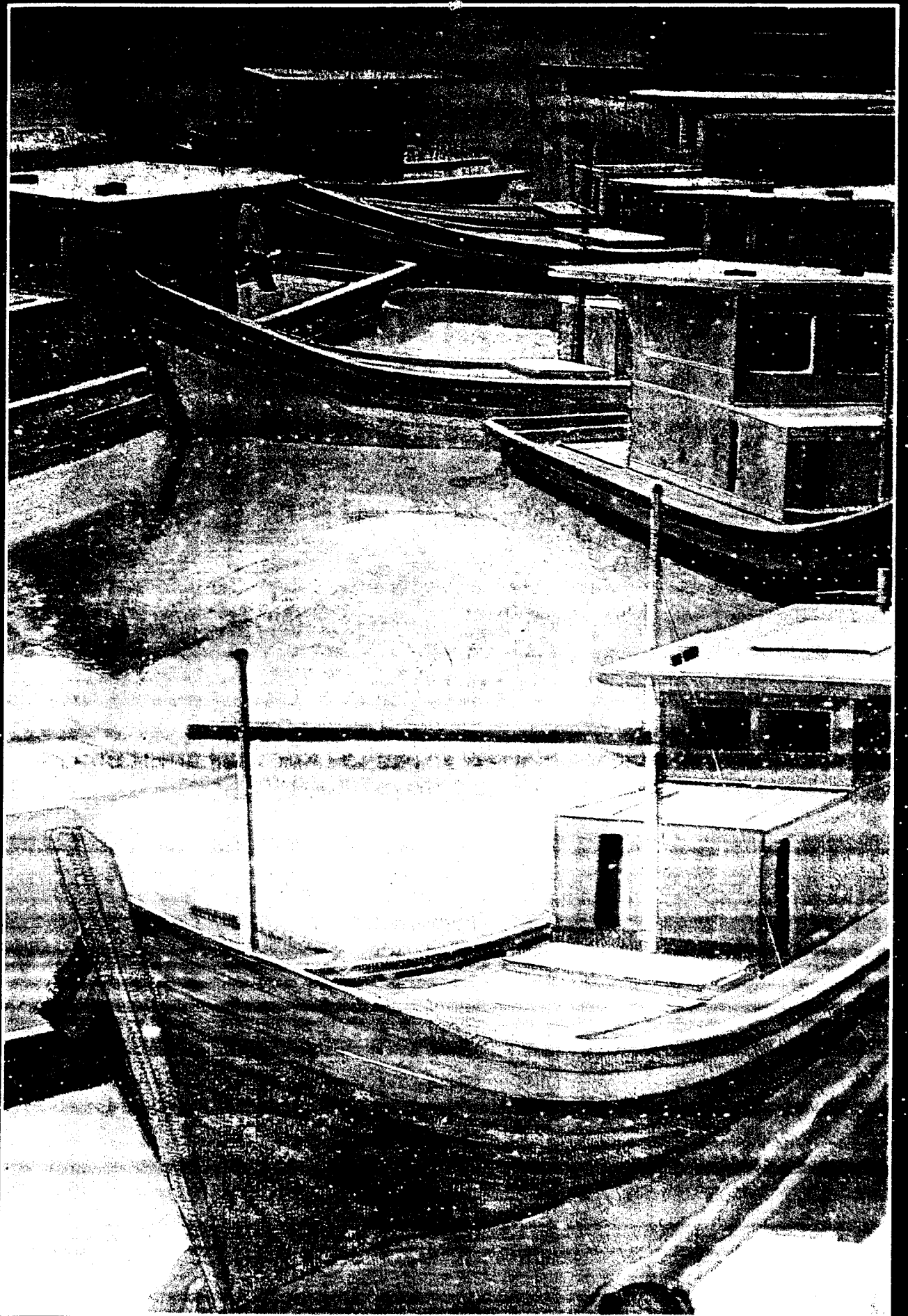


死亡的期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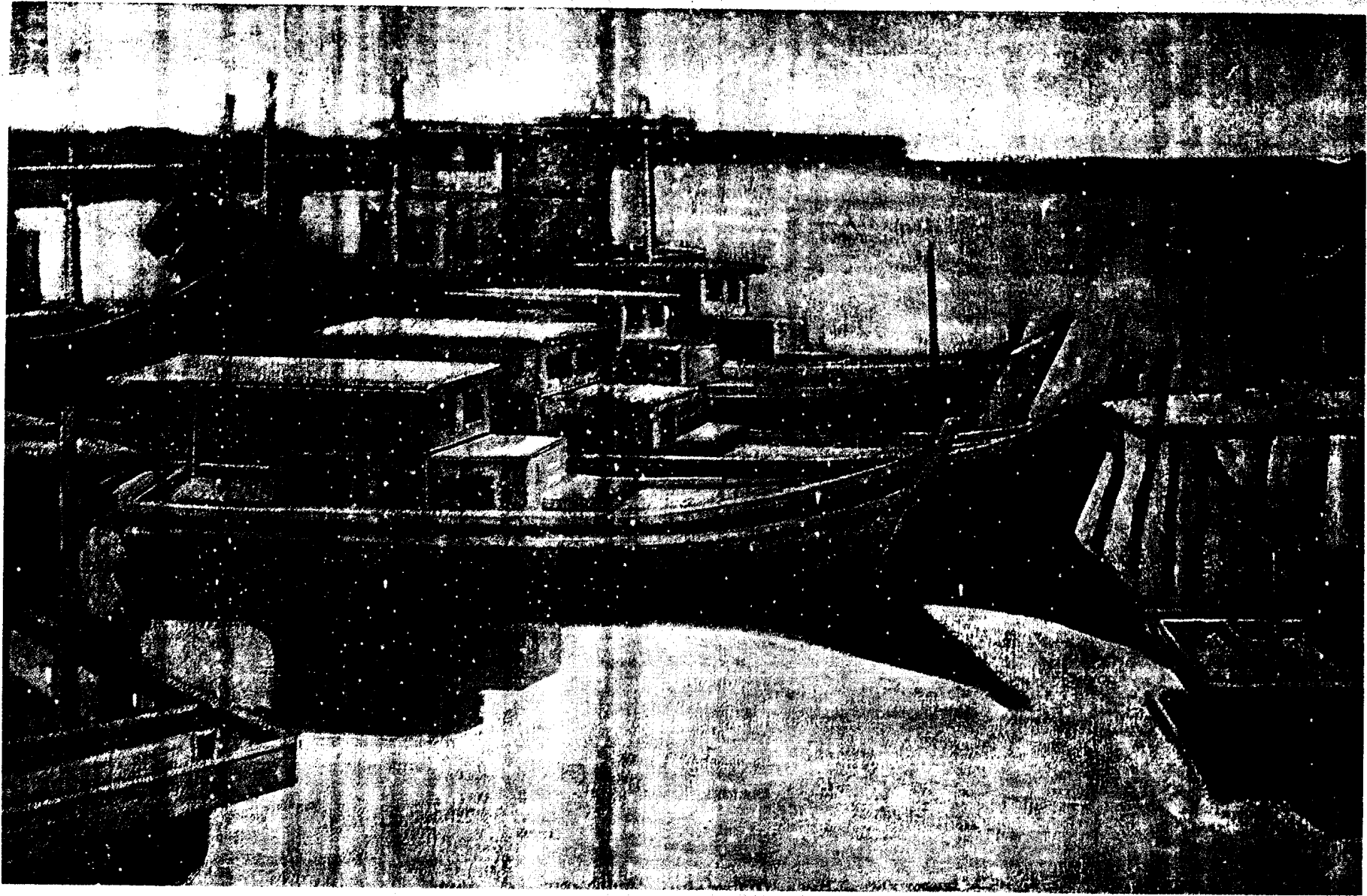


沒出海的日子





船舶（油畫） 黃美



船舶（油畫） 黃美

蕉風月刊 BULANAN CHAO FOON
CHAO FOON MONTHLY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 aje
penjual malaya book c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 union book co ltd.,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 syarikat edcoms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